宋東京考

地 133.11
984

一事一蹟之在當時絶無足異惟後之人憑弔往事往
往考其城郭宮室之制園苑之觀美及渠洫關梁之營
置以至一閭一墓無闕政治風俗之大而尋其遺蹟慨
然如見當年事而發歌泣之情於無窮或所傳聞異詞
則不惜近徵博討以求一當昔人謂讀書得誤字為快
夫人情何快於誤倘亦好學深思從疑索信而懷古之
情有不能自已焉也梁因宣武軍之舊建都於汴五代
干戈相尋視國都如傳舍無復創制顯庸之志遂一切
因陋就簡以至於宋而始稱漸備宋祖鴻開國之謨繼
世因之海内太平百姓豐樂無事工築營繕之興踵事
增華靡不窮極其盛盛極而衰蕩焉無存什一於千百
亦其天時人事相環之理不得不有如是也獨是宋之
距今未遠也漢晉以下之蹟往往見於故都可道說而
宋近在數百年内其賢君相之德業學士大夫之文章
悉於今為烈而獨東京已事忽湮泯磨滅至求其故墟
而不可得豈不惜哉此亦有由矣汴濱大河河水數以
決告而又衝東西南北為戎馬四出之地無險阻絶塞
之可憑故名區奥境半沉沒於洪波巨浸之中而烽燧
之餘蹂躪燼燬問其故老而杳無復有存者斯東京之
徵信為倍難景物之留而可稽者不得與他都會齒豈

非地勢之遭不同所致而然哉夫政治載於史風俗載於志其繁簡文質之爛然青簡不變也不變者無庸考惟是陵谷之遷移境遇之顯晦或蹟是而名非或名在而蹟去非實有得於見聞之餘則名與蹟相謬謬與謬相傳非但如魚魯帝虎之訛可以心揣而得也後雖有博古之君子其何所從而正之周子石鮑客大梁三載隨境討搜凡書之所有必求信於目目無可信則訪之耆舊以求信於耳至耳目無可信則仍參之稗官野史覆證其見聞之所得俾其城郭宮室園苑渠洫關梁閭墓及他蹟之非一而足無不纖悉臚列而東京一百七

十年間遂炯然若目前事雖間及於前不過遡其沿革之原或偶及於後亦不過推其沿革之委其意總求覈乎宋之東京而止故曰宋東京考也誠於此得其沿革之故以想其時之盛衰而政治風俗之大亦未嘗不略見於此矣且吾則更有感也宋祖欲留都洛陽晉王諫止之謂國家之固在德不在險夫其始之興也固以德而其後之亡也則以無險之可恃有國者觀前之所以興與後之所以亡修德而無忽於險則雖以此書為得失之林可也雍正辛亥夏太原王琮拜序

宋東京考者石匏周先生客大梁時手輯成書者也何以名考立言患無徵考之云者以存信也余謂古今來有易考者有未易考者遥遥数千世上若不可考矣都廟草澤城郭垣墟名宦人物消歸蔑有後之人遊覽山川作賦行吟欷歔憑弔歷歷如前日事則又不易考而可考者宋興由周舊建都汴去今未遠耳而大河日徙中多湮沒南遷後京國蕩然慨以宋遼金分列三史其散見諸氏説者皆汗漫未就卷帙加以學士粉飾傳聞附會久之將茫無足考又何論數千世哉夫滄桑累更其消復升沉之故兩間亦不知其然而然者總之規模氣象一代自成其局勢且即此一代中祖孫創繼經營修廢又有不能强而同者好學深思之士將成不刊之言以示鑒戒非嚴核精詳具絶大手眼不敢輕下一字亦不能輕下一字也從來著述之才作易而傳難傳易而信難龍門涑水千秋共推卓筆先生居大梁數載徵文徵獻者晨夕不遺餘力考其地考其人幷考其時與所垂之事訪先朝之遺籍採窮陬之異紀凡一廢一興一名一物巨細必兼異同務核原委貫通薈萃成集俾前宋一百七十年事蹟若分眉指掌其傳信之書乎作者以有所考而乃傳後人亦以得所考而益信則所以

立言者固是非得失之林也是為序乾隆戊午夏韓江

同學弟詹廣譽拜書

凡例

一建隆已前東京非宋靖康而後宋不東京東京考者考宋一百七十年遺蹟也蓋自河淪兵燹東京之陳蹟無存代往星移憑弔之聞見皆非或訪之故老或證之典籍曾不得什一於千百寧止曰討索故實亦聊寓盛衰之感云爾

一蹟大而城郭宮室小而關梁井墓隨境搜羅罔不備載至若因蹟而有事實因事而有論斷則皆采緝百家諸子之記載而各附於蹟之下俾觀者務得其詳且以見蹟之顯晦煞有所關非等鳥音卉色之過耳目也

一蹟之附見別條者不復再見本條之下如樓閣之已見於宮城亭館之已見於民嶽者悉皆略而不載以避重出汲古者錯綜考之庶乎其具焉

一蹟之創置沿革偶有溯源循流前後並載而後止及乎明代者蓋以

本朝或於宋之遺蹟間有興舉增華則其因仍改易自有志乘可稽無復多贅

一採摭事蹟或有字句隱僻疑義難解悉為援引曲證附註本句下庶使覽者無遺焉

一事蹟各以採摭之書冠於其先乃復彙群書並註撰著姓名列諸卷首用備稽考

一事蹟有證諸稗官記乘而異同互見無可折衷者則爲之徵信於聞見而祇以按字冠之或雙行注於本蹟下非敢妄有臆斷

一考證務核其實纂言貴提其要故凡採諸事蹟既不靳旁羅尋索而又每多刪繁削冗較訛正謬期於簡當無舛至考核未周引據未備管蠡之見遺憾實多不能無俟世之博洽云

採摭書目

太平御覽 李昉等
三朝聖政錄 石介
三朝寶訓 呂夷簡
四朝國史 [redacted]
兩朝寶訓 林希
聖朝職略 熊克
兩朝志 [redacted]
皇朝政略 [redacted]
九朝通略 熊克
聖宋掇遺 余靖
建隆遺事 王禹偁
續會要 盧允文
國朝會要 章得象
神宗實錄 呂大防
中興會要 梁克家
東都事略 王偁
哲宗實錄 蔡京
皇朝事實 謝枋得
宋東京考 [redacted]

宰輔編年錄 徐自明
宰輔拜罷錄 范冲
文獻通考 馬端臨
職官分紀 孫逢吉
通鑑長編 李燾
續通鑑長編 李燾
宋史 脫脫等
宋史地理志
宋史河渠志
宋史劉黻傳
宋史任伯雨傳
宋史拾遺 [redacted]
水經 桑欽
水經注 酈道元
戰國策 [redacted]
陳留風俗傳 圈稱
史記 司馬遷
皇覽冢墓記 [redacted]
兩漢博聞 楊侃
東觀漢記 劉珍等

西京雜記 葛洪
續述征記 郭緣生
唐書 韋述
翰林志 李肇
寰宇記 樂史
地形志 魏收
翰林續志 蘇易簡
禁林燕會詩序 李昉
晉公談録 丁謂
僧史略 釋贊寧
宋東京考 書目
訓儉 司馬光
温公續詩話 司馬光
六一詩話 歐陽修
韓魏公家傳 子思彦
王沂公筆録 王曾
呂申公家傳
景文筆記 宋祁
蒙求 范鎮
張洎集
宸奎閣記略 蘇軾
炎轂子録 王儼
遊名山志 謝靈運
元和郡國志 李吉甫
朝野僉載 張鷟
括地志 魏王泰
清異録 陶穀
金坡遺事 錢惟演
萊公雜説 寇準
乘崖語録 張詠
涑水記聞 司馬光
温公詩話 司馬光
歸田録 歐陽修
王魏公遺事 子素
韓魏公别録 王巖叟
王沂公言行録 弟曄
楊文公談苑 宋庠
聞見雜録 蘇舜欽
東齋記 范鎮
東坡集 蘇軾
仇池筆記 蘇軾

伊川文集 程頤
呂氏日記 呂希哲
孔氏雜說 孔武仲
珩璜新論 孔平仲
隨手雜錄 王鞏
續聞見近錄 王鞏
元城語錄 馬永卿
龜山語錄 陳淵等
隆平集 曾鞏
紫微雜記 呂祖謙
名臣言行錄 朱熹
玉壺清話 釋文瑩
綃素雜記 黃朝英
洞天清錄 趙希鵠
國老閒談
鼂氏雜說 鼂補之
演繁露 程大昌
窓間記聞 陳子羔
洞微志 錢希白
圖畫見聞志 郭若虛
家塾廣記 呂希哲
傅講雜記 呂希哲
談苑 孔平仲
錢氏私誌 錢世昭
聞見近錄 王鞏
甲申雜記 王鞏
鼂氏客語 鼂迥
南遊記舊 曾紆
紫微詩話 呂祖謙
墨莊漫錄 張邦基
王氏畫苑 劉道醇
延漏錄 章望之
閒中今古 陳頎
青箱雜記 吳處厚
繼古叢編 施青臣
默記 王銍
儒林公議 田況
遺史紀聞 詹玠

斐然集 胡寅
三餘贅筆 都卬
宜春苑詩注 范成大
昨夢録 康譽之
曲洧舊聞 朱弁
蠡海録 王逵
北轅録 周煇
至正集 訃有壬
侯鯖録 趙令畤
春明退朝録 宋敏求
宋東京考 書目
行營雜録 趙葵
玉照新志 王明清
揮麈後録 王明清
師友談記 李廌
雲麓漫鈔 趙彦衛
避暑漫鈔 陸游
老學菴續筆記 陸游
文昌雜録 陳襄
却埽編 徐度
墨客揮犀 彭乘
冷齋夜話 釋惠洪
鐵圍山叢談 蔡絛
劇談録 鄭景辟
風月堂詩話 朱弁
清波雜志 周輝
鼠璞 戴植
畫墁録 張舜民
寶章集 [redacted]
東京記 宋敏求
話腴 陳郁
觀岡筆志 唐穆
揮麈前録 王明清
輶軒雜録 王襄
止齋集 陳良傅
趨朝事類 [redacted]
老學菴筆記 陸游
能改齋漫録 吳曾
暇日記 劉跂
國老談苑 王琪
後山談叢 陳無已

後山詩話 陳無已
朝野雜記 李心傳
隣幾雜誌 江休復
漫笑録 徐慥
盛事美談
暖妹由筆 徐充
東軒筆録 魏泰
捫虱新語 陳善
嘉謀録
自警編 李善璙
愧郯録 岳珂
蓼花洲閒録 高文虎
麈史 王得臣
困學紀聞 王應麟
燕翼詒謀録 王球
石林燕語 葉夢得
海録碎事 葉廷珪
字訓 沈括
補筆談 沈括
聞見後録 邵博
西溪叢語 姚寬
可談 朱彧
海語 黄衷
寓簡 沈作喆
道山清話 王暐
滹水燕談 王闢之
貴耳集 張端義
朝野類要 趙昇
夢華録 孟元老
程史 岳珂
物理論 楊泉
孫公談圃 劉延世
地理通釋 王應麟
楓窓小牘 袁褧
避暑録話 葉夢得
石林詩話 葉夢得
錦繡萬花谷
夢溪筆談 沈括
聞見前録 邵博
鞓堂野史 林希

御製艮嶽記略 徽宗
艮嶽記略 張淏
雲谷雜記 張淏
華陽宮記 釋祖秀
海嶽書史 米芾
二老堂詩話 周必大
揮麈錄 楊萬里
容齋隨筆 洪邁
容齋三筆 洪邁
容齋四筆 洪邁
容齋五筆 洪邁
容齋續筆 洪邁
俗考 洪邁
責瑣高議 劉斧
泊宅編 方勺
竹坡詩話 周少隱
清溪寇軌 方勺
野客叢談 王楙
委巷叢談 田汝成
林水錄 彭年
江行雜錄 廖瑩中
歸叟詩話 王直方
宣和書譜
賓退錄 趙與時
傅獻簡公佳話
林靈素傳 趙與時
中吳紀聞 龔明之
麟臺故事 程俱
茅亭客話 黃休復
厚德錄 李元綱
水衡記
庚溪詩話 陳岩肖
括異志 張師正
倦遊錄 張師正
遯齋閒覽 陳正敏
宣靖妖化錄
研北雜志 陸友
豹隱紀談 周遵道
成都古記 王剛中

苑洛志樂　韓邦奇
新舊官制論　黃琦
省括編　姚文蔚
碧湖雜記　謝枋得
五侯鯖　彭叡
元亭涉筆　王志遠
閒中今古錄　黃溥
名賢詩話
有宋佳話
九域志　王存
一統志　李賢等
癸辛雜識　周密
志雅堂雜鈔　周密
愚見紀忘　和維
歲時廣記　陳元靚
月令廣義　馮應京
宋史筆斷
太平治迹統類　彭百川
天中記　陳耀文
治河通攷　吳山
稽古定制
日格類鈔
祕笈新書　謝枋得
鶴林玉露　羅大經
靖康朝野僉言
都玄敬詩話
四六談麈　謝伋
南州異物志　吳萬震
方輿勝覽　祝穆
辛氏秦記
雲烟過眼錄　周密
齊東野語　周密
歲時記
月令通考
輟耕錄　陶宗儀
禪通紀
宋學士集　宋濂
說楷　焦周
田居乙記　方大鎮
說略　顧起元

資治宋元通鑑　王宗沐
震澤長語　王鏊
世史正綱　邱濬
路史　羅泌
讕言長語　曹安
畫論　湯垕
雨山墨談　陳霆
坤雅廣要　陸佃
焦氏類林　焦竑
國相寺記　李夢陽
七脩類稿　郎瑛
函史　鄧元錫
資治通鑑注　胡三省
真珠船　胡侍
翰苑群書
盧陵集注
山堂肆考　彭大翼
新增格古要論　王佐
芝田録
山堂考索　章如愚
說史雋言　張大齡
玉堂漫筆　陸深
農田餘話　真逸
金臺紀聞　陸深
堯山堂偶雋　蔣一葵
堯山堂外紀　蔣一葵
異物彙苑　王世貞
廉吏傳　黃汝亨
世史類編　王世貞
名山記　慎蒙
彙書詳註　鄒道元
續文獻通考　王圻
玉堂鑑綱　葉向高
丹鉛總録　楊慎
鴻苞集　屠隆
尚友録　廖用賢
丹鉛餘録　楊慎
綱鑑正史約　顧錫疇
升菴詩話　楊慎
可如　董德鏞

異林 支允堅
墨林快事 安世鳳
書畫史 陳繼儒
群碎錄 陳繼儒
棟宇篇 沈自南
緇門崇行錄 釋袾宏
初潭集 李贄
紫桃軒雜綴 李日華
考古類編 柴紹炳
曬紈軒雜述 朱朝瑛
居易錄 王士禛
日知錄 顧炎武
天祿識餘 高士奇
宋稗類鈔 潘永固
河南通志 鄒守愚等
祥符縣志 朱天麟
太上律科
汴京遺蹟志 李濂
眉公筆記 陳繼儒
書蕉 陳繼儒
智囊補 馮夢龍
湧幢小品 朱國楨
藏書 李贄
六研齋二筆 李日華
紺珠閒錄 柴為楓
冬夜箋記 王崇簡
分甘餘話 王士禛
筠廊偶筆 宋犖
楊州鼓吹詞序 吳綺
妙貫堂餘譚 裘君弘
史學提要箋釋 楊錫祐
開封府志 錢綸
無錫縣志 徐永言
太上三尸中經

目錄
卷之一
京城
四京
宮城
卷之二
宮城
毀閣
卷之三
諸司
卷之四
三省
卷之五
三省
官治
卷之六
官治
卷之七
官治
官治
卷之八

官治
卷之九
官治
卷之十
壇壝池園
卷之十一
苑樓閣館門亭堂宅
卷之十二
宅宮
卷之十三
宮觀
卷之十四
寺
卷之十五
寺祠廟
卷之十六
廟院
卷之十七
山嶽
卷之十八

河渠
卷之十九
河渠
溝洫
卷之二十
岡堆坡陂隄閘洞潭渡泊
關梁井墓

宋東京考卷之一　嘉興石鮑周　城緝

京城

按宋史地理志東京汴之開封府也五代朱梁為東都晉漢周皆為東京藝祖仍周之舊爲都亦曰東京舊城周廻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東二門北曰望春即舊門初名和南曰麗京即舊宋門南面三門中曰朱雀東曰保康西曰政南曰麗京即舊宋門南面三門中曰朱雀東曰保康西曰崇明即新門西二門南曰宜秋即舊鄭門北曰閶闔即梁門北三門中曰景龍即新鄭門東曰安遠即舊封邱西曰天波即金水門以上各門初皆仍梁晉舊名至太平興國四年祥符五年始改今名惟保康一門大中祥符九年增築元豐元年重修政和六年詔有司度國之南展築京城移置官司軍營新城創於周其城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十三門周世宗顯德三年以其土蠣取鄭州虎牢關土築之俗呼為卧牛城

南三門中曰南薰東曰宣化即陳州門西曰安上即戴樓東二門南曰朝陽即新宋門北曰含暉即新曹太平興國四年改寅賓後復西二門南曰順天即新鄭門北曰金輝即周子北四門中曰通天即封邱門北曰宣澤舊南永泰即新酸棗西曰安肅即衛州門以上初皆因周舊名至太平興國四年改今名汴河上水門南曰大通太平興國四年賜名汴河下水門南曰上善北曰通津天聖初改順濟後復北曰廣利廣濟河門皆曰大通熙寧十年始分名之

初改廣津熙寧十年復惠民河水門上曰普濟下曰廣利廣濟河

水門上曰咸豐下曰善利舊名咸通熙寧十年改上南門曰永順熙寧十年改後復於金輝門南置開遠門即萬勝門舊名通遠以上皆太平興國四年賜名天聖初改今名惟含暉通天大通通津等門雖改而又復舊名也城濠曰護龍河濶十餘丈濠內外皆植楊柳粉墻朱戶禁人往來城門皆甕城三層屈曲開門惟南薰朝陽順天通天四正門皆直門兩重以通御路也

北轅錄　東京春秋衛陳鄭三國之境古大梁城也

國朝會要　自朱梁建國以汴州為東都皆因藩鎮舊制但改名額周顯德初始廣新城周廻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

畫墁錄　周世宗展汴京外郭登朱雀門使太祖走馬以馬力盡處為城也

侯鯖錄　舊城周廻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即汴州城

唐建中二年節度使李勉重築國初號曰闕城亦曰裏城新城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詔別築新城周廻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號曰外城又曰羅城亦曰新城元豐中裕陵命內侍宋用臣重築之

夢花洲閒錄　太祖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獨趙韓王普時從幸上指門額問普曰何不祇書朱雀門須著之字何用普對曰語助上笑曰之乎者也助

得甚事

東京記　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詔京城四面別築羅城三年正月發京畿滑鄭曹之民命薛可言等督之仍命韓通總其事王朴經度凡通衢委巷廣袤之間皆朴定其制踰年而成神宗熙寧中始四面為敵樓癸辛雜識　汴之外城周世宗時所築宋神宗又展拓之其高際天堅壯雄偉南關外有太祖講武池周美成汴都賦形容盡矣梁王鼓吹臺嶽宗龍德宮舊址

程史　開寶戊辰藝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詘馬者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間井井繩列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注云依此修築故城即當時遺蹟也時人咸罔測多病其不宜於觀美熙寧乙卯神宗在位遂欲改作覽苑中牧豚及內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陴而已及政和間蔡京擅國亟奏廣其規以便宮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數十里一撤而方之如矩墉堞樓櫓雖甚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一時迄功第賞後其

事至以表記兩命詞科之題概可想見其張皇也靖
康戎馬南牧粘罕斡离不揚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
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
一辟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藝祖沉幾遠賭至是始
驗
夢華録　新城每百步設馬面戰棚密置女頭旦暮修
整望之聳然城裏牙道各植榆柳成陰每二百步置
一防城庫貯守禦之器有廣固兵士二十指揮每日
修造泥飾專有京城所提總其事
麈史　哲宗陵曰永泰陵京師永泰門福州永泰縣皆
以他名避之龍圖閣待制豐稷亦曰四明有永泰神
乞改廟額詔從之
都城内非執政大臣宗室並不許張蓋然宗室之家
乘車比至乳保輩乘馬皆張之熙寧間因内璫馬首
以小扇障日後士大夫悉用夾青練為大扇或加以
青囊盛之用花其景至從兵有不能持之者紹聖初
詔禁止
退朝録　京城士人舊通用青絹涼繖大中祥符五年
九月惟許親王用之餘並禁止六年六月始許中書
樞密院依舊用繖出入

愚見紀忘　汴之外城門名各有意義如云鄭門以其通往鄭州也酸棗門以其通往延津即舊酸棗縣也其固一作圃子門未知其義近閱宣和遺事內載上清寶籙宮成浚濠水深三丈東則景龍門橋西則天波門橋二橋之下疊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往來不覺又郛城沿革云西面門從南曰順天門俗名新鄭門次曰利澤水門汴河自此入城次北曰開遠門又名萬勝門次北曰金輝門俗名固子門歐陽公歸田錄亦云飲於固子橋然則以疊石為固而名其橋因以名其門也周禮掌固之職掌修城郭橋梁之

固以為固所依阻故曰固或曰固作顧視也汴城臥牛之形北視黃河為子而子不敢來害其母此臆度之說無所據

括異志　天聖明道間京師市井凡物之佳美者即曰曹門好物之高大者即曰曹門高景祐初仁宗冊曹王孫女為后

孫公談圃　元豐元年修城李士京主其役日費四百千為傭直元祐初公為御史按圖視開發處來山乾艮側皆發掘將至震地即上言民庶之家猶有避忌況天子衆大之君乎其論甚切因是罷役浚濠時土

中得一物狀類人而無眉目埋之他處所掘得及舁去之人皆死或言太歲也又獲大蛇類龍送金明池是夜大風飄瓦

開封府志　今省城即宋之舊裏城創於唐德宗建中二年節度使李勉歷宋金元皆土城明洪武元年重築始内外甃以甎石周廻二十里一百九十步高三丈五尺廣二丈一尺池深一丈濶五丈門五東曰麗景南曰南薰西曰大梁北曰安遠東北曰仁和外建月城三重上各建樓其西舊名望京又建角樓四敵臺八十四警鋪八十三東西南甕城内皆有漢壽亭侯廟而北門甕城内則元帝廟也崇正十五年李自成攻圍五閱月不克乃決黄河灌城蕩為泥沙矣

四京

按地理通釋東京開封府舊城即汴州城唐建中初李勉築周廻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本朝曰闕城亦曰裏城新城周顯德三年韓通築周廻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本朝曰國城亦曰外城大内據闕城之西北宮城周廻五里即唐宣武節度使治所梁為建昌宮晉為大寧宮建隆三年遣使畫西京大内按圖修之乾德三年導五丈河通宮城為池西京河南府開寶八年修洛陽

宮室九年幸西京四月有事南郊京城周迴五十二里
大內據京城之西北宮城周迴九里三百步南京應天
府高辛氏子閼伯所居商邱也周為宋國漢為梁國隋
唐為宋州太祖以歸德軍節度使即位定有天下之號
天雄軍後唐建鄴都曰興唐府晉建鄴都曰廣晉府後
漢曰大名府慶曆二年陞為北京 正毅曰 班瑞
宋史 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以應天府祥符七年陞南京 正毅曰 歸德 高
五代之舊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南
府後以太祖舊藩歸德軍在宋州改宋州為應天府
至是建為南京作鴻慶宮以奉太祖太宗御容
仁宗慶曆二年五月以大名府為北京契丹聚兵幽
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
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聞契
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未易服也宜建
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為北京
即真宗駐蹕之所城焉識者韙之
石林燕語 唐都雍洛陽在關東故以為東都本朝都
汴洛陽在西故以為西都皆謂之兩京祥符七年真

宗謁太清宮於亳州還始建應天府為南京慶曆二
年契丹聚兵幽州遣使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北地
始建大名府為北京
北京舊不兼河北路安撫使仁宗特以命賈昌朝故
昌朝薦程琳代已只領大名一路後昌朝再鎮固求
無領乃復命之治昌朝罷則不置熙寧初陳升之守
北京遂以昌朝故事兼領
東都事略　太祖幸西京有遷都意李懷忠乘間言曰
汴都歲漕江淮米四五百萬斛贍軍數十萬計帑藏
重兵在焉陛下遽欲都洛臣實未見其利會晉王亦

以為言太祖曰遷洛未久又當遷雍晉王叩其指太
祖曰吾將西遷者無它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
漢故事以安天下晉王又言在德不在險太祖不應
晉王出太祖謂侍臣曰晉王之言若從之患不在今
日自此去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乃不果遷遂還
京師
震澤長語　初藝祖欲都洛陽太宗沮之藝祖曰未也
且欲都關中據天下之上游至哉見也使當時從之
豈有靖康之禍哉宋世諸名臣亦皆狃於治安未有
為無疆之慮者惟范文正屢言之謂西洛帝王之宅

負關河之固宜以朝陵為名漸營兵食陝西有餘可
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
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其
後又請修京城謂天有九關帝居九重王者法天設
燕翼詒謀録　真宗東封西祀思顯先烈大中祥符七
年正月乙卯詔陞應天府為南京建行宮正殿以歸
德為名以聖祖殿為鴻慶宮奉太祖太宗像侍立於
聖祖之旁其後遂開高宗中興之祥此正殆非偶然
者矣

仁宗景祐元年四月癸酉詔改河南府學為西京國
子監置分司官以為優賢之所其後南京北京皆援
為之崇寧四年七月丙午詔罷三京國子監官各置
司業一員視京師則具體而微矣

雲谷雜記　初太祖生於西京夾馬營開寶九年西幸
還其廬駐蹕以鞭指其巷曰朕憶昔得一石馬兒為
戲群兒屢竊之朕埋於此不知在否劉之果然太祖
愛山川形勝樂其土風有遷都之意李懷忠為雲騎
指揮使諫曰東京正得皇居之中黃汴環流漕運儲
廩可仰億萬不煩飛輓況國祚重兵宗廟禁掖若泰

山之安根本不可輕動遂寢太祖拜安陵奠哭為別
曰此生不得再朝於此也即更衣服弧矢登關墓望
西北鳴弦發矢指矢委處謂左右曰此乃朕之皇堂
也以向得石馬埋於其中又曰朕自為陵名曰永昌
是歲果晏駕

考古類編　宋仍五代周之舊即汴開封府為都曰東京皇居奠焉命河南府為西京而山陵爰都祥符中建應天府為南京應天者故宋州也為封國之所自起慶曆中以真宗嘗蹕大名制契丹於幽薊為重鎮建以為北京

六一詩話　京師輦轂之下風物繁富而士大夫牽於事役良辰美景罕獲晏遊之樂其詩有賣花擔上看桃李拍酒樓頭聽管絃之句西京應天禪院有祖宗神御殿蓋在水北去河南府十餘里歲時朝拜官吏常苦晨興而留守達官簡貴每朝罷公酒三行不交一言而退故留守錢文僖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不言語處噢三盃語雖淺近皆兩京實事也

韓魏公別錄　太宗真宗嘗獵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刻於石公留守時以其詩藏於班瑞殿壁中客有勸公摹本以進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為韓

絳來遂進之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武備不當更導之耳

溫公詩話　熙寧初魏公罷相留守北京新進多凌慢之魏公鬱鬱不得志嘗為詩云花去曉叢蜂蝶亂雨勻春圃桔槔閒時人稱其微婉

宮城

按楓窓小牘宮城本五代周舊都太祖因之建隆三年廣皇城東北隅命有司畫洛陽宮殿之制按圖修之周迴五里南三門中曰乾元初仍梁晉之舊曰明德太平興國三年改丹鳳大中祥符八年正陽明道二年改宣德雍熙元年改今名

東曰左掖西曰右掖東西面門曰東華西華舊名寬仁神獸開寶三年改今名熙寧十年又改東華門北東向門曰謖門北一門曰拱宸舊名元武大中祥符五年改今名熙寧十年改門內西橫門曰臨華乾元門內正南門曰大慶東西橫門曰左右昇龍左右北門內各二門曰左右長慶熙寧間改左右長慶隩門曰左右嘉肅左右銀臺東華門內一門曰左承天祥符乾德六年賜名左承天書降其上詔加祥符二字而增葺之西華門內一門曰右承天左承天祥符門內道北門曰宣祐舊名光天大中祥符八年改大寧門道元年改今名正南門內正殿曰大慶東西門曰左右太和初曰日華月華大中祥符八年改今名正衙殿曰文德常朝殿也初曰文明雍熙元年改今名熙寧間改南門曰端禮兩掖門曰東西上閤東西門曰左右嘉福初曰左右勤政明道

元年十月改今名大慶殿舊名崇元乾德四年重修改曰乾元太平興國九年改朝元大中祥符八年改天安明道二年改今名北有紫宸殿正朔視朝之前殿也舊名崇德明道元年改西有皇儀殿開寶四年賜名滋福明道元年十月改又次西有集英殿御晏及試舉人之所也舊名廣政開寶三年曰大明淳化間曰含光大中祥符八年曰會慶明道元年改今名殿後有需雲殿舊名玉華後改瓊華熙寧初改今名東有昇平樓宮中觀晏之所也舊名簡賢講武太平興國二年改北橫門曰通極殿後有景福殿殿西有殿北向曰延和便坐殿也大中祥符七年建後苑東門洎事之所也舊名熙寧間改今名殿凡殿有門者皆隨殿名宮中又有延慶舊名萬歲大中祥符七年改安福觀文舊名集聖明道二年改北向便殿成賜名宣和門承明殿明道元年改端明二年改今名清景慶雲玉京等殿壽寧堂舊名清景明道元年改延春閣舊名萬春寶元元年改福寧殿舊名延慶明道元年改東西有門曰左右昭慶觀文殿西門曰延真其東真君殿曰積慶前建感真閣又有龍圖閣下有資政崇和宣德述古四殿天章閣下有群玉藻珠二殿後有寶文閣即壽昌閣慶曆元年改閣東西有嘉德延康二殿前有景輝門後苑東門曰迎陽即宣和門明道元年改苑內有崇聖殿太清樓其西又有宣聖化成即玉宸殿明道元年改金華西涼清心等殿翔鸞儀鳳二閣萃景翠芳瑤津三亭延福宮後有穆清殿福寧殿北有

柔儀殿　初有殿無名章獻太后名曰崇徽明道元年改寶慈景祐二年改今名　柔儀殿北有欽明殿　舊名天和明道元年改觀文又改清居治平三年改今名　延福宮北有廣聖宮　天聖二年建名曰長寧景祐二年改　內有太清玉清冲和集福會祥五殿　明道元年八月修文德殿成是夜禁中火延燔崇德長春滋福會慶延慶崇徽天和承明八殿命宰相呂夷簡為修葺大內使樞密副使楊崇勳副之發京東西河北淮南江東西路工匠給役內出乘輿物左藏庫易緡錢二十萬助其費以故改諸殿名　後苑有流盃殿又有慈德殿楊太后所居也　景祐元年賜名觀稼殿觀種稻也　景祐二年創建　延曦閣在崇政殿西　景祐三年賜名　邇英閣與延曦同為侍臣講讀之所　在崇政殿南　景祐三年賜名　隆儒殿　迩英閣後小殿皇祐三年賜名　慈壽殿皇太后所居也　治平元年賜名　慶壽宮保慈宮皆后宮也　熙寧二年建　玉華殿在後苑紹聖二年四月毀成　睿思殿　熙寧八年建　承極殿　元豐三年建　崇慶隆祐二宮　元祐元年建　睿成宮神宗所居東宮也　紹聖二年賜名　宣和殿在睿思殿後紹聖元年建　殿東側別有小殿曰凝芳其西曰瓊芳前曰重熙後作大觀三年徽宗製記刻石實蔡京為之　聖瑞宮皇太妃所居因以名宮顯謨閣　元符元年建藏神宗御集建中靖國元年改熙明尋復舊　玉虛殿　元符初建　玉華閣大觀初建在宣和殿後　親蠶宮后宮也　政和三年建　燕寧殿在延福宮北奉安仁宗慈聖光獻皇后御容　延福宮　政和三年秋作於大內北拱宸門外按舊宮在後苑之西南今其地乃百司供應之所凡內酒坊裁造院油醋柴炭鞍轡等庫悉移他處又遷兩僧寺兩軍營而作新宮焉　南向殿因宮名亦曰延福次曰藥

珠有亭曰碧琅玕東門曰晨暉西門曰麗澤宮左復列
二位其殿則有穆清成平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群玉其
東則有蕙馥軼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
偃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摘金十五閣其西則有繁英
雪香披芳鉛華瓊華文綺絳蕚穠華緑綺瑶碧清音秋
香叢玉扶玉絳雲十五閣會寧之北疊石爲山山上有
殿曰翠微旁爲二亭曰雲巔曰層巘凝和之次閣曰明
春其高踰一百一十尺閣之側爲殿二曰玉英曰玉澗
其背附城築土植杏名曰杏岡覆茅爲亭修竹萬竿引
流其下宮之右作二閣曰晏春廣十有二丈舞臺四列

山亭二峙鑿圓池爲海跨海爲亭架石梁以升山亭曰
飛華橫度之四百尺有奇縱數之二百六十有七尺又
疏泉爲湖湖中作隄以接亭隄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
又爲茅亭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柵蹄尾動以千
數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岩壑幽勝宛若天成西抵
麗澤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爲文以記之其後又爲村居
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
以北並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群飲至上
元後乃罷初蔡京命童貫楊戩賈詳藍從熙何訢五人
分任宮役爭以華靡高廣相誇尚各爲制度不務沿襲

故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宮東西二橫門皆視禁門法所謂晨暉麗澤者也而晨暉出入最多尋又跨舊城修築濬濠水作二橋東曰景龍門橋西曰天波門橋二橋之下疊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後又關之東過景龍門至封邱門江北有龍德宮初元符三年以懿親宅潛邸為之及作景龍江夾岸皆植奇花珍木殿宇比比對峙中途曰壺春堂絕岸至龍德宮歲時次第展拓後盡都城一隅焉名曰擷芳園山水美秀林麓暢茂樓觀參差猶艮嶽延福也政和三年四月作保和殿殿三楹楹七十架兩掖閣無采繪飾落成於八月而高竹崇檜已森然翁鬱矣此特大概耳其雄勝不能盡也

國朝會要　今大內即宣武軍節度使治所朱梁建都遂以衙署為建昌宮晉天福初又為大寧宮但改名號而已周世宗雖加營繕猶未合古制建隆三年發開封浚儀民廣皇城四年五月太祖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自是皇居始壯麗矣

聞見前錄　東京唐汴州梁太祖因宣武軍置建昌宮晉改曰大寧宮周世宗雖加營繕猶未如王者之制

藝祖受禪即遣使圖西京大內按以改作
日格類鈔　建隆三年五月詔增修大內時太歲在戊
司天監以興作之禁移有司毋繕西北隅藝祖按視
見之怒問所由司天以其書對上曰東家之西即西
家之東太歲果何居焉曰在東不可犯仁宗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太歲果何在其興工勿忌
天不能答於是即日涖撤一新之　又按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太歲果何在其興工勿忌
石林燕語　京師大內梁氏建國止以為建昌宮本唐
宣武節度治所未暇增大也後唐莊宗遷洛復廢以
為宣武軍晉天福中因高祖臨幸更號大寧宮今新
城是也其增展外羅城蓋周世宗始為之太祖建隆
初以大內制度草創乃詔圖洛陽宮殿展皇城東北
隅以鐵騎都尉李懷義與中貴人董役按圖營建初
命懷義等凡諸門與殿須相望無得輒差故垂拱福
寧柔儀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與昇龍銀臺等諸
門皆然惟大慶殿與端門少差爾宮成太祖坐福寧
寢殿令闢門前後召近臣入觀諭曰我心端直正如
此有少偏曲處汝曹必見之矣群臣皆再拜後雖嘗
經火屢修卒不敢易其故處
大慶殿初名乾元太平興國祥符中皆因火改為朝

元天安景祐中宋史載明道三年改今名有龍墀沙墀凡正至大朝會尊號則御焉郊祀大禮則駕宿於殿之後閣百官為次宿於前之兩廊皇祐初始行明堂之禮又以仁宗御篆明堂二字飛白明堂之門四字每行禮則旋揭之事已復去文德殿在大慶殿之西少次舊曰端明後改文明祥符中因火再建易今名紫宸殿在大慶殿之後少西其次又為垂拱殿自大慶殿後紫宸垂拱之兩間有柱廊相通每月視朝則御文德所謂過殿也東西閣門皆在殿後之兩旁月朔不御過殿則御紫宸所謂入閣也月朔與誕節郊廟禮成受賀契丹辭見亦皆御紫宸文德遇受冊發冊明堂宣赦亦御而不常用宣麻不御殿而百官即庭下聽之紫宸不受賀而拜表稱賀則於東上閣門國忌未赴景靈宮先進名奉慰則於西上閣門亦即庭下拜而授閣門使蓋以閣不以殿也惟垂拱為日御朝之所集英殿舊大明殿也明道中改今名每春秋大燕皆在此太祖嘗御策制科舉人故後為進士殿試之所其東廊後有樓曰昇平舊紫雲樓也每大燕則宮中登而觀焉皇儀殿舊名滋福咸平中太宗明德皇后居之以為萬安宮后崩復舊明道中改今名故

常廢而不用以為治后喪之所

東華門直北有東向門西與內東門相直俗謂之謖
門而無牓張衡東京賦所謂謖門曲榭者也薛綜注
謖曲屈斜行依城池為道集韻謖字或作蹜以為宮
室相連之稱今循東華門墻而北轉東面為北門亦
可謂斜行依墻矣凡宮禁之言相承必皆有自也按元
亭涉筆前代宮室中有謖門蓋取張衡東京賦謖門
曲榭也說者謂冰室門又按字訓謖別也東京賦但
言別門耳故以對曲榭非有定處也

畫墁錄　唐宮城兩橫街今西京內事也大明宮太極
殿與宣政正衙相重宣政後是第一橫街直紫宸後

延英後第二橫街方是後殿每朔望宣政排仗而入
謂之入門今東京內城一重橫街文德殿正衙與大
慶殿排衙殿後即是橫街仗入而無所屬故未即鳴
仗皇祐中考求入門故事謂之入門儀以至問策貢
士久之不決一日仁宗因閱長安圖指內次第翼日
喻執政始判然初以謂入門自是一儀也
文德殿祖廟儀鸞司於蕭屏上以皮條繫一牌上刻
行室二字

塵史　舊制文臣京官方許乘馬出入皇城門其幕職
官以下悉自門外步以入熙寧間選人既習學檢正

又有領編修令式之類者或稟議中堂於是亦聽乘馬出入皇城門

文德殿門外為朝堂常以殿前東廡設幕下置連榻冬穫夏席謂之百官幕次凡朝會必集於此以待進班然後入近年則不然多萃於文德殿後以至尚衣庫紫宸垂拱殿門外南廡其坐於幕次不過十數人而已

嘉謀録　車駕每出至大慶殿前三館職事官就彼起居太宗幸佛寺塔廟禱雨至大慶三館起居因駐輦問曰天久不雨奈何或對以天数或對以至誠必有應一緑衣少年越次對曰刑政不修故也上領之而行歸復駐輦召緑衣者問狀對曰某土守臣犯贓法當死宰相以親則不死某土守臣犯贓不當死宰相以嫌卒死之翼日上為罷宰相天即大雨緑衣者寇萊公準也

温公續詩話　文德殿常朝所也宰相奏事畢乃來押班常至日旰守堂卒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朝士有久無差遣厭苦常朝者戲為詩曰立殘階下梧桐影喫盡街頭厚朴湯亦朝中實事也

涑水記聞　唐日御宣政殿設細仗兵部旗旛等於廷

朝官退皆賜食明皇意欲避正殿遂御紫宸殿喚仗入閤門遂有入閤之名本朝御文德殿行入閤之儀熙寧三年沈括被詔修閤門儀制為文德入閤非是當喚仗御紫宸殿請下両制與太常議沈請如唐御宣政禮量設仗衛御之詔可今朔望御文德殿始此閤門有舊入閤圖頗約其禮而簡便之凡文武官百人執仗四百人其五龍五鳳五嶽五星旗御馬皆立殿門外舊制凡連假三日而著於令者宰相至陞朝官盡赴文德殿參假謂之横行次日百官仍赴内殿起居近年連假後多便起居而横行之禮廢矣

太祖嘗見小黄門損畫殿壁怒曰豎子可斬此乃天子廨舍耳汝豈得之耶

三朝聖政録　太祖躬儉節儉常服澣濯之衣寢殿設青布緣葦簾常出麻屨布裳以示左右曰此我故時所服者也

宋東京考卷之二

嘉興石匏周　城緝

宮城

侯鯖錄　唐東京宮城東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迴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高四丈八尺宋東京宮城周迴五里

退朝錄　本朝視朝之制文德殿曰外朝凡不釐務朝臣添差之官不理政事也日赴是謂常朝垂拱殿曰内朝宰相以下要近職事者并武班日赴是謂常起居每五日文武朝臣並赴内朝謂之百官大起居是謂三等蓋

天子坐朝莫先於正衙殿於禮群臣無一日不朝者故正衙雖不坐常參官猶立班俟放朝乃還

邇英閣講讀之所也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特小王原叔久在講筵而身品短小同列戲之曰宜爲隆儒殿學士

隆儒殿在邇英閣後叢竹中黃山谷詩隆儒殿角對橫經是也

海錄碎事　唐制天子日御前殿見群臣曰常參朔望薦食陵寢有思慕之感則御便殿見群臣謂之入閤

前殿即宣政殿若今文德殿便殿即紫宸殿立仗必

於前殿嗣仗則自東西閤而入故也

丹鉛總録　唐之朝制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杜詩所謂春旗簇仗齊紫宸便殿也謂之閤朔望不御前殿而御紫宸謂之入閤杜詩所謂還家初散紫宸朝是也宋歐陽公去唐未遠入閤之制已不明問於劉貢父而後知然其大略不過如此

談録　學士竇儼嘗指明德門謂楊盧二校書曰此門相次變爲大宮闕兵漸銷偃天下太平幾乎似開元天寶間耳然京師人却漸逼迫二校書將來富貴皆見之也盧雖甚貴其如壽不及楊尋世宗禪位太祖

改明德門爲乾元門宮闕壯麗書軌混同多遜爲相貶朱崖而楊徽之爲尚書享年皆如其言

傳獻簡公佳話　太祖少親戎事性樂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崇政殿説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謂之崇政殿説書云

避暑漫鈔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黄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勑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勑上詣室前再拜陞階獨小黄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黄

門驗封啟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洩靖康之變兵人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濶四尺餘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文獻通考　宋因唐與五代之制文武官每日赴文明殿正衙常參宰相一人押班五日起居即崇德長春二殿中書門下爲班首其長春殿常朝則內侍省都知押班率內供奉官以下

建隆遺事　太祖時以寢殿梁損須大木換易而材無適中者三司奏聞恐他木不堪乞以樸枋截用太祖批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進來其愛物如此

沂公筆錄　舊制文武群臣由一命而上自外至京必先詣正衙見訖乃得入見辭謝亦如之太祖御極之初親總庶務嘗驛召一邊臣入對將授以方略訝其到闕已數日而未入見左右或奏以未過正衙太祖

意不平之乃令自今皆先入見辭謝畢方得詣正衙
遂爲定制

補筆談　祥符中禁中火時丁晉公主營復宮室患取
土遠令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壍乃決汴水入壍
中引諸道竹木簰筏及船運雜材盡自壍中入至宮
門事畢却以斥棄瓦礫灰壤實於壍中復爲街衢一
舉而三役濟計省費以億萬計

話腴　真廟朝寢毀側有古檜秀茂不群名御愛檜然
橫礙殿簷真廟意欲去之一夕風雷轉摺其枝時以
爲瑞

歸田錄　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慶殿
爲明堂蓋明堂者路寢也方於寓祭圜丘斯爲近禮
明堂額御篆以金填字門牌亦御飛白皆皇祐中所
書神翰雄偉勢若飛動余詩云寶墨飛雲動輝金耀
日晶者謂二牌也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賈昌朝時爲侍
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說上
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爲後王鑒戒
何必諱

二老堂詩話　歐公詩云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

報班齊或未解其事令朝殿爭門者往往隨仗而入及在廷排立既定駕將御殿閤門持牙牌刻班齊二字候班齊小黃門接入上先坐後幄黃門復出揚聲云人齊未行門當頭者應云人齊上即起方轉照壁衛士即鳴鞭然此乃是駕出時常日則不同

朝野類要　孔毅父談苑云駕頭者祖宗即位時所坐也相傳寶之皇朝類苑謂之正衙法座（按駕言法座師古曰正座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宮法駕也香木爲之金飾四足墮其角其前小偃織藤冒之每車駕出幸則使老內臣馬上抱之謂之駕頭駕頭至則宣贊喝引迎駕者起居也又沈存

中筆談謂是中貴官捧月樣杌子於馬上今係閤門宣贊舍人

本朝殿名最多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次起居則垂拱殿遇忌前假及祠祭日分則御後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大禮奏請致齋則皆大慶殿賀拜瑞聖壽賜晏則紫宸殿晏對蕃使則長春殿試進士則崇政殿若賜晏則集英殿郊祀稱賀則端誠殿諸般若直堆垛子則射殿之類又有內殿如萬歲復古迓英藥珠凝華福寧睿思等殿今上皇帝建緝殿及北宮後宮之類又不一也

宋稗類鈔　藝祖御筆用南人爲相殺諫官非吾子孫
刻石東京內中雖人才之出無定處其後王荊公變
法呂惠卿爲謀主章惇蔡京蔡卞繼之卒致大亂聖
言誠如日矣
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辨帝問之曰甲言貴賤
在命乙言由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盒各書數字
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閉甚嚴先
命乙携一往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携一繼往無何
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問之乃是乙半道傷足甲遂
先到帝歎曰信有命哉

元豐間禁中有果名鴨脚子者四大樹皆合抱其三
在翠芳亭北歲收實數斛而託地陰翳無可臨玩之
所其一在太清樓東得地顯曠可以就賞而未嘗著
一實裕陵嘗指而嘉歎謂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
明年此木遂花得實數斛上大悅命晏太清以賞之
仍分頒侍從
楊待制安國邇英閣講周易至節卦有慎言語節飲
食之句楊以語朴仁宗問賈魏公曰慎何言語節何
飲食魏公進曰在君子言之則出口之言皆慎入口
之食皆節在王者言之則命令爲言語燕樂爲飲食

君天下者當慎命令節燕樂上大喜

錦繡萬花谷　仁宗景祐二年置邇英延曦二閣孫奭嘗上無逸圖帝命施於講讀閣至是詔蔡襄寫無逸篇於屏邇英在迎陽門之東北向延曦在崇政殿西南向賈昌朝以經筵進對為二閣記注録命章得象等接續帝學

景文筆記　予昔領門下省會天子排正仗吏供洞案者設於前殿兩轖首間案上設燎香爐修注官夾案立予詰吏案何名洞吏辭不知予思之通朱漆爲案故名曰洞耳

韜堂野史　治平中修福寧殿築基址毀心數尺地隨築隨陷乃穴所陷處深丈餘得一石上有八字不可辨時御書院有能解者詔令密解之云歲在申酉洪都不守其後累更申酉皆無它虞不知其何祥也

青瑣高議　仁廟時後苑有水亭將壞方議修整帝以記年月日詔苗達而問焉達乃籌於上前奏云若人則其人見病必恐不起如物則將壞之兆帝甚喜賜束帛以旌其術

行營雜録　神廟一日行後苑見牧豝豬者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太祖來常令畜之自稚養至大則殺之

更養稚者累朝不改不知何用神廟沉思久之詔付
所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月餘衛士忽獲妖人急欲
貑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方悟祖宗遠略使復畜之
蓋貑血能解術云
山堂肆考　仁宗慶曆四年上於邇英閣出御書三十
軸凡三十五字
慶曆五年仁宗幸邇英閣講詩匪風篇曰誰能烹魚
溉之釜鬻帝曰老子謂治大國如烹小鮮與此同否
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
哲宗時程頤侍講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
展邇英閣
咸平二年爲皇太后建萬安宮萬安殿治平元年以
皇太后所居爲慈壽宮慈壽殿熙寧二年皇太后居
保慈宮又建寶姒徽音二殿
志雅堂雜鈔　宣和殿所藏殿玉鉞長三尺餘一段美
玉文藻精甚三代之寶也後歸大金今入大元每大
朝會必設乎外廷
癸辛雜識　京師有八卦殿八門各有樹木山石無一
相類石皆嵌空石座亦穿空與石竅相通上欲有所

往與所幸美人自一門出宮人仙衣壯士扶輪一聲
水霹靂則仙樂競奏雲霄間石竅中腦麝烟起如霧
玉虛館階前以玉石甃之殿上椽柱一色皆金炫燿
奪目每上元上必於此館三官殿燒香禁中錦莊前
有射棨太祖始受禪即暫坐於此有茅茨不剪之風
焉

汴梁宋時宮殿凡樓觀棟宇牕户往往題燕用二字
意必當時人匠姓名耳及金海陵修治燕都擇汴宮
牕户刻鏤工巧者以往始知興廢皆定數而燕用二
字乃先兆也

容齋三筆　自漢以來宮室土木之盛如漢武之甘泉
建章陳後主之臨春結綺隋煬帝之洛陽江都唐明
皇之華清連昌已載史策國朝祥符中奸臣導諛爲
玉清昭應會靈祥源諸宮觀議者固以崇侈勞費爲
戒然未有若政和間蔡京所爲也京既柄政招權瑁
童貫楊戩賈詳藍從熙何訢分任其事於是始作延
福宮而極其工麗矣

世史類編　淳化二年太宗修正殿頗施采繪右正言
謝泌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赭堊

皇祐元年後苑刈麥仁宗御寶玟殿觀之謂輔臣曰

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藝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

王氏畫苑　徽宗建龍德宮成命待詔畫宮中屏壁皆極一時之選上來幸一無所稱獨顧壺中殿前柱廊拱眼斜枝月季花問畫者爲誰實少年新進上喜賜緋褒錫甚寵皆莫測其故近侍嘗請於上上曰月季鮮有能畫者蓋四時朝暮花蘂葉皆不同此作春時日中者無毫髮差故厚賞之

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結實喜動天顏偶孔雀在其下亟召畫院衆史令圖之各極其思華彩爛然但孔雀日再呼問之不知所對則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舉

欲升藤墩先舉右脚上曰未也衆史愕然莫測後數

碧湖雜記　宣政間禁中有保和殿殿西南廡有玉真軒軒内有玉華閣即安妃故閣也妃姓劉氏入宮進位貴妃林靈素以左道得幸謂上爲長生帝君妃爲九華玉真安妃每神降必別置妃位畫妃像於其中每祀妃像妃方寢而覺有酒容是時群臣惟蔡元長最承恩遇嘗賦詩題殿壁曰瓊瑤錯落密成林檜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塵凡時縱步不知身在五雲深侍

晏於保和殿上令妃見京先有詩曰雅興酒酣添逸
興玉真軒內見安妃命京賡補成篇京即題曰保和
新殿麗秋暉恩許塵凡到綺幃須臾命京入軒但見
妃像京又以詩謝奏曰玉真軒檻暖如春只見丹青
未見人月裡姮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真已而至
閣妃出見

鶴林玉露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
攸懇辭不任孟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
失一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
然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迄被寵眷是可歎也

金臺紀聞　世所傳張仙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
初花蘂夫人費氏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携此圖遂懸
於壁且祀之謹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致詰焉夫人答
曰此我蜀中張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實有所
謂張仙也

雲麓漫鈔　故事百官入朝並乘馬政和三年十二月
以雪滑特許暫乘車轎不得入宮門候路通仍如常
制

書畫史　岐陽石鼓宋東都時嘗鑄金填其刻文移置
宣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之故自靖康土字

分裂之後搨本絶不易得好事者以銀一錠購其十
紙國朝既取中原乃輦至京師置國學廟門下
愚見紀忘　前代夜俱五更惟宋朝則用六更馮深居
詩云春風吹送笑談香玉盞銀燈破夜凉歸去東華
聽更漏杏花落盡六更長又云三十六聲更點長汪
水雲序宋亡事如云亂點傳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
還明侍臣奏罷降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清謝后名道清降元表
簽后名　陳剛中詩云羽袍士尚傳三漏絳幘人誰報六
更蓋内帳樓五更絶柝鼓便作謂之六更亦謂之蝦
蟇更嘗疑五更古今通用何宋時獨用六更耶近考

宋史自太祖建隆庚申受禪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
庚申又十六年而宋亡蓋符太祖卜世於陳摶睡到
五更醒時再來問之説庚更同音以此禁中常打六
更而外方則謂之攢點也
閒中今古録　宋太祖受禪後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
之言命宫中轉六更方嚴鼓鳴鐘意恐有不軌之徒
竊發於五更時故終宋之世六更轉於宫中然後鳴
鐘也
豹隱紀談　楊誠齋詩云天上歸來有六更蓋内樓五
更絶柝鼓便作謂之蝦蟇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

謂六更也

俗考　漢書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分而持之唐六典太史門有典鐘二百八十人掌鐘漏之詩云促漏遥鐘動靜聞其漏五五相遞凡二十五點故李郢詩云江風徹曙不成睡二十五聲秋點長韓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是也至宋世國祚長短識有寒在五更頭之忌於是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二點又并初更去其前二點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今猶沿之故曰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太祖以鼓多驚寢遂易以鐵

磬此更鼓之變也或謂之鉦即今之雲板也陳履常詩殘點連聲殺六更汪元量詩亂點傳籌殺六更今報更鼙鼙鼙鼓將盡則雲板連敲謂之殺更

學士

四殿各置大學士以大臣為之按宋初有文明殿學士慶曆七年觀文殿即延恩殿也稱呼同真宗諡號兼禁中無此殿額乃改以為紫宸殿後又以紫宸不可為官稱乃以延恩殿改名觀文殿皇祐元年詔置觀文殿大學士寵待舊相今後須曾任宰相乃得除授

歸田録　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為紫宸殿學士即文明殿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為宰相兼職又有學士為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為真宗諡遂改曰

紫宸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爲官稱如端明資政是也
丁既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以紫宸非人臣所
宜稱遷更曰觀文觀文乃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蓋
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果不可以不學也
西溪叢語　觀文資政二小殿橫列禁中宰相出鎮帶
資政殿大學士執政無大字蘇易簡出鎮被遇獨厚
遷紫宸之目以稱呼不便更用觀文因此宰執出鎮
優遇者則除之
堯山堂偶雋　宋朝百官致仕宰執換東宮官歐陽公
始以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學士致仕示特恩也其謝

表曰道愧師儒乃忝春宮之峻秩身居畎畝猶兼玉
殿之清名自是以爲例
資政殿在龍圖閣之東宋序景德二年王欽若罷參政真
宗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班在翰林學士下
欽若不悅訴於上曰臣向自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
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真宗特爲置大學士
以處之
退朝録　真宗優待王冀公景德中罷參知政事特置
資政殿學士以命之宰相寇萊公頗抑之令班翰林
之下乃命爲大學士冀公請鑄印不許遂領尚書都
省以都省自有印也
宋稗類鈔　王冀公欽若罷參政真宗朝夕欲見擇便

殿清近惟資政爲優因以公爲資政殿大學士公奏
曰臣雖出於寒賤不能獨寢乞除一臣僚兼之遂以
陳文僖彭年並直一名夕忽中人獨召公謂陳曰請同
院不須相候至行在上與公對飲飲罷持禁燭送歸
繁若列星陳危坐伺之已四更公笑曰尚未寢乎曰
恭候司長豈敢先寢公喜笑倒載解襪帶幾不能
坦腹自矜曰某江南寒生遭際聖主適主上以巨觥
敵飲抵掌笑語如僚友之無間已而遂寢迨曉與陳
相揖覺夜歸數談頗疎漏自言夜來沉湎殊不記歸
時之早晚無乃失容於君子乎陳曰無之但殷勤愧

謝既而同出殿門執陳手曰夜來數談止是同院一
人聞之文僖歸謂子弟曰大臣慎密體當如此

端明殿初名承明殿明道二年改端明殿
置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

歸田録　端明殿學士五代後唐時置國朝尤以爲貴
多以翰林學士兼之其不以翰苑兼職及換職者百
年間纔兩人特拜程戡王素是也

燕翼詒謀録　政和四年八月詔改端明殿學士爲延
康殿學士改樞密直學士爲述古殿學士恩數品秩
並依舊中興後端明復舊而述古與樞密直皆廢矣

退朝録　後唐明宗以樞密使安重誨不通文義置端

明殿學士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爲之班樞密使之後食於其院端明殿即西京正衙殿也本朝程侍郎羽爲之後隨殿名改爲文明殿學士李司空昉嘗爲之慶曆中以同永定諡號改爲紫宸殿學士丁文簡罷參知政事爲之何右丞郯時爲御史言紫宸非人臣所宜稱又改爲觀文殿學士未幾賈魏公以使相換僕射因置大學士處之仍詔非歷宰相不除明道中改承明殿爲端明殿會先公自南都召歸特置學士班翰林資政之下與舊職名同而立位異矣

保和殿政和三年建

六閣皆累朝增建以藏宸翰之所

龍圖閣大中祥符中建在會慶殿西偏北連禁中閣東曰資政殿西曰述古殿閣上奉太宗御書御製文集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宗正寺所進屬籍世譜有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學士並赴內殿起居

宋史　真宗景德元年冬十月置龍圖閣奉太宗御製文集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與宗正所進屬籍并置待制學士官自是每一帝崩則置一閣

新增格古要論　龍圖閣真宗大中祥符中建在會慶殿西以奉熙陵御書

宋史拾遺　真宗嘗幸龍圖閣閱書指西北架一漆函上親署鐍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也已而

愴然久之

談録　真宗忽一日於龍圖閣諸侍讀侍講學士待制直閣環侍問九經書并疏共多少卷数侍講邢昺尚書而下俱不能對

山堂肆考　真宗景德二年幸龍圖閣閲太宗御書又觀諸閣圖書謂侍臣曰朕退食之暇無所用心即此圖書以自娯耳

路史　龍圖閣學士世謂之大龍直龍圖爲假龍直學士爲小龍或有得直閣久之不遷而卒因曰死龍

祕笈新書　蔣樞密之奇爲淮漕求字於徐守信徐書龍字而闕三點蔣曰何書之不全也曰他日當爲足此是歲寒計稱旨除龍圖閣直學士及田持前字見徐徐索筆爲作三點未幾遂進老龍

長編　孔道輔論廢后事天下聳聞其風采近臣獻詩十首執政請以爲龍圖閣學士上曰十首詩豈如孔道輔一言乃拜龍圖閣學士

天章閣　天禧四年建在會慶殿之西龍圖閣之北明年仁宗即位奉安真宗御製並圖籍符瑞寶玩之物國史宗正寺所進屬籍祖宗御容潛邸旌節亦安奉焉東曰群玉殿西曰藥珠殿北曰壽昌殿南曰延康殿内以桃花文石爲流盃之所以在位受天書祥符名曰天章取爲章於天之義天聖八年置待制慶曆七年又置直學士

東齋記　仁宗嘉祐間召群臣天章閣下觀書并閱瑞物親作飛白書令摺笏以觀歐陽修爲記王珪爲跋名臣言行錄　仁宗召二府天章閣觀書因問天下利病事條上既退草數千言奏之後皆施用

書條上既退草數千言奏之後皆施用

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每進見上必以太平責之既而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

寶文閣　在天章閣之東西序群玉藥珠殿之北即天禧初所建壽昌閣也慶曆初改曰寶文嘉祐八年英宗即位詔以仁宗御書御集藏於寶文閣命王珪撰記立石治平四年神宗即位始置學士直學士待制制恩賜如龍圖英宗御書附於閣

四朝志　龍圖天章寶文閣主管四人以入內內侍充掌藏祖宗文章及符瑞寶玩之物謂之閣長

退朝録　治平二年子爲知制誥夏六月夢丞相遣朱衣吏召命草某人爲邃清殿學士制明年五月丞相遣朱衣召當制舍人呂縉叔除邵不疑爲寶文閣學士後數日得承旨張公所作詔云乃觀層構邃在西清記去歲之夢與詔文相合若符契焉

顯謨閣　元符元年曾布鄧洵仁各申請建閣詔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撰閣名五以聞續建閣藏神宗御集以顯謨爲名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詔以顯謨閣爲熙明閣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續奉旨仍以顯謨爲額

山堂肆考　徽宗崇寧三年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乃王安石呂惠卿章惇蔡確之輩

湧幢小品　近見嘉興一刻謂宋有顯謨閣直學士閣中所貯乃熙寧元豐實錄正新法用事之時以爲顯謨則用人行政兩失且以名官是明爲士大夫立黨其說甚謬考宋朝諸帝多優文事燕長書畫每易一朝必立一閣貯其著作曰龍圖曰天章各自爲名各置直學士顯謨爲神宗而立非爲新法亦非爲實録也

徽猷閣　大觀二年建藏哲宗御集詔曰君子有徽猷是爲詢德之美觀道之成於是乎在置學士直學士待制

石林燕語　祥符中始建龍圖閣以藏太宗御集天禧初因建天章壽昌兩閣於後而以天章閣藏御集虛壽昌閣未用慶曆初改壽昌爲寶文仁宗亦以藏御集二閣皆二帝時所自命也神宗顯謨閣哲宗徽猷閣皆後追建之惟太祖英宗無集不爲閣

燕翼詒謀録　舊貼職止於直龍圖閣直祕閣右文殿修撰三等政和六年九月手詔天下人才富盛趨事赴工者衆不足以待多士可增置直徽猷閣直顯謨閣直寶文閣直天章閣祕閣修撰集英殿修撰凡九

等

敷文閣藏徽宗御製置學士直學士待制

錦繡萬花谷　太祖太宗宸翰所藏之閣名曰龍圖取龍馬負圖之義真宗藏宸翰之閣名曰天章取雲漢爲章之義仁宗英宗藏宸翰之閣名曰寶文取寶書爲訓之義神宗曰顯謨神宗大新政事故以丕顯文王謨爲名哲宗曰徽猷徽宗曰敷文此六閣之所建也

却埽編　國朝創立諸閣以藏祖宗御製每閣皆置學士直學士待制謂之侍從官然學士直學士例以閣名爲官稱惟天章難以爲稱初置時嘗以王贄爲直

學士其後不復有止除待制而已初諸閣唯龍圖有直閣館職之久次與帥臣監司之有勤勞者乃得之然初無班綴也其後諸閣例置始編入雜壓與諸修撰通謂之貼職爲之者衆矣按雜壓以官職混序進序其列位也遷之列以定品秩高下

祕笈新書　元祐中蘇轍奏祖宗御集皆於西清建重屋以藏爲不朽計

諸司

內諸司按朝野類要自內侍以下在京禁中置局幷應屬內司子局者皆是也

按內諸司皆在禁中如皇城司舊名武德司大平興國中詔改今名掌禁庭出入引進司四方館掌文武官正至表章郊祀朝蕃官貢舉人進奉使京官致仕官道士正旦至表章郊祀朝蕃官貢舉人進釋父老陪位之事內客省掌四方進奉及四夷朝貢近臣禁衛將校節儀諸州進奉賜物回詔之事東西上閤門凡取稟旨命供奉贊導三公群臣蕃國朝見辭謝糾彈失儀之事使副專之舍人以下但通班贊名而已內弓箭庫南外庫軍器衣甲庫軍器弓槍庫軍器弩劍箭庫掌藏器械甲冑以備軍國之用供備庫太平興國二年改為內物料庫掌偏軍國之用供備庫太平興國二年改為內物料庫掌內外膳羞米麪飴蜜棗豆百品之料軍器什物庫宣德樓什物庫掌收貯什物給用翰林司即茶酒司也內侍省國初有內班為黃門後改為內侍省內中高品班院淳化五年改入內內侍省以諸司隸之與內侍省號為前後省而入內省比前省尤為親近通侍禁中役服褻近者隸內侍省職略內東門司掌入內內侍省國初有內侍班院景德三年改入內內侍省以諸司隸之與內侍省號為前後省而入內省比前省尤為親近通侍禁中役服褻近者隸內侍省職略內東門司掌入內內侍省國初有內侍班院景德三年改入內內侍省以諸司隸之與內侍省號為前後省而入內省比前省尤為親近通侍禁中役服褻近者隸內侍省職略內東門司掌入內內侍省國初有內侍班院景德三年改為內物料庫掌內外膳羞米麪飴蜜棗豆百品之料軍器什物庫宣德樓什物庫掌收貯什物給用翰林司即茶酒司也內侍省國初有內班為黃門後改為內侍省內中高品班院淳化五

毀及禘祫后廟神主尚局曰尚食掌膳羞和劑診
赴太廟供其纖扇之事尚藥掌
侯之事尚醞掌酒醴之事尚衣掌衣服冠冕之事尚舍掌次舍幄帟之事尚輦
掌輿輦之事諸閤分內香藥庫後苑掌苑囿池沼墓殿種藝雜飾以備遊幸造作
所掌天子器玩后妃服飾翰林院總天文書藝圖畫醫
上者皆在焉龍圖天章寶文等閣掌藏祖宗文章圖籍及符瑞寶玩之物而安像設以
崇奉之明堂頒朔布政府
太平治迹統類宋太祖別置封椿庫嘗密諭近臣曰
石晉苟利於已割幽薊以賂契丹使一方之人獨限
境外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藏滿三五百萬即遣使
於契丹約苟能歸我土地民庶即當盡此金帛充其

贖直如曰不可朕將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爾會
晏駕不果
石林燕語太祖初平諸僞國得其帑藏金帛以別庫
儲之號曰封椿庫凡三司謂鹽鐵户部度支也歲終國用羨贏
之數皆入焉嘗諭近臣欲俟滿三五百萬即以與契
丹以贖幽燕故土不從則爲用兵之費蓋不欲常賦
之外橫斂於民故不肯隸於三司今內藏庫是也又曰
內香藥庫在諫門外凡二十八庫真宗賜御製七言
二韻詩一首爲庫額曰每歲沉檀來遠齋累朝珠玉
寶皇居今看內府初開處充牣尤宜史筆書

資治通鑑　太平興國三年置內藏庫帝幸左藏庫語
薛居正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
以經費爲念何其過也詔改爲內藏庫并以封椿庫
屬焉
容齋三筆　神宗嘗憤北狄嶸彊慨然有恢復幽燕之
志於內帑置庫自製四言詩曰五季失圖玁狁孔熾
藝祖肇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期以募士曾孫保之
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每庫以一字揭之儲積皆滿
又別置庫賦詩二十字分揭於上曰每虔夕惕心妄
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其用志如此國

家帑藏之富可知
文獻通考　乾德三年置封椿庫國初貢賦悉入左藏
庫及取荆湖下西蜀儲積充羨始於講武殿別爲內
庫號封椿以待歲之餘用帝嘗曰軍旅饑饉當預爲
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乃置此庫太宗又置景福
殿庫隸內藏庫揀納諸州上供物嘗謂左右曰此蓋
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闕當復賦稅於
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用
兵及水旱賑給慶澤賜賚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籍
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淳化後二十

五年閒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
其籍
神宗謂輔臣曰比閱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
初無關防前此嘗以龍腦真珠鬻於榷貨務數年不
輸直亦不鉤考蓋領之者中官數十人惟知謹扃鑰
塗牆以爲固密安能鉤考其出入多少與所蓄之
數乃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置庫百
餘年至是始編閱焉
鐵圍山叢談　奉宸庫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太
上始自攬權綱不欲付諸臣下因踵藝祖故事檢察

內諸司於是乘輿御馬遍歷內中諸司大駭懼經數
日而止因併奉宸俱入內藏庫時於奉宸中得龍涎
香二琉璃缶玻瓈母二大篚玻瓈母者若今之鐵滓
然塊大小猶兒拳人莫知其力又歲久無籍且不知
其所從來或云柴世宗顯德間大食所貢又謂真廟
朝物也玻瓈母諸瑞以竟用火煅而模寫之但能作
珂子狀青黃紅白隨其色而不克自必也香則多分
賜大臣近侍其模製甚大而外視不甚佳每以一豆
許藝之輒作異花氣芬郁滿座終日不歇於是太上
始奇之命籍被賜者隨數多寡復收取以歸中禁因

號曰古龍涎爲貴也諸大瑞爭取一餅可直百緡金玉爲穴而以青絲貫之佩於頸時於衣領間摩娑相示以爲誇炫由此遂作佩香焉今佩香蓋因古龍涎始也按南州異物志蘇門答次國古大食國也西去一晝夜有龍涎嶼獨峙南巫里洋之內浮瀛海面波激雲騰每至春間群龍交戲於上而遺涎沫於洋水則國人駕獨木舟伺龍出沒隨而採之其涎初則腊膠黑黃色頗有魚腥氣久則成大塊或大魚腹中刺出如斗大焚之清香可愛名曰龍涎其品有三浮水者為上滲沙者次之魚食者為下每香一觔值其國金錢一百九十二校準中國之銅錢九千文

眉公筆記　奉宸庫有玻璃母二簏初不知其美諸瑞分去後獘之作百花香氣清郁可愛詔收集之此大食國所獻即于闐古名也今產不見志

暇日記　仁宗諭曰奉宸庫有外國所貢良玉一塊廣尺厚半之此希世之物可作一寶因命梁適撰名曰鎮國神寶宰相龐籍篆文劉沆書牌

避暑漫鈔　政和初上始躬攬權綱不欲付諸大臣因述太祖故事御馬親巡大內諸司至內後拱宸門之左對後苑東門有一庫無名號但謂之苑東門庫乃貯毒藥之所也典掌官吏三十餘人於是親筆爲詔稱自建隆以來不曾有支遣顯屬虛設此皆前代用以殺不廷之臣者藉使臣下果有不赦之罪當明正典刑豈宜用此可廢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於遠

郊仍表識之毋令牛畜犯焉嗚呼上聖至仁大哉堯舜之用心也

四朝志　內東門司主管四人以入內內侍充掌宮禁人物出入周知其名數而幾察之謂之門司

朝野類要　唐以來翰林院諸色皆有後遂效之即學宮樣之謂也如京師有書藝局醫官局天文局御書院之類是也

涑水記聞　李廸在翰林時仍歲旱蝗國用不給一日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上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財用數問何以濟公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幽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上曰今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公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上悅

癸辛雜識　庫前有葦林太祖初受禪時用葦爲火把棄擲成林後大內焚葦雖燒盡復茂云

韓魏公家傳　公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幷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

甲申雜記　祖宗舊制後殿引公事則軍頭引見司皇城司殿前司三司祇應殿前統制諸班皇城統制親事官引見統制馬直步直兩指揮人料錢五百文熙寧中併馬直入雲騎步直入虎翼引見司兵遂廢矣

智囊補　陳晉公恕爲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羨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

省括編　李允則嘗晏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息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軍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儻火甚嚴方晏而焚必奸人所爲若舍晏救火事當不測

函史　禁中有宣索多內臣指科請復舊制傳宣合同司爲檢防每綱運至遣內臣監視乃收受綱運物往往暴廡下內臣故延緩不視燥濕不時以敗壞責償韓忠獻琦請罷內臣無遣從之

外諸司

按外諸司左右金吾衛仗司六軍儀仗司掌清道徼巡仗以肅禁衛凡儀物以時修飾排列奉引儀選募人兵而校其遷補之事法酒庫掌造供御及祠祭凡祭祀五齋

三酒以實尊罍周太祖平河中得酒工王思善造法酒麴因立法酒庫置之

內酒坊　掌造法糯酒常料之三等酒以供邦國之用

牛羊司　掌大中小祀之牲牷

乳酪院　掌供尚食乳餅酥酪之事

藥蜜庫　掌受糖蜜藥物以供馬醫之用

都麪院　掌造麪以給內酒坊之用

儀鸞司　即帳設局也掌供幕帟供帳之事

車輅院　掌乘輅法物輦

供奉庫　雜物庫　雜買務　舊曰市買司太平興國中改今名掌貨市百物凡宮禁官物所需以時供納

雜賣場　市易上界　市易下界　掌飛錢給券以通官糴

都提舉　市易司　掌提點貿易貨物

東西作坊　掌造兵器旗幟戎帳之事

修內司　掌宮城太廟繕修之事

文思院　上下界　上界造作金銀珠玉下界造作銅鐵竹木雜料

綾錦院　掌織紝錦繡以供乘輿及凡服飾之用初平蜀得錦工百人始置院

染院　掌染絲枲幣帛

裁造院　掌造兵器旗幟戎帳

軍器所　掌修造兵器之令

東西八作司　掌繕修之事

上下竹木務　掌受諸路水運材植抽算竹木以經營造

箔場　掌計度材物以供簟箔之用

事材場　掌受京城內外退棄材木掄其長短曲直之中度者以給營造及薪爨

麥麵場　掌受京畿諸縣夏稅麥麵以給坊墁

丹粉所　掌燒變丹粉以供繪飾

退材場　掌受京城內外退棄材木掄其長短曲直之中度者以給營造及薪爨

皮剥所　掌剥割諸畜之死者

皮角場　掌收皮革筋骨以供作坊之用

上下監　掌治療馬病

佔馬司　掌牧養牛以駕車騾

務駝坊　掌養飼驢騾駱駝

象院　掌養馴象所

一作坊　掌陶土為甎瓦以給邦用

外物料庫　掌給皇城外諸宮院油鹽米麪之品以供邦用

京城守具所　掌修造油幕蓋內外之用

鞍轡庫　掌收鐵錫羽箭油漆之類以備給用

東西窯務　掌營繕及瓶缶之用

油醋庫　掌造油醯醋以給御廚膳及給賜臣下

左右騏驥院　掌養國馬以供乘輿及頒賜王公群臣舊

夷國信給騎軍廐置之用左右天廐坊河南北石炭場掌管出納石炭四熟藥局和劑局惠民局掌合藥出賣以濟民疾苦內外柴炭庫軍頭引見司掌供奉便殿禁衛諸軍入見之事及馬步兩直軍員之名架子營樓店務掌州縣房廊課利店宅務掌管官房屋邸店權貨務掌折博斛斗金帛之屬都茶場掌給賣茶之引審計司掌審受給之數驅磨當否商稅務掌收京城商稅汴河上下鎖蔡河上下鎖掌收舟船交引庫掌給印出納交引錢鈔之事抵當所掌以官錢聽民糧料院掌以法式批交諸司諸軍之廩祿大宗正司掌敦睦皇族教導宗子受其陳請辨質取濟其緩急受納之事及糾過失而達之朝廷祇候庫掌受錢帛雜物以備傳詔頒給賜予左藏東西庫南北兩庫掌受四方財賦之入以待經費布庫茶庫雜物庫大觀元豐宣和等庫編估局打套局二局係揀選市船香藥雜

物諸米麥等自州東虹橋元豐倉順成倉東水門裏廣濟裏河折中外河折中富國廣盈萬盈永豐濟遠等倉陳州門裏麥倉子州北夷門山五丈河諸倉約共五十餘所日有支納下卸即有下卸指揮兵士支遣即有袋家每人肩兩石布袋遇有支遣倉前成市近新城有草場二十餘所每遇冬月諸鄉納粟稈草牛車闐塞道路車尾相啣數千萬輛不絕場內堆積如山

文獻通考　東京之制受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舲曰永豐通濟萬盈廣衍通濟有四倉景德四年改舊廣利景德中改大順第三曰萬盈第四曰廣衍延豐中祥符中增第二舊常豐景德中改濟遠

富國凡十倉皆受江淮所運謂之東河亦謂之裏河
曰永濟永富二倉受懷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廣
濟第一受潁壽等州所運謂之南河亦謂之外河曰
廣積廣儲二倉受曹濮等州所運謂之北河受京畿
之租者謂之稅倉曰廣濟受京東諸縣廣積第一左
右騏驥天駟監凡三倉受京北諸縣左天廄坊倉受
京西諸縣舊有義豐倉大中祥符元年停大盈右天廄二倉受京南
諸縣及商人入中者謂之折中倉有裏外河二名又
有茶庫倉或空則兼受船般倉斛斗草場則汴河南
北各三所騏驥左右天廄坊天駟監各一所以受京
畿租賦及和市所入諸州皆有正倉草場受租稅和
糴和市芻粟並掾曹主之其多積之處亦別遣官專
掌凡漕運所會則有轉般倉
太宗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許商人輸粟優其價令執
券抵江淮給其茶鹽每一百萬石爲一界祿仕之家
及形勢戶不得輒入粟
神宗熙寧五年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爲兼幷
之家所困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
八年市易司請假奉宸庫象犀珠值二十萬緡於榷
場貿易至明年終償其值從之元符三年改名平準

務

元豐初作元豐庫歲發坊場百萬緡輸之大觀時又作大觀東西庫崇寧後蔡京為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愛惜財賦減省者必以為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元豐官制既行賦祿視嘉祐治平既優京吏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增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悅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於是費用寖廣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紛如大率皆以奇侈為功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至用三十萬緡牟取無藝民不勝弊時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為一百二十萬緡

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賣場以主禁中貿易景祐中嘗詔須庫物有缺乃聽市於雜買務皇祐中帝謂輔臣曰國朝懲唐宮市之弊置務以京朝官內侍參主之以防侵擾而近歲非所急物一切收市擾人甚矣乃申景祐之令使皆給實直其後內東門市民間物或累歲不償錢有司請自今悉開雜買務以見錢售之

內出金帛欲易錢者舊付雜賣場至是又悉請送左藏庫計直易錢詔皆可之至嘉祐中復詔金帛付雜賣場以三司判官監視平估以售毋抑配小民

榷貨務掌折博斛米金帛之屬以朝官諸司使副內侍二人監太平興國中以先平嶺南及交阯諸國入貢通關市議於京師置榷易院大中祥符中併入榷貨務

雜買務舊曰市買司太平興國四年改至道中廢咸平中復置以京朝及三班內侍三人監掌貨市百物凡宮禁官物所需以時供納雜賣務景德四年置掌受內外羨餘之物計直以待出貨或準折支用以內侍及三班二人監後亦差文武朝官

文思院隸工部掌造金銀犀玉工巧之物及絲繒裝鈿之飾凡儀物器仗權量輿服所以供尚方給百司者於是出焉

左藏庫國初左右止一庫置使領焉太平興國二年分為二庫淳化二年分置左右藏各二庫四年廢右併入左政和六年修建新庫以東西庫為名

職官分紀　大中祥符二年召近臣觀書龍圖閣上閱元和國計圖三司使丁謂曰唐自江淮歲運米四十

萬至長安今江淮歲運米五百餘萬即知今府庫充實倉廩盈衍上曰誠賴天地祖宗國儲多備然亦自計臣之功也謂再拜

夢溪筆談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長不得過膝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習山川勞苦遠妻孥懷土之戀無外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師衛兵請粮者營在城東者令赴城西倉營在城西者令赴城東倉不許傭僦車脚皆須自負嘗親登右掖門觀之蓋使之勞力制其驕惰故士卒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後山談叢　太祖置竹木務於汳上市竹木於秦晉由河入汳有卒千五百人出材於汳納材於場置事材法曰有敢請生材者徒二年今啟聖院乃其材也已百年矣梁栱之際尚不容髮自置八作司以供雜物而領以三司修造矣

熙寧中作坊以門巷委狹請直而寬廣之神宗以太祖創始當有遠慮不許既而衆工作苦持兵奪門欲出為亂一老卒閉而拒之遂不得出捕之皆獲

文思院奉帝后之私凡物必具宣后當國九年不索

一物

涑水記聞　建隆間竹木務監官患所積材植長短不齊乞剪截俾齊整太祖批其狀曰汝手足指寧無長短乎何不截之使齊長者任其自長短者任其自短

歸田録　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子弟親戚禽縁請託不可勝数為三司使者常以為患田元均為人寛厚長者其在三司深厭干請雖不能從然不欲峻拒每温顔強笑以遣之嘗謂人曰作三司使数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聞者傳以為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麈史　神宗留意軍器設軍器監命侍臣董之前後講究制度無不精緻率著為式合一百一十卷蓋所謂辨材一卷軍器七十四卷什物二十一卷雜物四卷添脩及製造弓弩式一十卷是也

東京記説八作司之外又有廣倫故城作今東西廣備隸軍器監矣其作凡十一司所謂火藥青窑猛火油類樟腦能腐人肌肉燃置水中光焰愈熾以制火器其焰甚烈帆檣樓櫓連延不止雖魚鼈遇者無不焦爍也又按昨夢録猛火油者聞出於高麗之東数千里盛夏日初出烘石極熱則出液他物遇之即為火惟真瑠璃器可貯之防城庫掘地作大池縦横丈餘以蓄之不聞月池土皆赤黄又別為池土皆黑柱延燒矣金火大小木火自星柱延燒矣金火大小木火而徙焉不如是則火自星柱延燒矣金火大小木火

按海語猛火油樹津也一名泥油出佛打泥國大類樟腦能腐人肌肉燃置水中光焰愈熾以制火器其焰甚烈帆檣樓櫓連延不止雖魚鼈遇者無不焦爍也又按昨夢録猛火油者聞出於高麗之東数千里盛夏日初出烘石極熱則出液他物遇之即為火惟真瑠璃器可貯之防城庫掘地作大池縦横丈餘以蓄之不聞月池土皆赤黄又別為池土皆黑柱延燒矣金火大小木

大小爐皮作麻作窑子作是也皆有制度作用之法
俾各誦其文而禁其傳
雲麓漫鈔　本朝有糧料院按韻略料字平聲解云量
也乃是量度每月合支糧食之處作側聲呼非是蓋
俚俗以馬食爲馬料誤矣
隣幾雜誌　章仲鎮云章伯鎮勘會案歲給禁中椽燭
十三萬條內酒坊祖宗朝用糯米八百石真宗三千
石今八萬石
陳相伴勇使問隨行儀鸞司緣何得此名不能對或
云隋大業中鸞集於供帳庫屋因名文思院使亦不
知從何得此名或云量銘時文思索或說殿名聚工
巧於其側因名文思院
棟宇篇　考工記梟氏掌攻金其量銘曰時文思索故
今世攻作之所號文思院按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
啟厥後茲
器維則
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
聞見近録　張融自樞密直學士守蜀歸監在京麴院
後為樞密副使建第差壯麗太宗一日語融曰聞卿
建第甚雄朕方需一庫未成可輟之即日遷居佛寺
朝野類要　上自三司下及倉場庫務皆為百司或謂
今新衣庫是也

之有司又謂之京局

彙書詳註　宋初軍器領於三司冑案官無專職熙寧六年廢冑案乃按唐令置監擇侍從官總判元豐正名分案五設吏十有三總局五掌繕治兵械什物之事凡製器以法式授衆工其亏矢干戈甲冑諸戰守之具則因其能而分任之量用給財旬會其數以考其程課而輸於受藏之府若知規創裁制工作之利者聽其自言以類參驗令殿前馬步司覆按可否以聞

山堂肆考　太祖以五代時監牧多廢官失其守國馬不得蕃息時但有左右飛龍院帝始置養馬二務歲遣中使詣邊州市馬自是閑廐始充矣

太宗既平太原遂觀兵范陽得汾晉燕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匹國馬增多詔於景龍門外新作四廐名曰天駟監左右各二以左右飛龍使為左右天廐使閑廐使為崇儀使內廐既充物始分置諸州牧養雍熙初禁邊臣於邊外市馬勿得虧直改天廐院為騭驥院天駟監為天廐坊

真宗咸平二年群牧司總內外馬政其後歲遣判官一人巡行諸監取孳生駒二歲已上者點印之左右

騏驥院六坊監止留馬二千餘匹餘皆三月出就牧秋冬入廐其御馬準備用者在京師

會要　大中祥符八年九月賜宗正寺殿曰玉牒殿堂曰屬籍堂

燕翼詒謀録　國初宗室尚少隸宗正寺仁宗景祐三年以宗室衆多特置大宗正司以皇兄寧江軍節度使允讓知大宗正事仍詔自今於祖宗後各擇一人為之尚賢而不以齒糾正違失凡宗室奏陳先委詳酌而後聞不得專達其後又以宗室出居外州於西京置西外宗正司南京置南外宗正司

宗室年五歲則官為廩給此祖宗舊法也皇祐二年判大宗正事允讓請自三歲廩給仁宗以太過三月甲辰詔宗室三歲以上官為給食今又復以五歲為限矣

可談　本朝置大宗正寺治宗室濮邸最親嗣王最貴於屬籍最尊世世知大宗正事自宗晟迄宗漢皆安懿王子兄弟相繼宗子盡故諸孫仲字復嗣爵判宗人人謹厚練敏宗子率從其教誨崇寧初分置敦宗院於三京以居疎冗選宗子之賢者涖治院中或有尊行治之者頗以為難今鄉初除南京敦宗院置判

上問所以治宗子之略對曰長於臣者以國法治之
幼於臣者以家法治之上稱善進職而遣之鄭既至
宗子率教未嘗擾人京邑甚有賴焉
清波雜志　大觀東庫物有入而無出只端硯有三千
餘枚張滋墨世謂勝李廷珪亦無慮十萬觔
湧幢小品　包孝肅為三司使凡筦庫供上物舊皆派
之列郡積以困民公為置場和市民得免其擾
宋稗類鈔　大觀間京師和劑局一日請得內帑藥犀
百數中一株大絕常犀因不敢用復納上朝廷命工
解以為帶工覩之極駭歎以為聖德感召所致蓋倒

透中反成正透面猶黃蠟中有異雲一朵雲中天矯
一金龍飛盤拏空角爪俱全遂為御府第一號瑞雲
盤龍御帶

宋東京考卷之四　　嘉興石匏周　城緝

三省

中書省

按文獻通考中書省在左掖門外西面北廊宰相之所
沿稱東府焉掌進擬庶務宣奉命令行臺諫章疏群臣
奏請興創改革及中外無法式事應取旨者凡除省臺
寺監長貳以下及侍從職事官外任監司節鎮知州軍
通判武臣邊郡橫行以上除授皆掌之

新舊官制論　國朝以侍中中書令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為宰相乾德二年始置參政為宰相副貳初以薛
居正呂餘慶為之宰相所后省謂之中書門下國政
所出焉

燕翼詒謀錄　乾德二年太祖已相趙普慮其專權將
擇官以為副而難其名稱召陶穀問曰下丞相一等
有何官穀以唐有參知政事參知機務對乃命薛居
正呂餘慶為參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預
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視事殿庭別設
甎位於宰相後執尾書銜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半
之魯不忌唐朝宰相名色最多若僕射若內史若納

言若參預朝政若同二同三品其為相則均也而為
同平章事乃資歷之最淺者自天寶之亂多以資淺
者為之而此名一定不易矣穀以儒學見重於太祖
而不考前代典故如此此官之設幾於宰相之屬至
至道元年四月戊子更制令升政事堂知印押班一
同宰相仍給班為一甚其後為相者漸多而參政之權
漸輕不得有所可否矣

石林詩話　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亦
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
吏徧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泄元豐初始建

東西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為四位俗謂之八
位裕陵幸尚書省廻嘗特臨幸駐輦環視久之時張
侍郎文裕以詩慶宰執元參政厚之和云黃閤按野客叢談三公黃閤前史無其義按禮記士韠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朱門洞啟當陽之正色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閤以示嫌蓋是漢制張超與陳公戩拜黃閤將有日是也勢連東鳳闕紫樞光直右銀臺蓋東府與西闕相近
西府正直右掖門崇寧末蔡魯公罷相始賜第於梁
門外大觀初再入因不復遷府居自是相繼何丞相
伯通鄭丞相達夫與今王丞相將明皆賜第援魯公
例皆於私第治事而二府往往多虛位或為書局官

指射以置局與元豐本意稍異

元豐既行官制準唐故事定宰相上事儀以御史中丞押百官班拜於陛階下宰相答拜於阼階上時王禹玉除左僕射蔡持正右僕射神宗命即尚書省行之二人力辭帝不可曰既以董正治官不得不正其分於始此國體非為卿設也二人乃受命時元厚之已致仕居吳以詩賀禹玉有前殿聽宣中禁制南宮看集外朝班星辰影落三階下桃李陰成四海間之句時最為盛事自是相繼入相者皆不復再講此禮信不可常行也

舊中書南廳壁間有晏元獻題詠上竿伎一詩云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踉掛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當時固必有謂文潞公在樞府一日過中書與荊公行至題下特遲留誦詩久之亦未能無意也荊公他日復題詩於後云賜也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為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太子太保罷歸班年纔四十二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仕

無恙嘗以詩賀溥云一戰文場援趙旗便調金鼎佐
無為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勑按前
人到少築沙隄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遥相見親洽爭
如未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蓋唐
以來座主門生之禮尤厚今王丞相將明霍侍郎端
友牓南省奏名時知舉四人安樞密處厚劉尚書彦
修與今鄧樞密子常范右丞謙叔吾亦忝黜檢試卷
官鄧范不惟及見其登庸可以繼仁裕且同在政府
則仁裕所不及也

聞見雜録　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即位之明

日執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
密遣中使撤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

筆録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
從容賜茶而退其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
並熟狀擬定進入上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奏謂
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歷五代不改其制抑古
所謂坐而論道者歟國初范魯公質王宮師溥魏相
仁浦在相位上雖傾心眷倚而質等自以前朝舊臣
且憚太祖英睿乃請具劄子面取進止退各疏其事
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字以志焉從之自是奏御寖多

或至盱昃毀茶之禮尋廢固弗暇於坐論矣今遂為定式自魯公始

鶴林玉露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於通衢李文靖為相同年馬亮曰外議以公為無口匏公笑曰吾居政府實無補萬一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此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徇所陳施行一事則所傷多矣

退朝録　唐制宰相四人首相為太清宮使次三相皆帶館職洪正字犯宣祖廟諱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殿大學士以此為次第本朝置二相昭文修史首相領馬集賢次相領馬三館職惟修史有職事而頗以昭文為重自次相遷首相乃得之趙令初拜止獨相領集賢殿大學士後增置參政領監修拜相仍舊而沈惠與沈恭惠並相薛自參政領監修拜相仍舊而沈領集賢畢文簡與寇忠愍並相而畢領監修寇領集賢王太尉獨相亦止領集賢近時王章惠龐莊敏初拜及獨相悉無昭文修史二職非舊制也

宰相三人者趙中令太祖朝初相太宗朝兩入呂文穆太宗朝再相真宗朝一入呂許公張鄧公仁宗朝

皆三入

雍熙四年文德殿前始置參政輒位在宰相之後至道中寇萊公為參知政事復與宰臣輪日知印正衙押班其輒位遂與中書門下一班書勑齊銜街衛並馬宰相使相上事并有公事並升都堂及萊公罷遂詔只令宰相押班知印參政止得輪祠祭行香正衙輒位次宰臣之下立凡有公事並與宰臣同升都堂如宰臣使相上事即不得升開寶六年六月勑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於都堂與宰臣趙普同議公事是月又勑中書門下押班知印及祠祭行香令後宜令宰臣趙普與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輪知既而復有釐革

國朝宰相趙令廬相文潞公四十三登庸寇萊公四十四王沂公四十五賈魏公四十八參知政事蘇侍郎易簡三十六王沂公三十九國初范魯公王祁公魏僕射三相罷趙令獨相始置參知政事自是一相或二相至咸平中始有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三相又至至和中文潞公劉丞相富鄭公三相

東都事略　神宗元豐五年六月丙辰詔自今事不以大小並中書省取肯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

同得旨事更不帶三省字行出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事體太重上曰三省體均中書省揆而議之門下省審而覆之尚書省承而行之苟有不當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制

張士遜上章請老就拜太傅進封鄧國公致仕宰相謝事自士遜始也就第十年而薨年八十餘號退傅

朝野雜記　丞相秦官也自漢末改為大司徒歷代不能正國初循唐制以三公至列曹侍郎同平章事為宰相首相帶昭文館大學士亞相帶監修國史末相帶集賢殿大學士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侍郎為兩相然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則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矣元祐初司馬公相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事事自紹聖以後皆因之時議者謂門下相凡事既同進呈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省審之職可廢也政和中蔡京以太師總領三省號公相乃廢尚書令改侍中中書令為左輔右弼亦虛而不除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中何文縝將拜相夜漏受人持笏矢射中其僕乃先乞復太少宰為僕射冥正仲當制

請更為丞相不從建炎三年呂元直初相議者請併三省為一於是元直解中書侍郎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道八年孝宗稽古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去侍中兩令之名遂為定制云

平章軍國事祖宗所以優待元勳重德之意非他相比也王文正呂文靖所平章重事之日不可得而考文潞公所謂重事則大典禮大刑政侍從管軍三京尹三路帥臣以上乃與聞之比呂申公去重字則政事無所不關第省常程細務而已

國朝宰相自建隆至嘉泰凡一百有二人蓋自建隆元年至元祐五年一百三十年凡五十人自元祐五年至紹興六年四十六年凡二十八人兩倍於前矣自紹興七年至今嘉泰二年六十六年其間宰相或席不暇煖而纔二十有四人蓋秦檜獨相十八年故也

朝野類要　宰相入堂前有朱衣乘騎對引若無常朝之日則入府第入堂治事謂之宅引入堂

容齋隨筆　國初以來宰相帶三公居位及罷去多有改他官者范質自司徒侍中改太子太傅王溥自司空改太子太保呂蒙正自司空改太子太師是也天

禧以前惟趙普王旦乃依舊公師仍復遷秩天聖而後恩典始隆張士遜致仕至以兵部尚書得太傅云

容齋三筆　太祖登基仍用周朝范質王溥魏仁浦三相二年皆罷趙普獨相越三月始創參知政事之名而以命薛居正呂餘慶後益以劉熙古是為一相三參及普罷去以居正及沈倫為相盧多遜參政太宗即位多遜亦拜相凡六年三相而無一參自後頗以二相二參為率至和二年文彥博為昭文相劉沆為史館相富弼為集賢相但用程戡一參惟至道三年呂端以右僕射獨相而吏部侍郎温仲舒兵部侍郎

王化基工部尚書李至户部侍郎李沆四參政前後未之有也

容齋五筆　嘉祐中富韓公為宰相歐陽公在翰林包孝肅為中丞胡翼之在太學皆極天下之望士大夫相與語曰富公真宰相歐陽永叔真學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遂有四真之目歐陽公之子發棨等叙公事迹載此語可謂公言

塵史　異時執政在私第皆儲屋熙寧間撤南北作坊起東西二府八位

韓魏公為相日魯公為亞相趙閱道歐陽永叔為

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
文學則曰問西廳大事則自與決之人以為得宰相
體
唐丞相乘馬故詩人有沙隄新築馬行遲之句裴武
之遭變而晉公獨以馬逸得免至五代則乘檐子矣
莊宗聞呵聲問之乃宰相檐子入內也本朝近年惟
潞國文公落致仕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司馬温公
始為門下侍郎尋卧疾於家就拜左相不可以騎二
公並許乘檐子皆異恩也
國初史館王丞相溥作相日在具慶下安厚卿為樞
密日亦然蓋繼母也
歸田録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俱
在人以為榮今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
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鄶之典云
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晏百司已
具前一夕有旨富某母喪在殯特罷晏此事亦前世
未有
談圃　真宗一日晡時宣兩府於崇政殿衆疑今日別
無奏事少頃乃賜食比暮召入禁中每人設一小閣
子令易衫帽上曰太平無事與卿等飲酒為樂左右

列宮人上曰卿等家亦有之否獨王旦對曰無有上
以二人賜之及罷又賜香藥皆珍寶也宮人解紅銷
金項帕繫於袖中拜賜而出
後山談叢　國朝宰相趙普呂蒙正張士遜呂夷簡皆
三入王旦為相十一年王珪十年趙普沈倫韓琦曾
公亮九年薛居正向敏中八年王曾章得象七年盧
多遜李沆富弼六年李昉五年
硯岡筆志　本朝宰臣從容進退享有高壽者太傅張
公士遜樞相張公昇少師趙公槩皆壽至八十六陳
文惠公堯佐八十二富韓公弼八十一杜祁公衍八

十李文定公迪七十七龐潁公籍七十六文潞公彥
博雖九十二而晚節不終士論惜之
宋史　張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
福壽世罕其比
祕笈新書　國朝三公之官尤重太師趙韓王以勳文
潞公以舊方得之自此曠年不拜
編年録　本朝韓呂氏皆以相業世其家公著相哲宗
謚曰正獻從祖蒙正相太宗謚曰文穆父夷簡相仁
宗謚曰文靖一族之中為宰相者三人而公著父子
又皆以三公平章軍國夷簡尤器公著曰他日必至

公輔然夷簡善任智而公著則持正以成天下之務賢於父遠矣

治平二年知制誥祖無擇言中書省不當在東乞與門下省對移且門下中書與尚書號三省其長官皆宰相之任莫有高焉者也今乃左省在西右省在東此不可不易也唐龍朔中嘗改左右省為東西臺此又明不可不易也從之

長編　康定元年詔中書別置廳與樞密議邊事遂置廳於樞密院之南

名臣言行録　歐陽公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

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

資治通鑑　元祐二年呂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啟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

政和六年詔蔡京改都堂爲公相廳命京總治三省正公相位

漫笑録　元豐中王岐公珪位宰相王和父安禮尹京上眷甚渥行且大用岐公乘間奏曰京師術者皆言王安禮明年二月作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拜由朕

豈由術者之言他日縱當次補特且遲之明年春安
禮果拜右丞珪曰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
曰朕偶忘記信知果是命也
聖宋掇遺　文富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
居第百官不得間見范鎮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
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
仇池筆記　元祐元年余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
事多漏洩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曰
諸公應須簡要道通何必栽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
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
種竹開窓東通騎省與李常侍窓下飲酒作詩乃知
唐時得西掖作窓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
可歎也
書史　三省銀印其篆文皆反戾故用來無一宰相不
被罪雖沒猶貶中書仍屢絕省公卿名完則朝廷安
也
揮麈前録　本朝狀元登庸者呂文穆李文定王文正
宋元憲故石揚休詩云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
止四人王文安覽之不悅後數十年李士美何文縝
亦以廷魁至鼎席

揮麈錄　本朝宰相兼公師者范魯公王文獻趙韓王薛文惠王文貞丁晉公馮文懿王文公呂文靖韓忠獻曾宣靖富韓公文潞公呂正獻蔡師垣秦師垣陳魯公而已餘皆罷政後方拜近日惟張魏公自外以少傅再拜右揆本朝三入相者趙韓王呂文穆呂文靖張鄧公文潞公蔡元長雖四入而不克有終本朝自外拜相者文潞公韓康公章子厚近年陳魯公亦曠典也

國老閒談　魯宗道為執政營一小室辟畫山水退朝獨坐謂之退思巖雖妻子不許入

龜山語錄　王魏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公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

王魏公遺事　中書嘗有事關密院違詔格寇萊公在樞府特以聞上以責公公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格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可談　祖宗故事宰相呼相公節度使帶開府儀同三

司元豐官制前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亦呼相公謂之使相三公正真相之任呼公相尚書改令廳爲公相廳蔡京首以太師爲公相其子攸自淮康軍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遂父呼公相子呼相公時傳公父子入侍曲晏按朝野類要有旨內苑留臣下賜晏謂之曲晏與大晏不同之義也上云相公公相子京對云人主主人翁際遇之盛如此宰相禮絕庶官都堂自京官以上則坐選人立白事見於私第選人亦坐蓋客禮也惟兩制以上點茶湯入腳牀子寒月有火爐暑月有扇謂之事事有庶官只點茶謂之事事無

青瑣高議　本朝丞相呂公蒙正丞相夷簡一門二丞相居政地二十年鈞陶群品運斡元化四國畏服天下以和終始一節玉立無玷曳青紫者盈門丞相賈黃中丞相昌朝一門二相公在鈞軸百廢條舉卿士大夫各安其職天下稱爲賢相美哉

玉壺清話　徽宗內侍童貫性巧媚善測人主徽指以故得幸爲太傅封涇國公蔡京與貫內外相倚人稱京爲公相貫爲媪相

宋稗類鈔　太祖親書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自王文穆大拜後吏輩故壞辟凶移石他處後

寢不知所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爲人竊去
云
承平時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秤印匣而後開蔡元長
秉政一日印匣頗輕疑之搖撼無聲吏以白元長曰
不須啟封今日不用印復携歸私第翼日入省秤之
如常日啟匣則印在焉或以詢元長曰是必省吏有
私用者偶倉卒未及入倘失措急索則不可復得徒
張皇耳
尚友録　熙寧中蘇頌贈梁燾石硯曰留爲異日玉堂
之用後頌拜相燾在翰林草制用此硯也

堯山堂偶雋　張天覺商英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
門前之雀可羅一日歸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
所御扇焉
函史　王珪自執政至爲相十六年諫悅固位無匡救
時目爲三旨宰相以上殿進呈云取聖旨帝可否訖
云領聖旨退諭禀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六硯齋二筆　丁謂既導上以神仙之事爲玉清昭應
宮使又自謂化鶴之裔喜言仙鶴事時稱爲鶴相
震澤長語　宋初承五代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無定
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

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注記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以登臺閣陞禁從爲顯宦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不以勳階爵邑爲輕重名之不正未有如宋之甚者也至元豐間始以唐六典和之按宋以三公平章國事者四人呂正獻公著與父文靖夷簡居其二再文忠烈彦博王文正旦父子入相者二家韓文定忠彦與父忠獻琦及文靖父子也身爲宰相壽考康寧再見其子入政府者惟魯宣靖公亮一人而已

嘉興石匏周　城編

三省

門下省

按門下省初在嚴祇門外學士院北明道元年改爲諫院而徙舊省於右掖門西掌受天下之成事審命令駁正違失受發通進奏狀進請寶印凡中書省畫黃錄黃樞密院錄白畫旨則留爲底及尚書省六曹所上有法式事皆奏覆審駁之凡文書自內降者著之籍章奏至則受而通進俟須降分送所隸官司宋初循舊制以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之職復用兩制官一員判門下省事官制行始釐正焉

雲谷雜記　門下省掌管詔令令詔制之首必冠以門下二字此制蓋自唐已然

朝野類要　三省者門下中書尚書省也中書擬定門下進畫尚書奉行紹興十五年中書門下併而為一

南遊記舊　中書門下班分東西向謂之蛾眉班自王溥始王溥罷相歸班按研北雜志唐制兩省官對立謂之蛾眉班

名臣言行錄　官制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

門下尚書奉行而已呂公著曰三省均輔臣也正如
同舟共濟當一心並力以修政事乞事干三省者自
今執政同進呈取肯而各行之遂定爲令
石林燕語　本朝沿襲唐制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尚
書省者但受成事行之耳官制行始用六典別尚書
門下中書為三省各以其省長官爲宰相則侍中中
書尚書令是也既又以秩高不除故以尚書令之貳
左右僕射爲宰相而左僕射無門下侍郎以行侍中
之職右僕射無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而別置
侍郎以佐之則三省互相兼矣然左右僕射既爲宰

相則凡命令進擬未有不由之出者而左右僕射又
為之長則出令之職事既身行尚何省而覆之乎方
其進對執政無不同則所謂門下侍郎者亦預聞之
矣故批旨皆曰三省同奉聖旨既以奉之而又審之
亦無是理門下省事惟有給事中封駁而已未有左
僕射與門下侍郎自駁已奉之命者則侍中侍郎所
謂省審者殆成虛文也
燕翼詒謀録　唐朝職掌因五季之亂遂至錯亂或廢
而不舉給事中掌封駁不可一日無國朝淳化四年
太宗推考廢職始於唐末乃命魏庠柴成務同知給

事中未幾隸銀臺通進司爲封駁司真宗咸平四年
七月知封駁司陳恕乞鑄印命取門下印用之因改
其名爲門下封駁司

尚書省

按文獻通考五代時尚書都省在興國坊今梁太祖舊
第太平興國中徙於利仁坊孟昶舊第頗爲宏麗中設
都堂左右司左右丞郎中員外郎廳東西廊分設尚書
侍郎廳事二郎中員外廳事六掌施行判命舉省內網
紀程式受付六曹文書聽內外辭訴奏御史失職糾百
官府之治以昭廢置賞罰曰吏部曰户部曰禮部曰兵

部曰刑部曰工部皆隸焉凡天下之務六曹所不能與
奪者總而決之

可談 三省俱在禁中元豐間移尚書省於大內西南其
近西角樓人呼爲新省宗寧間又移於大內西南切
地遂號舊省以建左右丞直或云舊省不利宰相自
創省至廢蔡確王珪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蘇
頌章惇曾布更九相惟子容居位日淺亦謫罷餘不
以存沒或投竄廣南或貶削散官

甲申雜記 陳刑部縝公密云嘗與元豐官制局初畫
尚書省圖局官與宋用臣凡三進皆不稱旨其後御

筆親制一圖出元豐尚書省是也既成帝親幸遍覽悉如初制詔有敢易一門一窓以違制論舉省皆遷

官

寓簡　元豐改官制新作尚書省車駕臨幸自令僕尚書侍郎以降各分省户皆命翰林待詔書周官一篇於廳壁蘇子容謝表云二朝漢省已叨過輦之恩六典周官願謹書屏之戒當時稱之

石林燕語　元豐既新官制建尚書省於外而中書門下省樞密學士院設於禁中規模極雄麗其照壁屏下悉用重布不紙糊尚書省及六曹皆書周官兩省及後省樞密學士院皆郭熙一手畫中間甚有傑然可觀者而學士院畫春江曉景爲尤工後兩省除官未嘗足多有空閑處看守老卒以其下有布往往竊毀盜取徐擇之爲給事中時有竊其半屏者欲付有司會竊處有刀痕議者以禁廷經由株連所及者多遂止然因是毀者浸多亦可惜也

筆談　國朝沿唐故事尚書令侍中中書令為三省長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元豐官制行皆如故獨改平章事為尚書左右僕射

珩璜新論　尚書與尚食尚公主同而世俗相承以平

聲誤矣

朝野類要　尚書省樞密院屬官於入局日分持所議事上都堂稟白宰執施而行之謂之過堂

三歲大禮干預行事官皆質明赴尚書省受誓戒然後致齋

編年録　元豐五年十二月上稽古董正治官既復尚書二十四司職事創建新省其規模區處詳密曲折皆出肯綮定壯麗雄盛近世未有也又以舊中書東西廳爲門下中書省都臺爲三省都堂徙建樞密院於中書省之西以故樞密宣徽學士院地爲中書門

下後省列左右常侍至正言廳事直兩省之後都承旨司直樞密院之後由是三省樞密院位置官儀煥然一新矣

元豐五年詔尚書省六曹事應取旨者皆尚書省檢具條例上中書省中書門下省已得旨者自今不得批劄行下皆送尚書省施行著爲令又詔尚書省得彈奏六察御史失職官制行以中書造命行無法式事門下審覆行有法式事尚書省奉行三省分班奏事各行其職而政柄並歸中書

拜罷録　初神廟正百官名以三省爲政事紀綱之地

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宣和七年復於尚書置令詔曰政和初建議者以為尚書令僕之名易之公相凡三省之務悉總治之後復以公相廳為都廳而領三省則未之革使神考垂裕不刊之典奪於權臣自營之私自今並依元豐成憲

退朝錄　尚書省舊制尚書侍郎郎官不得著鞾鞾（按攷子錄鞾鞾三代皆以皮為之禮云單底曰屨重底曰舄朝祭之服也始皇二年遂以蒲為之名曰鞾鞾）還都堂門唐兵部吏部侍郎郎官選限內不朝今審官東西院三班院皆預內朝而流內銓止趨五日起居疑循舊例也

愧郯錄　祖宗朝造命之地本曰中書門下制勅院在焉自元豐分三省中書取旨門下省審尚書奉行而其職始分故熙寧以前士大夫所被受賞帖多是中書省劄子而官制後始歸之尚書非沿襲之誤也今世為尚書者尚字皆從平聲都省之名亦然珂嘗竊疑其義有所未解考之宋書百官志而後知其訛志之言曰尚書古官也舜攝帝位命龍作納言即其任也周官司會鄭康成云若今尚書矣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戰國時

已有尚衣尚冠之屬矣秦時有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丞然則尚書之稱尚書從去聲而非平聲亦既明甚第鄭康成注周禮司會曰司會周官之長若今尚書唐陸德明釋其音曰常雖有此据了不知其義之所由取此殆今世襲稱之始也徽宗朝復殿中省有六尚今内省品秩猶有尚官等稱謂益無可疑云

輟耕録　按古官制取義皆有所主非徒名也後世或訛其音者有矣音雖訛而義則不訛也如尚書秦官也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如尚方尚食尚醫尚衣尚冠尚浴尚席之尚並音時亮反後世乃以尚書之尚訛為辰羊反陸德明亦音平聲韻書遂兩收之僕射亦秦官僕猶主也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課之射音神夜反關中人訛為寅詐反韻書不取其義於神夜反中却收在寅射反下愚意並當從其正義不當從其訛音今人但見讀尚書之尚作時亮反僕射之射作神夜反便非哂之不究其義故也

委巷叢談　元豐間置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絶異京師語曰吏勳封考筆頭不倒户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砚兵職駕庫與了發祴刑都比門

總是寃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

湧幢小品　靖康元年尚書省火延及各署折省中石碑攔火中遂息隆慶元年南城縣治火僉事張祉往視巫令人拽石碑入火中亦頓息張蓋熟宋事投而試之果驗豈氣有所制石火亦不免抑事之偶值者耶

官治

樞密院

按樞密院在闕門之西南中書省之北稱西府焉與中書省對持文武二柄號爲二府東府掌文事參政佐之

西府掌武事副使佐之印有東院西院之文而共爲一院但行東院印元豐改官制從建於中書省之西議者欲廢密院歸兵部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付有司故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然以密院聯職輔弼非出使之名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餘悉置職事亦多所釐正細務分隸六曹專以邊機軍政爲職而契丹國信民兵牧馬猶總領焉

中興會要　樞密使國朝首命趙韓王普爲之與中書號稱二府禮遇無間每朝奏事先後上言兩不相知祖宗亦賴此以聞異同用分宰相之權

新舊官制論　樞密院承五代之制有使副使太宗朝命石熙載以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淳化三年以張遜知院事寇準温仲舒同知院事治平中郭逵以檢校太保同簽書院事故樞密有使副使知院同知院簽書院員額與中書號爲二府

石林燕語　樞密使唐書五代史皆不載其創始之因蓋在唐本宦者之職唐中世後宦人使名如是者多殆不可勝記本不繫職官重輕而五代時因唐舊名益增大之故史官皆不暇詳考據馮鑑續事始云代宗永泰中以中人董秀管樞密因置内樞密使

樞密院既專總兵柄宰相非兼領殆不復預聞慶曆初元昊用兵富公爲諫官乃請宰相如故事兼院事時呂文靖爲相不欲兼富公爭之力遂兼樞密使自是相繼爲相者初授除皆帶兼使八年文潞公自參知政事相始不帶兼使於是皇祐初宋莒公龐頴公相皆不兼蓋元昊已納欵故也

本朝樞密院官既備學士之職浸廢然猶會食樞密院每文德殿視朝則升殿侍立亦不多除人官制行乃與學士皆為職名為直學士之冠不隸樞密院升殿侍立為樞密都承旨之任每吏部尚書補外除龍

圖閣學士户部以下五曹則除樞密直學士相呼謂之密學

西溪叢語　官制以在内官不當有使名盡略之無樞密使只云知樞密院同知院并參政用拜命先後為立班之序

老學菴筆記　祖宗時有知樞密院及同知簽署之類治平後避諱改曰簽書

文獻通考　宋興以樞密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稱二府雖曰掌兵亦未嘗不兼任宰相之事景德四年中書命祕書丞楊士元通判鳳翔府樞密院命之掌内香藥庫兩府不相知宣勅各下乃詔自今中書所行事關軍機及内職者報樞密院樞密院所行關民政及京朝官者報中書是樞密院得以預除授之事也又是年命宰臣王旦監修兩朝正史知樞密王欽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並修國史是樞密院可以預文史之事也至慶曆以後始以宰相兼樞密使及元豐官制行欲各正其名遂不復兼乃詔釐其事大小大事三省與密院同議進呈畫旨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三省官皆同簽付樞密院行之小事樞密院獨取旨行訖關三省每朝三省樞密先同對樞

密退待於殿廬三省始留進呈三省事退樞密院再
上進呈獨取旨遂為定制

歸田録　國朝之制大晏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厨賜食與閣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内諸司使副班於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於門上故朝中語曰厨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内臣為之故嘗與内諸司使副為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與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後其權漸盛至本朝遂號為兩府事權進用禄賜

禮遇與宰相均惟日趨内朝侍晏賜衣等事尚循唐舊其任隆輔弼之崇而雜用内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輕重失序蓋沿革異時因循不能釐正也

編年録　國朝執政以樞密使並位宰相恩禮悉同其次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同知簽書樞密院事其名雖多要之均為一等執政官惟知院為長恩数差别武臣擢預政事只除同簽書耳至元豐五年肇新官制乃專立知院同知院遂廢使副之名

熙寧二年四月甲辰上令中書樞密院開門通天章閣蓋欲與兩府坐而論道也

家塾廣記　郭崇韜安重誨為樞密使始分領政事不
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勅小事則發
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
退朝録　本朝置樞密使副或置知院同知院然使與
知院不並置熙寧元年文潞公呂宣徽為使而潤州
陳丞相自越州召為知院前一歲陳丞相為副使位
在呂公之上故也
文臣自使相除樞相罷節而還舊官景祐元年王沂
公自使相帶檢校官復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樞
密使慶曆七年夏鄭公自使相入樞仍帶節度使非
舊制也
文臣為樞密使皆帶檢校太尉太傅兼本官乾興元
年錢文僖以兵部尚書為樞密使不帶檢校官有司
之失也
景德四年六月勅臣僚自外到闕及在京主執如有
公事並日逐於巳時以前中書密院聚廳相見其後
復分廳見客慶曆八年禁止之如景德之制
燕翼詒謀録　樞密使拜罷與宰臣恩數等皇祐五年
高若訥為樞密使執政時仁宗惡其奸邪特令舍人

草詞罷之以示貶黜其後悉以前宰相為之皆帶平章事罷政宣麻如故而自執政拜使者罷政不復宣麻踵若訥故事也

韓魏公別錄　慶曆中公與范希文富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三人相善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

夢溪筆談　舊制中書省樞密院三司使印並金近制三省樞密院印用銀為之塗金餘皆鑄銅而已

續聞見近錄　馮當世為樞密使三司火神宗御右掖門視之顧近瑞曰急促馬步司就近差兩指揮兵士救之當世奏曰故事發兵須得樞密院宣旨內臣傳宣發兵此事不可啟上深然之即於榻前出宣付近瑞而去時論以為得體

名臣言行錄　太平興國八年王顯充樞密使上召謂曰卿代非儒門必寡學問今在朕左右典掌萬機固無暇博覽群書命左右取軍戒三篇賜之曰讀此則可免面墻矣

揮麈錄　慶曆二年二邊用兵富文忠公言邊事係國安危初范質王溥以宰相兼參知樞密事今兵興宜

令宰相兼領仁宗然之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呂許公時為首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時諫官亦論中書宜知兵事遂降制以宰相兼判或曰二府體均判字太重於是復改兼樞密使

神宗朝詔樞密院編修經武要略以都承旨張誠一提舉誠一武臣也乞差編修官二員詔以王正仲胡完夫為館職令兼之是夕忽御批提舉改作管幹詰朝執政啟上所以上云已差館職編修豈可令武臣提舉而樞密院編修官創自此也樞密院舊皆武臣如都承旨亦用武臣熙寧中王荊公怒李評罷去命

詹史　舊制凡入兩府許薦館職試出身任監司者各一員樞相王公德用自圃田復召入長宥密有干薦館職者王曰以君進士登科所薦應合格矣然某武人素不閱書若奉薦則色叫矣世以為知言蓋令人以事理不相當為色叫也

容齋隨筆　樞密使之名起於唐本以宦者為之蓋內諸司之貴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與宰相等自此接於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簽書同簽書之別雖品秩有高下然均稱為樞密明道中

王沂公自故相召為檢校太師樞密使李文定公為
集賢相以書迎之於國門稱曰樞密太師相公子家
藏此帖

容齋三筆　舊制樞密有使則置副使有知院則置同
知院及王繼英為使馮拯陳堯叟乃改簽書院事而
恩例同副使王欽若陳堯叟知院馬知節簽書及王
陳為使知節遷副使其後知節知院則任中正周起
同知惟熙寧初文彥博呂公弼為使韓絳邵亢為副
使上以陳升之三至西府欲稍異其禮乃以為知院
事於是知院與副使並置矣

容齋四筆　唐世樞密使專以內侍為之與他使均稱
內諸司五代以來始參用士大夫遂同執政按實録
所載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中書樞密院文武
百官並赴相國寺行香初樞密院言舊例國忌行香
惟樞密使副依內諸司例不赴恐有虧恭恪今欲每
遇大忌日與中書門下同赴行香從之樞密使副翰
林樞密直學士並赴自茲始也然則樞密之同內諸
司久矣隆興以來定朝臣四參之儀自宰臣至於郎
官御史皆班列殿庭拜舞惟樞密立殿上不預亦此
意云

宋稗類鈔　陳文忠堯叟為樞密一日薄暮忽中人宣召引入禁中到一小殿先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班齊惟記文忠丁謂杜鎬三人鎬時尚為館職良久乘輿出晏具甚盛卷簾令不拜升殿就坐如常人賓主之禮堯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曰本為太平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開晏今日只是宮中供辦未嘗命有司亦不召中書輔臣以卿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嫌且欲促坐語笑不須多辭堯叟等皆趨下稱謝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置之上語笑極歡膳具中各出兩絳囊置諸臣之前皆大珠也上曰時和歲豐中外康富恨不與卿等日夕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費堯叟等欲起謝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賜悉良金重寶酒罷已四鼓時人謂之天子請客

真宗東封命樞密使陳堯叟為東京留守馬知節為大內都巡檢使駕未行宣入後苑亭中賜晏出宮人為侍真宗與二公皆戴牡丹而行續有旨令陳盡去戴者召近御座上親取頭上一朵為陳簪之陳跪受拜舞謝晏罷二公出風吹陳花一葉墜地陳急呼從者拾來此宮家所賜不可棄盲懷袖中馬乃戲曰今

日之晏本為大內都巡檢使陳曰若為大內都巡檢使何不親為太尉戴花耶二公各大笑衆人皆以為榮

嘉興石匏周　城緝

官治

宣徽院

按宣徽院在嚴祇門外尚食局之東掌總領内諸司及三班内侍之籍郊祀朝會晏饗供帳之儀一應内外進奉悉檢視其名物其吏史則有都勾押官前行後行其給使則有知客押衙道引行香之屬舊制南北宣徽使共院異廳南院使資望比北院使稍優然事皆通掌止用南院印開寶九年以潘美依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充宣徽北院使節度領宣徽自此始又以樞密副使楚昭輔權宣徽南院使以右衛大將軍判三司王仁贍權宣徽北院使至和元年趙抃言近非次除宣徽使節度使頗為煩數今後文臣須曾歷兩府德望為人推服武臣曾經邊鄙建立功業者方許除拜兼宣徽使從之

却埽編　宣徽使本唐宦官者之官故其所掌皆瑣細之事本朝更用士人品秩亞二府有南北院南院資望比北院稍優然其職猶多因唐之舊焉

文獻通考　按樞密宣徽院皆始於唐然唐之職官志及會要略不言建置本末蓋因肅代以後特設此二

官以處宦者初亦無甚司存職業故史所不載迨後宦者之勢日盛則此二官日尊自五代以迄於宋皆以大臣為之然樞密既專掌兵事繁任重故其官不可一日廢而副貳屬官亦不容不備宣徽位尊而事簡故常以樞密院官兼之或以待勳舊大臣之罷政者及官制行而事各有所隸則愈覺贅疣故遂罷廢云

故事宣徽院與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事以先後入敘位熙寧四年詔位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下著為令九年詔今後遇以職事侍殿或

中書樞密院合班問聖體及非次慶賀並特敘二府班官制行罷宣徽院以職事分隸省寺而使號猶存初王拱辰治平中知宣徽院神宗即位拜太子少保明年檢校太傅改宣徽北院使尋遷南院立班序位視簽樞元豐六年拱辰除安武軍節度使再任自此遂罷使名不復除獨太子少師張方平許依舊領南院使致仕哲宗即位始遷太子太保而罷使名元祐三年復置南北院使儀品恩數如舊制在京人從視簽樞六年以馮京為南院使而張方平亦復使名中書舍人韓川言祖宗設此官禮均二府以待勳舊未

嘗帶以致仕且宣徽武官也宮保文官也不宜混并
不聽方平亦固辭不拜七年馮京亦以使致仕紹聖
三年議者言官名雖復而無所治之事乃罷之
沂公筆録　宣徽使舊亞樞使位在樞密副使同知樞
密院事之上咸平中周瑩拜宣徽使有所畏避因自
陳願居其下先帝從之遂為常制自瑩始也
甲申雜記　張文定前參知政事後為宣徽北院使神
宗嘗使張承旨誠一密問宋龍圖敏求不知前兩府
有賜方團笏頭帶例否宋公報曰非前宰相無賜例
及文定改南院使知南京辭日始被賜為異恩也後

王宣徽知西京引例以為言遂亦被賜王宣徽實王
相禹玉座主陰有力焉
登聞檢鼓院
按登聞檢院在左承天門外初仍唐制為知匭使雍熙
元年改匭為檢後改曰登聞院又移置鼓司於丹鳳門
外南街北廊以達下情至道三年命太子中舍王濟勾
當鼓司用朝臣勾當自此始真宗景德四年詔改鼓司
為登聞鼓院登聞院為登聞檢院命樞密直學士張詠
判院判院之名始此仍差内臣監門不得關預公事隸
諫議大夫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凡言朝政得

失公私利害軍期機密陳乞恩賞理雪寃濫及奇方異術皆受以通達凡進狀者並先詣鼓院若為所抑則詣檢院

能改齋漫録　按資治通鑑魏世祖懸登聞鼓以達寃人乃知登聞鼓其來甚久第院之始或起於本朝也

雲谷雜録　文昌雜録登聞鼓院未知起於何代因讀唐會要顯慶五年有抱屈人賫鼓於朝堂訴遂令東西都各置登聞鼓自此始予按世説元帝時張闓私作都門蚤閉曉開群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撾鼓公車上奏其表又晉范堅傳邵廣二子撾登聞鼓乞恩又後魏刑罰志世祖關左懸登聞鼓人窮寃則撾登聞鼓又隋刑法志高祖詔四方詞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謂愜聽撾登聞鼓是則登聞鼓其來已久非始於唐也

呂不韋春秋堯置欲諫之鼓鼜子禹治天下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鞉為銘於簨簴曰教寡人以獄詞者揮鞉二事當為登聞鼓之始

文獻通考　古者朝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本朝曰鼓司以內臣掌之鼓在宣德門南街北廊景德四年詔改為登聞鼓院掌諸上封

而進之以達萬人之情隸司諫正言凡文武臣僚閤門無例通進文字並先經登聞鼓院進狀未經鼓院者檢院不得收接

隆平集　景德中改登聞院曰登聞檢院鼓司曰登聞鼓院自此匭函遂廢天聖間復於檢院為檢匭凡言大事及朝政得失或訴寃未辨者悉令檢匭以進即言涉奇邪無得通聞置理檢使理之

伊川文集　伊川差判登聞鼓院上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體再辭不受

塵史　鄭毅夫嘗說藝祖朝聲鼓司求亡豬者上手詔忠獻趙公曰今日有人聲鼓司來問朕覓亡豬朕又何嘗見他豬耶然與卿共喜者知天下無寃民

山堂肆考　淳化中京畿民牟暉聲登聞鼓訴家奴失豭豬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因謂宰相曰似此細事亦訴於朕大可笑然推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寃民矣

堯山堂偶雋　李丞相綱罷京師士民伏闕擐鼓乞復用綱欽宗遣內侍宣諭衆尚未退暨召綱入仍令綱面諭遣之乃退汪藻有啟賀曰士訟公寃競舉首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冑以見國人蓋用故事以配

今事汪嘗舉以謂人作四六要當如此

待漏院

按待漏院在左掖門南百官早朝聚集位次之所也朝野類要　內宮之前待漏院所以候宮開門及閤子可談　早朝辦色始入前此集禁門外自宰執以下皆呼報排班則穿執而入也又名待班閤子用白紙糊燭籠一枚長柄揭之馬前書官位於其上欲識馬所在也朝時自四鼓舊城諸門啟關放下都下人謂四更時朝馬動朝士至者以燭籠相圍繞聚首謂之火城宰執最後至至則火城滅燭大臣侍從

官及親王駙馬皆有位次在皇城外仗舍謂之待漏院不與庶官同處火城每位有翰林司官給酒果以供朝臣酒絕佳果實皆不可咀嚼欲其久存先公與蔡元度嘗以冬月至待漏院翰林卒前白有羊肉酒探腰間布囊取一紙角視之肉臠也問其故云恐寒凍難解故懷之自是止令供清酒因傳知諸同官云

談錄　徐左省鉉職居近列每覩待漏院前燈火人物賣肝夾粉粥來往喧雜即皺眉惡之曰真同塞下耳

天祿識餘　王元之待漏院記相君至止煌煌火城按李肇國史補正旦曉漏院已前三司使大金吾皆以

樺燭擁馬謂之火城

瞻親院

按文獻通考仁宗景祐中詔度玉清昭應宮舊地建宮合宗室十位聚居賜名瞻親院於祖宗後選一人為宗正以司訓導糾違失凡宗族之政令皆令掌之奏事毋得專達先詳視可否以聞

初諸王邸散居京師過從有禁非朝謁從祠不得時會見仁宗立瞻親院以壽春郡王允讓知大宗正事總領輯睦甚有恩意務以身先之教養子孫崇向藝學不率則正其罪故更相責勵莫不勸服故事內朝以顯榮之也奏通其籍

官誥院

按祕笈新書國初於右掖門置院四司誥身案並集於此以備中書除改本司郎官各主其事淳化五年始專置官司於省內凡官誥各以本司誥身印印之文臣用吏部武臣用兵部王公命婦用司封加勳用司勳掌文武官將校誥身及封贈官誥院提舉一人以知制誥充判院一人以帶職京朝官充元豐五年行官制文武誥身屬吏部封贈及命婦誥屬司封加勳

并將校詰屬司勳官詰院四部詰身案及吏人隨事隸本部七年并司封司勳詰身案入吏部預書庫收掌崇寧四年吏部專置造官詰局五年罷令尚書右選主管大觀元年復置尋改為官詰院仍隸左右司三年復罷歸吏部政和三年六月詔依舊置官詰院差官二員主管少府監鑄印記吏部製造詰身案記為文中興以來因仍不改

曉緩軒雜述　唐宋拜官即給告身大約如今之誥勅大小皆然蓋先核其可否而後用之既用之即授以階爵勑訓戒之誠重之也

審刑院

按文獻通考淳化二年八月已卯始置審刑院於右掖門以樞密直學士李昌齡知院事並置詳議官六員凡獄具上奏先由審刑院印訖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詳議中覆裁決訖付中書當者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復以聞始命論決令左右巡使五日一按視開封府司録司左右軍巡及四推司繫囚圄督促之有寃滯者以聞

燕翼詒謀録　大理寺奏案刑部審覆奏而行之太宗慮刑部大理寺吏舞文巧詆特置審刑院於禁中以

李昌齡為之中覆下丞相必又以聞始論決淳化二年詔行之謹重人命如此自官制改并歸刑部不復有中覆矣

野客叢談　筆談云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曰此人名次公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公為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長官上毆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此人名慕黃霸之為人上頷之僕謂龐證既迂其說無義不若曰臣讀漢書蓋寬饒字次公魏丞相所謂次公醒而狂者是也寬饒為人公廉鯁直無所迴避此人必慕寬饒之為人此說為得且前漢書所載四次公又有張次公桓次公者奚獨霸哉莊敏想倉卒間偶記得黃霸字次公故以為對耳僕考漢人字次公之意為其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卿次君耳龐謂霸次王鑿矣

御史臺

按御史臺在右掖門東澄清街北臺門北向取陰殺之義云

石林燕語　京師省寺皆南向惟御史臺北向蓋自唐以來如此說者以為隋建御史臺取其與尚書省便

道相近故唐因之或云御史彈治不法北向取肅殺之義未知孰是然今臺門上獨設鴟吻亦非他官局所有也

唐三院御史謂侍御史與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也侍御史所居曰臺院殿中曰殿院監察曰察院此其公宇之號非官稱也侍御史自稱端公知雜事則稱雜端而殿中監察稱曰侍御近世殿院察院乃以名其官蓋失之矣而侍御史復不稱臺院止曰侍御端公雜端但私以相號而不見於通稱各從其所沿襲而已

歸田録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為中丞始牓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此

文昌雜録　通典梁御史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韝執青儀囊題云宜官告以受辭訟一人緗衣執鞭仗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毀引喤至階一人執青儀囊不喤國朝故事御史中丞涖官呵引至朝堂門兩朱衣吏雙引入朝堂至文德毀門止蓋亦引喤之比也

燕翼詒謀録　仁宗重臺諫之選景祐元年四月癸丑

詔御史臺置毀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又詔舉三
丞以上嘗歷知縣入除御史裏行二年除御史又二
年除三司開封判官自清要而歷繁劇選任既重一
時號稱得人
按宋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為兼官不治臺事以中
丞為臺長以郎中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
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為三院未至者則為御史裏行
監察故事內察尚書六曹外巡按郡縣久之浸廢至
真宗增置言事御史神宗始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
雜事罷御史裏行而復六察官按唐百官志監察御
史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賦役不均其三察農桑不勤倉廩
耗減其四察奸猾盜賊不事生業其五察德行孝弟
茂才異等藏器晦迹應時用者其六察黜
吏豪宗兼并縱暴貧弱冤苦不能自申者分守既定
乃相官府蓋御史臺建於宣化坊舊闕大夫廳事踵
鄴都制度闕門北鄉取陰殺之義乃命置大夫廳事
闕門東鄉哲宗即位以大夫虛員姑省營築闕門北
鄉仍故不改
書史　御史臺印左戾史字倒屈入用來少有中丞得
免者
東都事略　建隆初劉溫叟拜御史中丞一日晚歸道
由闕前太祖方御明德樓溫叟行至樓側下馬入奏

按故事非肆大眚即不御樓今陛下無故而御之軍庶或聞則有恩給之望臣所以不敢却導從者不欲驚彼耳目也大祖還還給內帑三千緡付縣官以自

罰

廉吏傳　劉温叟字永齡建隆間拜御史中丞憲府舊例月賞公用茶中丞受錢一萬公用不足則以贓罰充温叟惡其名不取太宗在晉邸知其清介遣吏遺之貯廳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紈扇所遺吏即送錢者視西舍錢五百千温叟受之封識宛然還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錢尚不用況他人乎太祖再三賞歎

寓簡　國朝舊制御史員闕則命翰林學士與中丞知雜迭舉二人上選用其一治平二年闕監察殿中兩員舉者未上內出尚書郎范純仁太常博士呂大防姓名用之後皆以道德功業為賢宰相英宗可謂知人也哉

三朝聖政録　許王為開封尹被中丞彈奏大宗正劾之王奏曰臣為天子兒今犯罪被中丞推鞫上曰朝廷之制孰敢違之朕有過臣下當亦糾摘汝為開封

府尹豈可不舉劾卒罰之

筆談　禁中惟三官得告宰相告於中書翰林學士告於本院御史告於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告官

麈史　御史入臺滿十旬未抗章疏例輸金以佐公用謂之辱臺錢神文朝一御史供職餘九十日矣未嘗有所論列蓋將行罰焉忽一日削稿拜囊封衆佇聽以為所言必甚大事乃斥御庖造膳誤有遺髮於其間者詞云是何穆若之容忽覩鬈然之狀御史皆以才舉所議如此而無責蓋朝廷務廣言路耳

予在開封南司會侍御史初入臺兩赤令皆赴公參

開封縣仍呈沂州杖其杖長三尺二寸五分上圭其半濶一寸二分厚七分下殺而圓長一尺徑七分於圓處火印沂州杖印四字大約與今之所謂小杖者不相遠凡決人未嘗用常貯於庫御史中丞侍御史初入臺即呈之按梁開平元年以沂州為開封府此杖殆唐所製也

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食之語熙寧初入臺為御史裏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食分廳向火

洛人李寶景真熙寧初入臺為御史久而未有所言

時鄧綰文約任南牀
牀 謂李曰當亦有所言否李曰蓋將言耳然未知何
等事鄧曰如某人皆可言也李乃曰顧欲言人不善
耶其長厚如此

沂公筆録 孫參政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與吴中復
為御史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
也孫答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我豈薦識面臺官
耶後二人皆以風力稱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
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為無愧耳

東軒筆録 御史臺有闕吏隸臺中四十餘年聲喏時

每以所執之梃驗中丞之賢否賢則横其梃否則直
其梃凡為中丞者惟恐其梃之直也范諷為中丞聞
望甚峻一日視其梃直驚問曰爾梃忽直豈覩我之
失耶吏曰昨見中丞召客諭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
復教誡者數四大凡役人者當授以法而觀其成苟
不如法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之繁若此使中丞宰天
下如此不亦勞而可厭乎其心鄙之不自覺其梃之
直也范大笑慚謝明日視之梃復横矣

曾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高而
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惟李復圭以為不可作

詩曰老鳳池邊蹲不去飢烏臺上噪無聲公聞之即求去按宋時以丞相為老鳳翰林學士為大鳳紫微舍人為小鳳

諫院有司馬光題名記

按仁宗明道元年七月辛卯陳執中為諫官屢請置院乃以門下省為諫院而別創門下省於右掖門之西蓋朝臣皆有入局之所獨諫院無之故也宋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官職差遣纔以定俸入而不親職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別降勅許赴諫院供職方為諫官亦有須他職而不與諫諍其由他官領者帶知諫院以兩省官充掌供奉諫諍凡朝廷闕失大則廷議小則上封

浹水記聞　慶曆初歐陽修余靖王素俱除諫官蔡襄以詩賀之曰御筆親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好竭謀猷裨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於上尋亦除諫官

宋稗類鈔　仁宗慶曆初急於用賢當時有聲望者王兵部素歐陽校理修余校理靖魚工部周詢並除諫官朝野相慶時惟魚望不及三人蔡襄時為校勘以詩賀之曰御筆親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魚聞之乃曰予不與士論何顏復當諫列遂乞辭職朝廷

從之乃遷臺御史即除蔡知諫院號稱得人魚在臺
亦稱職
墨客揮犀　包拯自御史直諫院危言正議傾動朝野
仁廟常温顏優納近侍以為難上曰忠鯁之言固苦
口而逆耳蓋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又何必
拒而責之大聖之度慈厚若此
名臣言行録　包孝肅公拯知諫院數論斥大臣權倖
請罷去内降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
以為龜鑑
慶曆中增諫員取敢言士歐陽文忠公首被選以太
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
韓魏公家傳　公為諫官三年所存諫稿欲斂而焚之
效古人慎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集七
十餘章為三卷曰諫垣存稿自序於首大略曰諫止
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
職官分紀　熙寧八年同知諫院范百禄言今修起居
注直舍人院則綴小兩省班同知諫院則絀而不與
非明職分勤官守之意詔令綴小兩省班
長編　天禧二年右正言魯宗道多所論列上頗厭其
數宗道因對自訟於上前曰臣在諫列言事守臣職

也陛下以數而忌之豈非有納諫之虛名俾臣負素
飡之辱乎臣切愧之謹願罷去上慰諭良久他日念
之因題毀辟曰魯直
容齋隨筆　嘉祐元年司馬公以修起居注同知諫院
上章乞立宗室為繼嗣對畢詣中書略為宰相韓公
言其旨韓公攝饗明堂毀中侍御史陳洙監祭公問
洙聞諫院與司馬舍人甚熟洙答以頃年曾同為直
講又問近日曾聞其上毀言何事洙答以彼此臺諫
官不相往來不知言何事此一項溫公私記之甚詳
然則國朝故實臺諫官元不相見故趙清獻公為御
史論陳恭公而范蜀公以諫官與之爭元豐中又不
許兩省官相往來鮮于子駿乞罷此禁元祐中諫官
劉器之梁況之等論蔡新州而御史中丞以下皆以
無章疏罷黜靖康時諫議大夫馮澥論時政失當為
侍御史李光所駁今兩省合為一府居同門出同幕
與故事異
任伯雨傳　任伯雨字德翁性剛鯁持論勁直為諫官
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體號曰戇章
藏書　劉安世為諫官累廷諍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
俟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皆蓄縮悚汗目之

曰毀上虎

田錫天資骨鯁遷諫議大夫上經史中治體之要三十篇真宗手詔褒奬每見錫色必莊嚴嘗曰是朕之汲黯也

可如　徽宗居端邸時藝文之暇頗好馴養禽獸以供玩及即位貂璫承奉羅致稍廣江公望在諫院聞之力諫上悅即日詔內籞盡縱之勿復留惟一白鵰畜久而馴不肯去上以麈尾逐之迄不離左右乃刻公望姓名於麈柄以識其諫

湧幢小品　勒石始於李斯題名始於漢文翁禮毀三碑止題姓字唐建中二年京兆府有同官記碑則署爵里官方而司馬温公諫院記則用文矣

朝集院

按朝集院在朱雀門外咸平四年四月癸丑詔以朝官注擬於堂貪者留滯逆旅無以為資乃置朝集院於朱雀門外院既成詔陞朝官以上到關並館於院中官給公券出入則乘馬開封府差兵士隨直惟可至廟堂省部銓曹官廳而已雖欲出入市廛不可得也故

燕翼詒謀録　真宗咸平四年四月癸丑詔以朝官注夫之聽除授者

陞朝官以上造朝則先匿於親戚故舊之家俟所幹置悉備方敢報閤門放見蓋閤門即日關報朝集院開封有人馬即至迎入院中雖不可出入而同院中士大夫日夕遊從情如兄弟或商確文字或彼此詢問風土或因而結交互相推薦其況味與栖栖逆旅者大不侔矣景祐二年十月辛亥詔復增置以士大夫之來者日多故也

湯幢小品　漢時郡國守相置邸長安唐有進奏院宋有朝集院國朝無之惟私立會館然止供鄉紳之用其遷除應朝者皆不堪居也

官治

太常寺

按退朝錄太常寺舊在興國坊今三班院是也景祐初燕侍郎肅判寺廳事畫寒林屏風時稱絕筆其後為判寺好事者竊取之嘉祐八年徙寺於福善坊其地本開封府納稅所英宗在藩邸判宗正寺建為廨舍既成而巳立為皇子遂為太常所請焉

按唐太常置卿一員少卿二員博士四員大中祥符

中置博士二員後加至四員今若置判寺一員同判寺二員則合唐之卿數矣天聖元年改同判院為同知院即博士也

文獻通考　國初太常寺皆以禁林之長主判（續會要云皆以兩制而禮院自有判院同判院大中祥符中符瑞繁縟別建禮儀院輔臣主判而知制誥為知院天禧末罷知院天聖中省禮儀院而寺與禮院事舊不相兼康定元年置判寺同判寺並兼禮儀事近有至六七人者元豐正名始專其職焉卿掌禮樂郊廟社稷壇壝遺牋寢之事少卿為之貳丞參領之元祐初除呂純

禮為太常少卿御史論門蔭得官不可任奉常於是
外補
皇祐中宋祁乞增置一員勾檢在寺文書及掌出納
遂除胡瑗後省不置元豐正名初除王子奇建炎三
年省紹興十年復置
隣幾雜誌　歐陽永叔修唐書求罷三班院乞一閒慢
差遣俄除太常禮院因巡廳言朝廷將太常禮院作
閒慢差遣耶
聖朝職略　治平中修禮書成百卷名曰太常因革禮
初歐陽修同判太常寺奏禮院文字散失請差官編
九朝通略　崇寧中米芾為太常博士奉詔以黃庭堅
小楷書作千字文以獻
苑洛志樂　建隆初用王朴樂太祖謂其聲高近於哀
思不合中和詔判太常寺和峴考兩京表尺令下一
律比舊樂始和暢
補筆談　宋景文子京判太常日歐陽文忠公刁景純
同知禮院景純喜交遊多所過從到局或不下馬而
去一日退朝與子京相遇子京謂之曰久不辱至寺
但聞走馬過門李郎歸獻臣立談間改杜子美贈鄭

廣文詩嘲之曰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忽地退朝
逢便遭官長罵多羅四十年偶未識磨穜賴有王宣
慶時時乞與錢葉道卿王原叔各為一體書寫於一
幅紙上子京於其後題六字曰效子美誶景純獻臣
復注其下曰道卿御著原叔古篆子京題篇獻臣小
書歐陽文忠公又以子美詩書於扇上高文莊在坐
曰今日我獨無功乃取四公所書紙為一小帖懸於
景純直舍而去時西羌首領唃厮羅新歸附磨穜乃
其子也王宣慶大閹求景純為墓志送錢三百千故
有磨穜宣慶之誚今詩帖在景純之孫概處詩扇在

楊次公家皆一時名流雅謔予皆曾借觀筆跡可愛

學士院　即翰林院

按學士院在樞密宣徽院之北表其深嚴宥密故謂之北扉又云北扉者謂其在浴堂殿之南便於應召也至和三年詔學士院從官兩員掌管勾編録國朝以來所撰制誥文字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為之

石林燕語　唐翰林院本内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以詞臣特書詔其間乃藝能之一爾開元以前猶未有學士之稱或曰翰林待詔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猶稱供奉自張垍為學士始別建學士院於翰林

院之南則與翰林院分而為二然猶冒翰林之名蓋
唐有弘文館學士麗正殿學士故特以翰林別之其
後遂以名官訖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學士而不
冠以翰林則亦自唐以來沿襲之舊也
唐翰林院在銀臺之北乾封後劉禕之元萬頃之徒
時宣召草制其間因名北門學士今學士院在樞密
院之後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為院
之正門而後門北向與集英相直因牓曰北門兩省
樞密院皆無後門惟學士院有之學士退朝入院與
禁中宣命往來皆行北門而正門行者無幾不特取
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學士院正廳曰玉堂蓋道家之名唐李肇翰林志未
言居翰苑者皆為凌玉清遡紫霄豈止於登瀛洲哉
亦曰登玉堂焉自是遂以玉堂為學士院之稱而不
為牓太宗時蘇易簡為學士上嘗語曰玉堂之設但
虛傳其語未有正名乃以紅羅飛白書玉堂之署四
字賜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榮也即扃
鐍置堂上每學士上事始得一開視最為翰林盛事
紹聖間蔡魯公為承旨始奏乞摹就杭州刻榜揭之
以避英廟諱去下二字止曰玉堂云

祖宗用人多以兩省為要而翰林學士尤號清切由是登二府者十嘗六七杜正獻公以清節名天下然一生多歷外職五為使者徧典諸名藩在內惟為三司户部副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遂至為樞密副使范文正公自諫官被謫召還以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遷知開封府復謫晚乃自慶州亦入為樞密副使二公皆未嘗歷兩省而文正之文學不更文字之職世尤以為歉也

俗稱翰林學士院為坡蓋唐德宗時學士召對浴堂嘗移院於金鑾坡故亦稱鑾坡唐制學士寓直無常處駕在大內則置院於明福門駕在興慶宮則置院於金明門不專在翰林院也然明福金明不以為稱不常居之爾

國朝經筵講讀官舊皆坐乾興後始立蓋仁宗時年尚幼坐讀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爾後遂為故事熙寧初呂申公王荊公為翰林學士吳冲卿知諫院皆兼侍講始建議以為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因請復行故事下太常禮院詳定當韓持國刁景純胡完夫為判院是申公等言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及禮官王汾劉敞韓忠彥以為講讀官曰侍蓋侍天

子非師道也且講讀官一等侍讀仍班侍講上今侍講坐而侍讀立不應為二申公等議遂格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惟當講時起就案立講畢復就坐賜湯而退侍讀亦如之蓋乾興之制也

夢溪筆談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已下工技群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是也惟翰林茶酒司止稱翰林司蓋相承闕文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者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門別設複門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學士院北扉者謂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承天門雙引至閤門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學士自東門入者彼時學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東門赴召非若今之東華門也至如挽鈴故事亦緣其在禁中雖學士院吏亦止於玉堂門外則其嚴密可知如今學士院在外與諸司無異亦設鈴索皆文具故事而已

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惟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為學士

家貧請外表詞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
臣終作若敖之餓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飢欲死
京師百官上日惟翰林學士勑設用樂他雖宰相亦
無此禮優伶並開封府點集陳和叔除學士時和叔
知開封府遂不用女優學士院勑設不用女優自和
叔始

金坡遺事　學士院有雙鵲嘗栖於玉堂後海棠樹上
每學士會食必徘徊翔集或鳴噪必有大詔令或宣
召之事因謂之靈鵲竜公詩云都聞靈鵲心應喜
玉堂之設密邇紫闥每夜漏既下宮鑰並入有大號
令大除拜邊境急奏惟天子與學士知之雖戴鵲之
士充滿千廬典司翰墨一人而已居是職者豈不貴
重乎哉

文獻通考　學士掌内廷書詔指揮邊事曉達機謀天
子機事密命在焉不當預外司公事蓋防纖微間或
漏省中語故學士院在金鑾殿側號為深嚴自藝祖
以來籍其才用始令判三銓及知太常禮院事開寶
二年以李昉盧多遜並直學士院直院之名始此六
年以知制誥張澹權直翰林院權直之名始此翰林
學士無定員凡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學士

俱關他官暫行文書謂之權直宋率以從官兼直院若左右史少監之類止稱權直天聖元年詔學士遇隻日至晚出宿蓋故事以雙日鎖院隻日降麻也按鎖院機密之謂也試士掣麻皆如此

凡初命為學士皆遣使就第宣詔旨召入院上日勅設會從官侑以樂元豐中始命佩魚執政議事則繫鞋蓋與侍從異禮也

按唐翰林學士只取六學之人隨其官之崇卑入院者皆為學士廷覲之際則各隨其元官立班而學士未嘗有一定之品祕也故其尊貴親遇者號稱內相可以朝夕召對參議政事或一遷而為宰相其孤遠新進者或起自初階或元無出身至試令草麻制或試以詩賦如試進士之法其人皆呼學士自唐至五代皆然至宋則始定制資淺者為直院暫行者為權直於是真為翰林學士者職始顯貴可以比肩臺長舉武政路矣

避暑錄話　舊學士院在樞密院之後其南廡與樞密後廊中分門乃西向玉堂本以待乘輿行幸非學士所得常居惟禮上之日得略至其東受院吏參謁而已其後為主廊北出直集英殿所謂北門也學士僅

有直舍分於門之兩旁每鎖院受詔乃與中使坐主廊余為學士時始請闢兩直舍各分其一間與北門通為三以照辟限其中屏間命待詔鮑詢畫花竹於上與玉堂郭熙春江晚景屏相配當時以為美談後聞王丞相將明為承旨太上皇眷愛頗厚乃旁取西省右正言廳以廣之中為殿曰右文則非復余前日所見矣

翰林續志　唐學士院深嚴非本院人不可遽入雖中使宣事及有文書必先動鈐索立於門外候小判官出授授訖轉授院吏院吏授學士自五代以來其制久廢易簡因召對上言上可其奏自是學士院復置鈐索焉

太宗曰詞臣實神仙之職也玉堂東西辟延袤數丈悉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擬瀛洲之象也修篁皓鶴悉圖廊廡奇花異木羅植軒砌每外喧已寂內務不至風傳禁漏月色滿庭真人世之仙境也新學士入院上事宣徽告報勅設儀鸞宿陳席幕大官備珍饌設上尊酒茗悉至赴是設者止鳳閣舍人餘不得預坐居是職者苟能節用以安貧杜門以省事探真如之旨養浩然之氣來者瞻望其出處侍者優假其顏

色逍遥卒歲非神仙而何

宋公白賈公黄中皆先達鉅儒同在鼇禁又云鼇宮鼇島焉

元城語録　玉堂兩字人多不解太宗嘗飛白書玉堂之署賜蘇易簡此四字出漢書李尋傳玉堂殿名待詔者直署在其側李尋待詔黄門故云久汗玉堂之署至英廟時撤去元豐中有學士上言乞摘上兩字復榜院門以為臣下光寵詔可是以殿名名其院也不避甚矣

會要　淳化二年十月承旨蘇易簡獻續翰林志二卷太宗嘉之賜御詩二章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以賜謂宰相曰卿可召至中書授之令榜於廳額永為翰林美事易簡請以二詩刻石帝為書真草行三體命待詔刻石以賜十二月易簡於本院會學士等觀飛白及三體書上聞之賜上尊酒大官設饌各賦七言詩宰相參政亦各賦詩易簡悉以進呈翼日帝曰朕誦讀數四可知儒墨之盛學士之貴也

繼古叢編　昔人論玉堂乃前漢殿名迨後翰苑則名玉堂之署嗣又因避諱直曰玉堂是以殿名榜直廬矣余考玉堂之名不止漢殿也楚藩[illegible]之宮亦有玉

堂按宋玉風賦尚徉中庭北上玉堂

天上神仙辟記之地亦名玉堂名山仙人所居之地

亦有玉堂至唐人梅花詩有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

朝忽見數枝開又如古樂府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

堂則又皆非翰苑之玉堂矣然則玉堂之名不始於

漢不專於殿云

七修類稿　三輔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谷永傳損

抑椒房玉堂之盛寵註玉堂嬖幸之舍李尋傳久汙

玉堂之署註玉堂殿在未央宮是知實嬖幸之處故

宋太宗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蓋待詔者有直廬於

翰院亦名玉堂繼古叢編謾言翰院亦名玉堂之署

無着落矣又曰後避諱直曰玉堂尤非也

澠水燕談　玉堂上東閣承旨居之西閣第二廳居之

玉堂後東西各二閣第三廳而下分處之玉堂後東

北一室二間大中祥符中王相居之入參大政李相

廸又自此閣拜命其後入者多求居之此室常不空

前簷有大槐樹意以為祥

說楛　宋學士院第三廳閣子當前有一巨槐素號槐

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有抵撤

前人行李而強據之者

說史雋言　太祖謂宰相曰翰林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奏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太祖嘗召儀草制至宮門見太祖趾岸跣足而坐儀却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然後召見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太祖斂容謝之

國老談苑　太祖一日袒裼幸翰林院時學士盧多遜獨直上行與語引入寢殿因指所御青繖帳紫綾褥謂多遜曰爾在外意朕豐侈耶朕用此猶常愧之

陳彭年在翰林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祕之目時謂其署銜為一條冰

續通鑑長編　開寶二年太祖命李昉盧多遜分直學士院昉前在翰林堂吏因事至者每拜堂下事已即遣未嘗與坐至是拜堂上吏展敘中外無復曩日之禮昉愕然詢同列則云數年矣

談錄　盧相多遜在朝行時將歷代帝王年曆功臣事迹天下州郡圖誌理體事務沿革典故括成絕詩一百二十章以備應對由是太祖太宗每有所顧問無

不知者以至踐清途登鈞席皆此力耳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卜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卿升輅執綏且備顧問上因歎儀物之盛詢政理之要多遜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上謂左右也作宰相須用儒者盧後果大用蓋兆於此

談苑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俾其黨因奏對言穀宣力實多微窺上旨太祖曰頗聞穀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於玉堂之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

太祖以其怨望決意不用

舊制學士朱衣吏一人引馬所服帶用金而無魚至入兩府則朱衣二人引馬謂之雙引金帶懸魚謂之重金世傳館閣望為學士者賦詩云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及為學士又作詩云眼赤何時兩腰黃幾日重

翰苑群書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為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因去其一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其盛度丁謂

並為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後皆著姓

歸田錄　陶穀為學士嘗晚召對太祖褻服御便殿穀至望見將前而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徬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束帶竟穀乃趨入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有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禮亦漸薄蓋習見已久恬然不復為怪也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晏於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晏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祇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是歲昭文韓公集賢曾公樞密張太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概副樞胡諫議宿吳諫議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為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也

青箱雜記　前世有翰林學士本朝咸平中復置翰林侍讀學士以楊徽之夏侯嶠呂文仲為之又置翰林

侍講學士以邢昺為之侍讀侍講學士自此始

職官分紀　學士院玉堂太宗嘗親幸至今惟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按翰林志唐至德後天子召雖宸翰雖揮亦資其檢討故謂之視草集賢學士於禁中草書詔旨）

沂公筆錄　太宗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賓儼對上時燕服儼至屏樹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上訝其久不出笑曰豈儒以我燕服爾遽命袍帶儼遂趨出祥符中予初為學士一日真宗承明再坐召對（按承明崇政之南每崇政殿聽朝罷至此謂之倒坐御膳畢復坐謂之再坐）亦方燕服對毋至院

忽中使傳宣撫諭曰適忘袍帶卿無怪否予惶愧降階將謝中使復稱有旨曰上以是為愧勿俾稱謝及具奏來他日亦不可面叙二聖優禮近侍不亦至乎

（按宋故事對舍人以下即燕服學士以下必袍帶而後見）

堯山堂外紀　蘇易簡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歡謂易簡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答曰忠孝一生心上悅以所御金器盡席賜之又嘗夜幸院中易簡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乃自窓格引燭入照之格上有火燃跡後不復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堯山堂偶雋　學士院辟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為

姓生而知之久無對者楊大年為學士乃對云馬援死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

楊文公為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鄰壤交歡草既入真宗自注其側曰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為隣境

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

盧陵集注　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同時拜學士承旨扈蒙贈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相賈李蘇參政宋為尚書

補筆談　熙寧三年召對翰林學士承旨王禹玉於內東門小殿夜深賜銀臺燭雙引歸院

麟臺故事　淳化七年九月詔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翰林學士扈蒙等閱前代文集撮其精要以類分之為文苑英華續命學士蘇易簡等其成之凡一千卷

道山清話　大參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一顧問無不知者其在北門因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問墨允墨智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即令祕閣取此書既至彭年令於第幾板尋檢果得之上喜自是注意未幾執政

暖妹由筆　學士蘇平仲經筵日講書不行跪禮太祖欲罪之對曰臣執古聖人書對今聖人講故不跪

錢氏私誌　王岐公珪在翰林時中秋有月仁宗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因命於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公至殿側侍班俄頃女童小樂引步輦至宣學士就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禮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要正席則外廷賜晏正欲略去苛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歎仰聖學高妙每起謝必勅內侍挾持不令下拜漏下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牀以金鏤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於公前來者應之略不停輟都不蹈襲前人盡出一時新意仍稱其所長如美貌者必及其容色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朵簪公幞頭簪不盡者置公袖中宮人旋取針綫縫聯袖口晏罷月將西沉上命徹金蓮炬令內侍扶掖歸院翼日問學士夜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帶便上牀取幞頭於面前抱兩公服袖坐睡恐失

花也都下盛傳天子請客明年中秋公已參政蔡確
為學士上講故事命宮嬪求詩蔡奏才思短澁酒再
行而止左右不悅曰這個學士上何須鍾愛
盛事美談　畾文元公迥在翰林以文章德行為仁宗
所優異帝以君子長者稱之天禧初因草詔得對命
坐賜茶既退已昏夕真宗顧左右取燭與學士中使
就御前取燭執以前導出內門傳付從吏後曲晏宜
春殿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十餘朵所賜止親王宰
臣真宗顧文元及文僖各賜一朵又嘗侍晏賜禁中
名花故事惟親王宰臣即中使為插花餘皆自戴上

忽顧公令內侍為戴花觀者榮之
容齋隨筆　翰苑故事今廢棄無餘惟學士入朝猶有
朱衣院吏雙引至朝堂而止及景靈宮行香則引至
立班處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狀但尺紙直書其事末
云右謹具諮報尚書省伏俟裁旨後題年月日押字
謂之諮報此兩事僅存
治平以前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為兩制自翰林罷
補外者得端明殿學士謂之換職熙寧以後乃始為
龍圖紹聖以來愈不及矣修起居注者序遷知制誥
其次及辭不為者乃為待制趙康靖馮文簡曾魯公

司馬溫公呂正獻公是也學士闕則次補或為宰相所不樂者猶得侍讀學士劉原甫是也在職未久而外除者為樞密直學士韓魏公是也亦為龍圖直學士歐陽公是也後來褒擢者僅得待制王時亭是也餘以善去者集英修撰而止耳

揮麈前録　蒲宗孟在翰林因入對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儀未寵自今宜加佩魚遂著為令故東坡謝入翰林表曰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弘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

隨手雜録　子瞻為學士一日鎖院召至內東門小殿時子瞻半醉遽命汲水以漱已而入對授以除目呂公著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承旨畢宣仁忽謂官家在此子瞻對曰適已起居矣宣仁曰有一事要問內翰前年任何官職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備員翰林學士曰何以遷至此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關官家事曰然則大臣薦論耶曰亦不關大臣事子瞻驚曰臣雖無狀不敢別有干請曰久待要學士知之此是先帝之意先帝當飲食而停箸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先帝每稱曰奇才奇才

但未及進用學士而上仙耳子瞻哭失聲宣仁與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曰學士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子瞻拜而出徹金蓮燭送歸院子瞻親語余如此

後山詩話　熙寧初荊公王安石秉政范蜀公鎮議事不合自翰林學士致仕元祐初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畢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至其表有云六十三而致仕蓋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時文潞公年八十餘一召而來覽之笑曰景仁也不看脚下

禁林燕會詩序　學士今日之盛事有七新學士謝恩日賜襲衣金帶寶鞍名馬一也十月朔改賜新樣錦袍二也特宣草麻利物三也改賜內庫法酒四也月俸並給見錢五也特給親事官隨從六也勑設供帳之盛七也凡此七事並特出異恩有以見聖君待文臣之優異也

宋東京考卷之八

嘉興石匏周　城緝

官治

翰林院

朝野雜記　國朝自建隆至熙寧在翰苑者一百八人而入端揆者二十一人太祖九人一相太宗二十三人四相真宗十五人四相仁宗五十二人九相神宗十人三相學士久次者鼂文元迥十六年王文恭珪十三年王文忠堯臣十二年宋文安白章文獻得象趙清獻抃楊内翰偉皆十一年陶尚書穀丁文簡度

皆十年扈尚書蒙蘇參政易簡賈參政黃中李昌武宗諤孫文懿抃胡文恭宿皆九年徐常侍鉉楊文公億皆八年歐陽常侍迥宋宣獻綬歐陽公修皆七年梁給事周翰李相州維晏元獻殊馮章靖元皆六年熙寧後學士率一二年即遷久次者三四年而已

錢文僖公記父子入院一家李文正昌武兄弟入院三家二實可象望之二李文靖相州二錢希白師聖以為極盛矣其後父子入院者又有四家錢希白子飛梁仲素莊肅蘇儀甫子容洪忠宣景伯景嚴景盧兄弟入院者又有九家二陳文惠康肅二宋元憲景

文二吳正肅正憲二韓康國持國二蘇文忠文定二
魯文肅文昭二宇文仲理仲通三洪文惠文安景盧
然洪氏父子兄弟入翰苑者四人古今未有也
退朝録　學士三入李丈正劉中山子儀中山三入玉堂集云三入
翰林皆待詔楊昭度宣召入院其舉自代皆宣獻公宋景文范景仁四入李邯
鄲五入而一不拜
隣幾雜誌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意望入兩府頗不
懌賦詩云蟠桃三竊成何味上盡蘸頭跡轉孤移疾
不出朝士問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八中立
在坐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青涼繖

也
玉壺清話　李翰及第於和凝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
士會凝作相翰為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
和相舊閤悉取圖書器玩留詩於榻云座主登庸歸
鳳閣門生批詔立鼇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
潤筆不人笑其疎縱
續會要　政和三年強淵明請以前後所被旨及案例
修為本院勅令格式五年御書摘文堂榜賜學士院
墨莊漫録　崇寧三年邦基伯父文簡公賓老自翰苑
拜右丞而伯父倪老後除內相宣和八年宇文粹中

自翰苑拜右丞而其季虛中除內相皆兄弟相代於
北扉亦盛事也
四六談麈　熙寧初韓子華發拜相其弟持國維在翰
苑神宗前期諭令草制注意厚矣持國辭兄弟之嫌
得請元符末魯子宣爰立其弟子開直北門特命草
麻示眷寵也
震澤長語　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者始應其選雖
一甲三人亦出知外任然後召試欲其知民事也其
餘應試率皆一時有盛名者所謂制科是也故文學
之士不至遺棄又通知民間利病以其曾試於外也

玉堂漫筆　宋制以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謂之內制以
他職帶知制誥謂之外制
天禄識餘　宋學士王珪召對蘂珠殿設紫花墩命坐
崇文院即三館
按青箱雜記梁祖都汴庶事草創正明中始於今右長
慶門東北設屋數十間為三館蓋昭文集賢史館也本
極湫隘纔蔽風雨周廬按兩漢博聞宿衛徼道環於其
之廬周於宮也
側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撰述輒移他所成之太
宗太平興國初車駕臨幸顧謂左右曰若此之陋豈可
以蓄天下圖書延四方賢俊耶即詔有司規度左昇龍

門東北舊車輅院地別建三館命內臣督其役晨夕無
作不日而成輪奐壯麗甲於內庭尋下詔賜名崇文院
西序啟便門以備臨幸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
廊為昭文館書庫南廊為集賢院書庫西廊有四庫分
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書庫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
卷冊府之文煥乎一變矣

文獻通考　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乾德元年
平荊南盡收其圖書以實三館三年平蜀遣右拾遺
孫逢吉往收其圖籍凡得書萬三千卷四年下詔購
募亡書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
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庫弼等並賜以科
名聞八月詔史館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
目館中所無者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
任職官者具以名聞開寶八年冬平江南明年春遣
太子洗馬呂龜祥就金陵籍其圖書得二萬餘卷悉
送史館於是群書漸備兩浙錢俶歸朝又收其書籍
太平興國元年詔中外購募自是四方書籍往往間
出端拱元年詔分三館之書萬餘卷別為書庫目曰
祕閣淳化二年以史館所藏天文曆筭陰陽術數兵
法之書凡五千十二卷天文圖畫一百十四卷悉付

秘閣三年上製贊親書并篆額勒石立於閣前
祖宗藏書之所曰三館秘閣在左昇龍門北是為崇
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録總三萬六千二百八
十卷八年館閣火移寓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借
太清樓本補寫既多損蠹更命繕還天聖三年成萬
七千六百卷歸於太清九年冬新作崇文院館閣復
而外院廢時已增募寫書史專事完緝景祐初命翰
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郊編四庫書判館閣官
覆視録校二年上經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明年上
子集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差賜官吏器幣就晏輔
臣両制館閣官進管勾内侍官一等詔購求逸書復
以書有謬濫不完始命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録
為崇文總目慶曆初成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
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録者嘉祐四年右正言
充秘閣校理吴及言内臣監館閣久不更書多亡失
補寫不精請選館職分吏編寫重借書法求訪所遺
事並施用令陳襄蔡抗蘇頌陳繹編定四館書不兼
他局二年一代遂用黄紙寫印正本以防蠹敗又選
京朝官州縣官四人編校二年遷館職闕即隨補歲
餘詔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聚書僅纔

萬卷其後平定列國先收圖籍亦嘗分遣使人屢下詔令訪募異本校定篇目聽政之暇無廢覽觀然比開元遺逸尚衆宜加購賞以廣獻書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卷支絹一疋五百卷與文資官明年冬奏黃本書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補白本二千九百五十四卷賜晏如景祐自是編寫不絕收獻書二百一十七部千三百六十八卷合崇文總目除前志所載刪去重複訛謬定注一千四百七十四部八千四百九十四卷熙寧四年集賢院學士史館修撰宋敏求言前代崇建策府廣收典籍所以備人君覽觀以化成天下今三館祕閣各有四部書外經史子集其書類多訛舛累加校正尚無善本蓋逐館幾四萬卷校讎之時務存速畢每帙止用元寫本一冊校正而已更無兼本照對卷數既多難得精密故藏書雖富未及前代欲乞先以前漢書藝文志所載者廣求其本令在館供職官校正畢然後校後漢時諸書竊緣戰國以後及於兩漢皆是古書文義簡奧多有脫誤須得他本參定乞依昨來十七史例於京師及下諸路藏書之家借本謄寫送官俟其已精方及魏晉次及宋齊至唐則分為數等取其堪傳者則校正之庶幾

祕府文籍得以全善事雖不行然補寫校定訪求闕遺未嘗廢也七年命三館祕閣編校所看詳成都府進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所獻書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祕閣所無者五百三卷詔官大亨為將作監主簿自是中外以書來上凡增四百四十部六千九百三十九卷元豐三年改官制廢館職以崇文院為祕書省刋寫分貯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祕閣經籍圖書以祕書郎主之編緝校定正其脫誤則校書郎正字主之歲於仲夏曝書則給酒食費諫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畢赴元祐中詔祕書省見校對黃本書籍可添一員以選人秦觀充黃本書即嘉祐中寫印正本紹聖初罷不復置崇寧中詔兩浙成都府路有民間鏤板奇書令漕司取索上祕書省大觀二年詔大司成分委國子監太學辟雍等官校本監書籍候畢令禮部覆校四年祕書監何志同言漢著七略凡為書三萬三千九百卷隋所藏至三十七萬卷唐開元間八萬九千六百卷慶曆間嘗命儒臣集四庫為籍名曰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慶曆距今未遠也按籍而求之十纔六七號為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缺逸者浸多宜及今有所搜採

視舊録有未備者須其名數於天下選文學博雅之士求訪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借傳寫或官給劄即其家傳之就加校正上之策府即從其請政和七年校書郎孫覿言太宗建崇文院為藏書之所景祐中仁宗詔儒臣即祕書省所藏編次條目所得書以類分門賜名崇文總目神宗以崇文院為祕書省釐正官名獨四庫書尚循崇文舊目頃因臣僚建言訪求遺書今累年所得總目之外凡數百家幾萬餘卷乞依景祐故事詔祕書省官以所訪遺書討論撰次增入總目合為一書乞別製美名以更崇文之號乃命覿及著作佐郎倪濤校書郎汪藻劉彦通撰次名曰祕書總目宣和初提舉祕書省官建言置補寫御前書籍所於祕書省稍訪天下之書以資校對以侍從官十人為參詳官餘官為校勘官進士以白衣充檢閱者數人及年皆命以官四年四月詔曰朕惟太宗皇帝底寧區宇作新斯文屢下詔書訪求亡逸簒府四部之藏庶幾乎古歷歲浸久有司玩習多致散缺私室所閟世或不傳可令郡縣諭旨訪求許士民以家藏書在所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舉祕書省以聞聽旨遞進可備收録當優與支賜或有

所祕未見之書有足觀采即命以官議加崇奬其書
録竟給還若率先奉行訪求最多州縣亦具名聞庶
稱朕表章闡繹之意又詔曰三館圖書之富歷歲滋
久簡編脱落字畫訛舛校其卷帙尚多逸遺甚非所
以示崇儒右文之意乃命建局以補全校正文籍為
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毀一置太清樓一
置祕閣俾提舉祕書省官兼領凡所資用悉出内帑
毋費有司庶成一代之典三詔同日而下四方奇書
自是間出五年二月提舉祕書省言有詔搜訪士民
家藏書籍悉上送官參校有無募工繕寫藏之御府
近與三館參校榮州助教張順所進二百二十一卷
李東一百六十二卷皆係闕遺乞加褒賞詔順賜進
士出身東補迪功郎七年提舉祕書省又言取索到
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祕閣書目比對所無者
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省官校
勘悉善本比前後所進書數稍多詔闡補承務郎宿
補迪功郎然自熙寧以來搜訪補緝至宣和盛矣至
靖康之變散失莫考今見於著録往往多非曩時所
訪求者惜哉

太平興國二年始建崇文院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皆

總為崇文院及端拱初建祕閣擇三館書籍真本并
內出古名畫墨跡等藏之亦在崇文院中淳化元年
詔祕閣次三館祕書省仍隸京百司凡邦國經籍圖
書悉歸祕閣而祕書省既罷館職盡以三館職事歸
名以崇文院為祕書所掌常祭祀祝版而已元豐正
之

東都事略　國史院編修韓絳論唐室麗正史官之局
並在大明華清宮內太宗肇修三館更立祕閣於昇
龍門左親飛白題額刻贊閣下景德中圖書寖廣又
益以內帑四庫三聖數嘗臨幸親加勞問人人力道

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而名臣高位繇此選也

資治通鑑　端拱元年夏五月辛酉詔就崇文院中堂
建祕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燕祕
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
外則姦佞無自而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
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
書閣下帝必遣使賜晏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玉壺清話　太宗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選三館書
以置焉命參政李至專掌一日李昉宋琪徐鉉三學
士扣閣求書一觀至性畏慎曰尚鑰誠某所掌籤函

巾幂嚴祕難啟奈諸君非所職窺不便三人笑曰請
無慮主上文明吾輩苟以觀書得罪不猶愈他咎乎
因強拉祕鑰啟窺至密遣閤使聞奏上知之亟走就
閣賜飲盡出圖籍古畫賜昉等縱觀昉上言請陞祕
閣於三館之次從之仍以飛白閣額賜之及賜草書
千字文至請勒石上曰千字文本無籍梁武帝得鍾
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俚無足取夫孝
為百行之本卿果欲勒石朕不惜為卿寫孝經本刻
於閣以敦教化也

退朝録　唐兩京皆有三館而各為之所所以逐館命

修撰文字本朝三館合為一並在崇文院中景祐中
命修總目則在崇文院餘皆置局他所蓋避衆人所
見太宗實録在諸王賜食廳真宗實録在元符觀祥
符中修冊府元龜王文穆為樞密使領其事乃就宣
徽南院廳以便其事自後遂修國史會要名曰編修
院又修仁宗實録同時並修遂在慶寧宮史館領日曆局置修撰二員宰相為監修自置編
修院以修撰一人主之而日曆等書皆析歸編修院
書史　我太祖祕閣圖書之印不滿二寸圈文皆細上
閣圖書字印亦然仁宗後印經院賜經用上閣圖書

字大印麤麤文若施於書畫占紙素字畫多有損於書
帖近三館祕閣之印文雖細圈乃麤如半指亦印損
書畫也
石林燕語　太宗留意字書淳化中嘗出内府及士大
夫家所藏漢晉以下古帖集為十卷刻石於祕閣世
傳為閣帖是也後禁中被火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
摹藏於家為絳本慶曆間劉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
希白摹刻於廨為潭本元祐間徐王府又取閣本刻
於木板無甚精采建中靖國初曾丞相布當國命劉

燾取淳化所遺與近世出者別為續法帖十卷又為
下矣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閣多一時名
士率論資考次遷皆有滯留之歎張文潛黾先咎俱
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
户部侍郎先咎意以為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為
如果之粘核者文潛遽曰豈不勝汝枝頭乾乎聞者
大笑按東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待摘輒便
槁土人因取藏之故謂之枝頭乾
洞天清録　淳化祕閣帖版雖禁中火灾不存而真跡
皆藏御府至徽宗朝奉旨以御府所藏真跡重刊於
太清樓而衆入他奇跡甚多其間有蘭亭者是也名

曰太清樓帖

揮麈前録　國朝承五代搶攘之後三館有書僅萬二千卷乾德以後平諸國所得浸廣太宗鄉儒學下詔搜訪民間以開元四部為目館中所闕及三百已上卷者與一子出身端拱元年分三館之書別為書庫目曰祕閣真宗咸平三年詔中外臣庶家有收得三館所少書籍每納一卷給千錢送判館看詳委是所少書數及卷帙別無差訛方許收納其所進書及三百卷以上量才試問與出身又令三館寫四部書二本一置禁中龍圖閣一置後苑之太清樓以便祕覽

八年榮王宮火延燔三館焚爇殆遍於是出禁中本就館閣傳寫且命儒臣編類讎校校勘校理之官始於此嘉祐五年又詔中外士庶許上所闕書每卷支絹一疋及五百卷特與文資元豐中祕書省三館併歸省中書亦隨徙元祐中重寫御前書籍又置校對黃本以館職資淺者為之又置重修晉書局不久皆罷去宣和初蔡攸提舉祕書省建言置補完御前書籍所再訪天下異書以資校對以侍臣十人為參詳官餘為校勘又以進士白衣充檢閱者數人及年皆命以官未畢而國家多故靖康之變諸書悉不存太

上警蹕南渡屢下搜訪之詔獻書補官者凡數人秦熺提舉祕書省奏請命天下專委守臣又有旨錄會稽陸氏所藏書上之今中祕所藏之書亦良備矣

揮麈後錄　太平興國中諸降王覃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置之館閣使修群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御覽廣記之類卷帙既浩博并廩其祿贍給以役其心後多卒老於文字之間云

圖畫見聞志　太平興國間詔天下郡縣搜訪前哲墨蹟圖畫端拱元年以崇文院之中堂置祕閣命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點檢供御圖書選三館正本書

萬卷實之祕監以進御退餘藏於閣內又從中降圖畫并前賢墨蹟數千軸以藏之淳化中閣成上飛白書額親幸召近臣縱觀圖籍賜晏又以供奉僧元靄所寫御容二軸藏於閣又有天章龍圖寶文三閣後苑有圖書庫皆藏貯圖書之府祕閣每歲因暑伏曝蔓近侍暨館閣諸公張筵縱觀圖典之盛無替天祿石渠妙楷寶蹟矣

夢溪筆談　前世藏書分隸數處蓋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館祕閣凡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官書多為人盜竊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置編校官八

員雜讐四館書給吏百人悉以黃紙為大冊寫之自此私家不敢輒藏校讐累年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而罷

容齋四筆　國朝儒館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館曰史館曰集賢院曰祕閣率以上相領昭文大學士其次監修國史其次領集賢若只兩相則首廳兼國史惟祕閣最低故但以兩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謂之館職皆稱學士其下則為校理檢討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范景仁為館閣校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范鎮有異才恬於進取乃除直祕閣司馬公作詩賀之曰延閣屹中天積書雲漢連神宗重其選謂太宗也國士比為仙玉檻勾陳上丹梯北斗邊帝容瞻日角宸翰照星躔職秩魯無貴光華在得賢其重如此自熙寧以來或頗用賞勞元豐官制行不置昭文集賢以史館入著作局而直祕閣只為貼職至崇寧政宣以處大臣子弟姻戚其濫及於錢穀文俗吏士大夫不復貴重然除此職者必詣館下拜閣乃具盛筵邀見在三館者晏集秋日暴書晏皆得預席若餘日則不許至

寶章集　元符中祕閣復以至道後逮紹聖間所購書

摹石寶章閣畫作硬黃紙次第屏足

麟臺故事　咸平三年十月命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修續通典以祕閣校理舒雅等為編修官直祕閣事杜鎬為檢討官四年九月成二百卷上乃詔付祕閣之

寶元二年仁宗嘗集天地辰緯雲氣雜占凡百五十六篇釐三十門為十馬號寶元天人祥異書召輔臣於太清樓出而示之命發於祕閣

熙寧八年六月尚書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今九域圖涉六十餘年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等第有升降而所載古跡有出於俚俗不經者詔三館祕閣刪定後又專命太常博士直集賢校理趙彥若衛州獲嘉縣令館閣校勘魯肇刪定就祕閣不置局彥若免刪定從之以舊書不繪地形難以稱圖更賜名曰九域志

墨客揮犀　館閣新書淨本有誤處以雌黃塗之常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唯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

古人謂之鉛黃蓋用之有素矣

研北雜志　宋次道為修撰日言館閣四部書猥多舛駁請以漢藝文志目購尋數本委直官重複校正然後取歷代至唐録所載第為數等擇其善者校留之餘置不用則祕書得以完善也

宋稗類鈔　文潞公為相日赴祕書省曝書晏令堂吏視閣下芸草乃公往守蜀日以此草寄植館中也因問芸草之辟蠹出何書一坐默然蘇子容對以魚豢典略公甚喜即借以歸

水南翰記　內諸司舍屋惟祕閣最宏壯閣下穹窿高敞相傳謂之木天言如天之穹窿故云木天今以翰林署為木天蓋起於此

函史　太宗初即位創崇文院建祕書閣於其中以古書遺逸尚多謂侍臣曰是教化之本治亂之原也徵是何觀乃詔求遺書書大集命史館鈔四部書為太平御覽一千卷采諸經史切治道語為御屏風十卷日盡一卷以為常宰相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

世史類編　太宗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録酬奬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

說略　宗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又詔求散亡
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於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
徙三館書實之又別為書庫曰祕閣又禁中龍圖閣
後苑太清樓及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仁
宗新作崇文院命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為崇文總
目四十六類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史館一萬五千餘
卷至徽宗時總開國以來所撰集之目為部六千七
百有五為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靖康之難蕩
然靡遺南渡以後復加集録館閣書目五十二類四
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續目又一萬四千
九百四十三卷其後至宋亡史又續載之凡十一萬
九千九百七十二卷

震澤長語　前世藏書分散數處蓋防散逸水火之虞
也宋時三館祕閣藏書凡四處然亦有盜竊之患士
大夫家往往得之古今一也

日知録　宋有史館昭文館集賢院謂之三館太宗別
建崇文院中為祕閣藏三館真本書籍萬餘卷置直
閣校理仁宗復命繕寫校勘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
書成藏於太清樓而范仲淹等嘗為提舉且求書之
詔無代不下故民間之書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書

亦往往傳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來舊本藏之祕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而昔時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廢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古矣

宋東京考卷之九

嘉興石匏周　城緝

官治

集賢院

按集賢院在左昇龍門裏太平興國二年與昭文館史館同建總賜名為崇文院又謂之三館紹聖二年勅改集賢院為直祕閣集賢院學士為集賢殿修撰

石林燕語　集賢院學士故事初不分高下但以為名而品秩自從其官故吳正肅公以前執政資政殿大學士劉原甫以從官翰林侍讀學士皆以疾換授蓋之以天章閣待制知南京仁宗即位亦特換授是歲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蘇子容罷知制誥知亳州再遇赦遂復此職嘗請別其品秩不報故其謝表云惟麗正圖書之府盛開元禮樂之司在外館之地則為閒正學士之名則已重先朝著令或自二府公台而踐更近例遷官皆由兩省丞郎而兼領

夢溪筆談　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今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

燕翼詒謀録　今之右文殿修撰舊為集賢殿修撰政

和六年四月奉御筆集賢殿舊無此名祕書省殿以
右文殿為名可改為右文殿修撰
賓退録　集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久次者為之近歲
有自常僚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亦除修撰時人遂
有冷選熱撰之目近世士夫以集英為熱撰右文祕
閣為冷撰非也右文即集賢政和六年改
東都事略　宋綬年十五召試中書真宗奇其文聽於
祕閣讀書久之召試學士院為集賢校理與父皐同
在館閣世以為榮
談苑　國初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為館

職始歐陽永叔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時號步行
學士
文獻通考　集賢院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學士以給
諫卿監以上充直學士不常置修撰以朝官充直院
校理以京官以上充皆無常員掌同昭文館凡昭文
史館集賢亦謂之三館皆以兩省五品以上官一人
判之
容齋隨筆　熙寧以前待制學士致仕者率遷官而解
其職若有疾就閒者亦換為集賢院學士蓋不以近
職處散地也帶職致仕自熙寧中王素始後改集賢

學士為修撰政和中又改為右文云

翰林續志　徐諧為虞部員外郎專掌集賢院鋭意群集不復問家事嘗言集賢院即是吾家指所居曰此寄宿之所爾

國史院

按國史院在宣徽北院之東謂之編修院東京記云編修院俗呼為史院天聖初修真宗史欲重其任降勅宰相為提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為修史其同修史則以毀閣學士已上為之編修官以三館祕閣校理已下及京官充史畢即停元豐改官制日曆隸國史院每修前

朝國史實録則別置國史實録院以首相提舉翰林學士已上為修國史餘侍從官為同修國史庶官為編修官實録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為修撰餘官為檢討元祐復置國史院隸門下省明年又置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紹聖復以國史院歸祕書省

老學菴筆記　太宗時史官張洎等重撰太祖史凡朞承聖諭及史官采摭之事分為朱墨書以別之此國史有朱墨本之始也元祐紹聖皆嘗修神宗實録紹聖所修既成焚元祐舊本有敢私藏者皆立重法久之內侍梁師成家乃有朱墨本以墨書元祐所修朱

書紹聖所修稍稍傳於士大夫家紹興初趙相鼎提舉再撰又或以雌黃書之目為黃本然世罕傳

玉照新志　元祐初修神宗實錄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黃秦鼂張是也故詞采粲然高出前代紹聖初鄧聖求蔡元長上章指以為謗史乞行重修蓋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涑水紀聞采引甚多至修新史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且究問從前史臣悉行遷斥盡取王荊公日錄無遺以刪修焉號朱墨本

齊東野語　紹聖中蔡卞重修神宗實錄用朱黃刪改每一卷成輒納之禁中蓋將盡泯其跡而使新錄獨行所謂朱墨本者世不可得而復見矣及梁師成用事自謂蘇氏遺體頗招延元祐諸家子孫若范溫秦湛之徒師成在禁中見其書為諸人道之諸人幸其書之出因曰此亦不可不錄也師成如其言及敗沒入有得其書携以渡江遂傳於世

哲宗實錄　學士王珪奏中丞賈黯前以學士修仁宗實錄自領臺憲不復入院望令依舊供職從之黯乞以實錄就臺修撰有議事即三五日一赴院詔令三

蒙求　太宗時與宋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

先進御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此始也

石林燕語　國史院初開史官皆賜銀絹筆墨紙已開而續除者不賜

退朝録　天聖中修國史王安簡謝陽夏李邯鄲黃唐卿為編修官安簡神情冲澹唐卿刻意篇什謝李嘗戲為句曰王貌閒如鶴黃吟苦似猿

聖朝職略　蘇頌以為五朝正史二聖編年皆出宋敏求父子手筆亦儒者盛事

翰林續志　宋綬字公垂仁宗朝同修國史後其子敏求為史館修撰父子繼世掌史世以為榮

麟臺故事　天聖末國史成始於修史院續纂會要明道二年命參知政事宋綬看詳修纂至慶曆四年四月監修國史章得象上新修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凡三書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

容齋三筆　本朝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雖各自紀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煩複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以勒成大典豈宜輒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纂定會以憂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為一史

紹興初以其是非褒貶皆失實廢不用淳熙乙巳邁
承乏修史丙午冬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為一壽皇
即以見屬嘗奏云臣所為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
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
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系父之體類聚
歸一若夫制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
貶皆有据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
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纂之意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
改上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邁既奉詔開院亦修
成三十餘卷矣而有永思攢宮之役纔歸即去國尤
袤以高宗實録為辭請權罷史院於是遂已祥符中
王旦亦曾修撰兩朝史今不傳

湧幢小品　宋太祖晏駕錢若水監修實録有馴犬號
叫不食詔遣使送陵寢參知政事欲若水書其事遺
之詩曰白麟朱雁且勿書勸君書之懲浮俗若水不
從後奏若水成書不列監修官呂端名以為掠美若
水援唐故事有實録不書監修官名衆不能屈

彙書詳註　丁謂初與孫何齊名王禹偁延譽於帝曰
謂與何可使白衣充修撰由此聲名藉甚禹偁嘗與
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而今便合

教修史二子之才似六經

太學

按太學在南宮城之蔡河灣建隆中立後為國子監真宗以書庫迫隘易其隣吳越王錢俶所居禮賢宅中隙地十步以廣之設齋二十每齋各有爐亭元豐三年增置八十齋崇寧元年命將作少監李誠即宮城南門外營建外學賜名辟雍外圓內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金貞祐間改築汴城監當城所經壞

而徙之東南城下至元改為汴梁路明洪武三年改為開封府儒學永樂五年遷府學於麗景門內西北而以宋太學諸碑刻移置其中

燕翼詒謀錄　國初凡事草創學校教養未甚加意皇祐三年七月壬子詔太學生舊制二百人如不足止百人為限其簡如此元豐二年十二月乙巳始命畢仲衍蔡京范鎄張璪詳定於太學創八十齋三十人為額通計二千四百人內上舍生百人內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二千人崇寧元年創立辟雍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內上舍生六百人教養於

太學外舍生三千人教養於辟雍廢太學自訟齋太學之不率教者移之辟雍以祭酒總治兩學辟雍別置司業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録各五人分為百齋講堂凡四所其後王黼反蔡京之政奏廢之而辟雍之士太學無所容矣

文獻通考　周顯德二年以天福普利禪院建國子監國初增修國子監學舍修飾先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廊之板壁

慶曆四年判國子監王拱辰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國子監才二百楹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為太學從之明年三司言更造錫慶院乏財費多而虜使錫晏之所不可闕乃復以太學為錫慶院

太祖親撰先聖及亞聖贊從祀賢哲先儒並命當時文臣為之贊其春秋二丁及仲冬上丁貢舉人謁先聖先師命官行釋奠之禮皆如舊典

熙寧四年侍御史鄧綰言國家治平百餘年雖有國子監僅容釋奠齋庵而生員無所容至於太學未嘗營建止假錫慶院廊廡數十間生員才三百人請以錫慶院為太學仍修武成王廟為右學上以擬三王

四代膠庠序學東西左右之制下則無後於漢唐生員學舍之盛乃詔畫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諸生齋舍官掌事者直廬略具而太學棟宇始僅足用矣

聖宋掇遺　慶曆四年春仁宗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改錫慶院為太學有司請下湖州學取教授安定先生胡瑗所著教規為太學式至今著為令

國朝會要　國子監神像舊用冕九旒服九章而不載其更易之端崇寧四年八月詔從國子司業蔣靜之請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而又繪圖頒之天下郡邑其執圭立戟並從王者制度

畫墁錄　仁宗慶曆初改錫慶院為太學都下舉子稍稍居之不過数十人至暮出歸不許宿以火禁也至嘉祐中孫復胡瑗領教事乞弛太學火禁惟小三館祕門令脫有不戒願以身任之自爾諸生方敢宿留四方學者稍稍臻集然熙寧之初猶不上五百人今乃千数人矣

麈史　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間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時千餘士日講易予執經在諸生列先生每引

當世之事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以剛止君也已乃言及中令趙公相藝祖日上令擇一諫臣中令具名以聞上却之弗用異日又問中令復上前劄子亦却之如此者三乃碎其奏擲於地中令輒懷歸他日復問中令仍補所碎劄子呈於上上乃悟卒用其人

隣幾雜誌　胡瑗卒訃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與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以師喪給假二日近時無復此事

東軒筆録　王荆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

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為試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虚譽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

癸辛雜識　汴學曰文學武廟即昔時太學武學舊址文廟居汴水南面城背河柳隄蓮池尚有辟水遺意太學與首善門五大字石刻皆蔡京奉勅書先聖之右為孟左為顔作一字位置不可曉北方學校皆然先聖先師各有片石鐫宋初臣所為贊獨先聖贊太祖御製也講堂曰明善藏書閣曰稽古有石碑數種如宋初翰苑題名開封教授題名九經石版堆積如

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

墨林快事　袁正已所書摩利支天及陰符二經立於乾德在京兆國學以太學刻二教之經不必論宋初徐以篆夢英以雜體袁正已以楷皆得郭忠恕之一端而此袁得意之作古澹閒雅尚有李氏之遺風焉

蔡襄稍為變調繼以蘇黃各出新意陵夷至於顛老古法埽地盡矣余於宋初猶有取焉爾

風月堂詩話　元祐間哲宗皇帝幸太學宰相呂微仲有詩云再拜新儀瞻魯望一篇古訓監周王謂是日謁先聖初行再拜之禮及祭酒豐稷講無逸也然韓

退之處州孔子廟碑云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則唐以來行之矣豈本朝偶未舉此禮也耶不然安得謂之新儀哉或云本朝雖曾行而止於再拜遂著之禮典乃從當時曲臺之請也

捫虱新語　崇觀三舍一用王氏之學及其弊也文字語言習尚浮虛千人一律嘗見人說當時京師優人有數語云伏惟體天法道皇帝趨時立本相公惟其所以秀才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問者禁人也於時觀者莫不絕倒蓋數語皆當時之弊也

正史約　仁宗皇祐四年以胡瑗為國子監直講瑗居

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
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
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為瑗弟子也時與孫復同
為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論見多不合
常相避不見

山堂肆考　神宗元豐二年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
十人外舍生二千內舍生三百上舍生一百總二千
四百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會試補
上舍生上舍之試其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
等免解試

考古類編　宋朝凡學皆隸國子監國子生以京朝七
品以上子孫為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
之俊異者為之及三舍法行則太學始定置外舍生
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始入學驗所隸
州公據試補外舍其後復試其行藝以次第升於內
舍若上舍上舍分三等上等取旨授官中等侯殿試
下等侯省試崇寧建辟雍於郊以處貢士而三舍考
選法乃徧天下於是由州郡貢之辟雍由辟雍升之
太學而學校之制益詳仁宗時命藩輔皆立學時安
定胡瑗設教蘇湖間以身先弟子置經義治事齋使

之服習道藝科條甚具朝廷乃下湖學取其法著令
為太學程而召瑗為國子師訓導諸生率以有立程
顧詣太學就瑗學瑗異之命分主教事神宗尤銳意
儒學遂顓用三學法罷科舉

開封府治

按開封府治在京城內浚儀街西北即唐舊汴州也五
代梁都汴號為東都置開封府後唐復為汴州晉漢周
皆為東京開封府宋因之元改為汴梁路以府治為河
南道肅政廉訪司明初罷司改路仍為開封府治
皇朝政略　尹以親王為之號判南衙凡命知府必帶

權字以翰林為之翰林學士及雜學士若待制則權
發遣而已所選皆人望蓋四方取則之地也
清異録　本朝以親王尹開封謂之判南衙羽儀散從
燦如圖畫京師人歎曰好一條軟繡天街近日士大
夫騎吏華繁者亦號半里嬌
祕笈新書　五代都汴為開封尹國朝牧尹不常置太
宗真宗皆嘗尹京後親王無繼者權知府一人以待
制已上充掌尹正畿甸之事中都之獄訟皆受而聽
焉小事則專決大事則稟奏若承旨已斷者刑部御
史臺無敢糾察建隆以來為要劇之任崇寧三年蔡

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專總府事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

老學菴續筆記　太宗自京尹嗣位秦王繼之秦王後字意謂京尹師祖宗曾為之故人臣不敢居猶唐以太宗嘗為尚書令三百年間遂無敢為者雖郭尚父之勲業亦避之也

窓間記聞　唐印文如絲髮今印文如筋開封府三司印文尤麤麤猶且歲易以此可見事之繁簡也

談苑　范仲淹字希文知開封府事決事如神京師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每奏事多陳治亂歷詆大臣不法言者以仲淹離間君臣落職知饒州

麈史　范文正好論事仁宗朝有内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文正時尹京乃抗疏列其罪狀上之數夕環步於庭以籌其事家有藏書預言兵者悉焚之戒其子純佑等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小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為業既奏神文嘉納為罷黜内侍聖賢相遇千載矣

國朝會要　范百祿知開封府圄圄空虚僚屬欲百祿

言於朝百祿曰千里之圻而無一人之獄此上德所格豈尹功耶

愧郯録　按本朝親王為南衙故實有四建隆二年七月太宗以晉王為開封尹同平章事開寶九年十月魏悼王廷美以齊王為開封尹雍熙二年十月昭成太子元僖以陳王為開封尹兼侍中淳化五年九月真宗以壽王為開封尹東宮為南衙故實有二至道元年八月真宗以皇太子判開封府宣和七年十一月欽宗以皇太子為開封牧歷考二端親王為尹東宮為判為牧自有明據然則周必大所作制詞有所

謂肆考南衙之故實六一新大尹之多儀及名稱未正者皆誤也

四朝國史　梁子美權開封府尹入謝上言魯祖顯祖適皆嘗領府事今臣復獲攝尹懼弗克荷負徽宗曰卿三世尹京縉紳盛事也

東坡集　張方平知開封府府事繁為尹者皆書板以記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以次遣毫髮不遺吏民大驚以為神不敢復欺

宋史　包孝肅公拯知開封府極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其笑比黃河清

黃河水渾甚難澄清包公嚴厲無笑容故以其笑比黃河之清

開封府志　包孝肅公知開封府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閻里大小男女亦知其名宦官為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府吏坐門狀訟牒謂之牒司拯令大開衙門人皆徑至前自陳曲直吏民不敢欺

宋稗類鈔　歐陽公知開封日承包孝肅政猛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包之政勵公者公答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政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爾聞者服其言

隣幾雜志　京師西門外立尉專決鬬競事城裡外悉

府尹主之每三大節他官皆有休假惟府事愈多節日清明尤甚鬬競日至數百件

章相在翰林日嘗差知權開封府二十七日請僧在家設七晝夜道場懼寃濫也

癸辛雜識　開封府尹題名起建隆元年咎居潤而晉王荆王以下皆在焉獨包孝肅公姓名為人所指指痕甚深

一統志　呂夷簡真宗時權知開封府為治嚴辨有聲

子公綽公弼公儒皆相繼知開封府

月令通攷　開封府正月夜放燈則籍惡少年禁錮之

歲以為常陳文惠公堯佐為守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耶因悉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焦氏類林　蔡君謨知開封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智囊補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為同舍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押書判云不用勘案決杖二十僕翼日持詣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決人孝壽即令追至具陳所以孝壽幡然謂僕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決之時舉子會省試於都下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戢無敢肆者

祥符縣治

按祥符縣治自戰國後皆為浚儀縣梁惠王都大梁開溝池引北濬水遂置邑曰浚儀是也舊在城內宣化坊晉天福元年徙崇仁坊周顯德六年復徙城北封邱門外路東宋乾德六年又徙安遠門外旌孝坊街西景德五年正月天書見於承天門上有大中祥符三篇遂改浚儀縣為祥符縣金季兵燬元至治間徙治雲老寺西明洪武初移置按察司東南以元稻田提舉司遺址改建三十二年淪於水復徙於天漢橋北

文獻通考　建隆元年詔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緊上中下五等四千户為望三千户已上為緊二千户已上為上千户已上為中不滿千户為中下五百户已下為下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凡户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之事皆掌之有孝弟行義聞於鄉閭者申州激勸以厲風俗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三年始以朝臣為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為之

稽古定制　宋制凡公宇棟施鴟尾獸門設楷板諸郡正衙門及城門並施鴟尾不得施拒鵲

紺珠閒録　縣治門樓唐制為勅書樓淳化二年六月癸未詔曰近降制勅決遣頗多或有釐革刑名申明制度多所散失無以講求論報踰期有傷和氣自今州縣所受詔勅並藏勅書樓著於籍受代者以籍稽查今俱改為更鼓樓殊失先代之制

六研齋二筆　唐時節度使入境州縣立節樓迎以鼓角俗稱鼓角樓宋淳化二年六月詔州縣監所受詔勅並藏勅書樓即鼓角樓也

賈耳集　熙陵書戒石銘賜郡縣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蓋用蜀檮杌中所載孟昶文也文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

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雖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
俗可移毋令侵削毋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
興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
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凡
二十四句區區愛民之心為可稱也但語言皆不工
後經熙陵表出詞簡理盡遂成王言
真珠船　戒石銘乃宋太宗擇孟昶頒令箴之語而書
之俾天下郡邑刻石立廳事前以為守令警至今尚
然

群碎録　宋太宗立郡國戒碑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乃景煥野人閒話書中語也又
云摘蜀王孟昶之文按歐陽集古録戒碑起於唐明
皇特不見其詞耳
異林　郡邑戒石銘乃蜀禱杞所載蜀王孟昶文宋熙
陵摘其四句樹石今因而不廢
按郡邑戒石銘始於蜀主孟昶宋太宗擇取銘中爾
俸爾祿四句頒行郡縣刻石置於公署之前覆以小
亭長吏坐則正對之謂之戒石至高宗紹興六年六
月復頒黄庭堅所書摹本於郡縣命長吏刻石座右
明太祖則命立於甬道面鐫公生明三字以為警戒
元至元間別有四句云天有昭鑒國有明法爾畏爾
謹以中
刑罰

都廂

按文獻通考大中祥符元年置京新城外八廂真宗以
都門之外居民頗多舊例惟赤縣尉主其事至是特置
廂吏命京府統之天禧五年增置九廂熙寧三年五月
詔以京朝官曾歷通判知縣者四人分治京城四廂其
差使臣並罷凡民有鬬訟事輕者得以決遣從知開封府
月詔許留後使臣一員分左右廂管勾十一月臣僚言
韓維之請九
逐廂一月之內斷決事件不多欲止令京朝官二員分
領二廂決斷所舊來四廂使仍舊存
留以備諸般差遣元祐四年知開封
府謝景温請於新城內外左右置二廂通為四廂尋罷
紹聖元年復置

嘉興石匏周城編

壇

南郊壇在南薰門外高三層七十二級壇面方圓三丈北曰子階周設壝墻三重其側又有南許有四踏道正南曰午階東曰卯階西曰酉階青城即祭天之齋宮俱為金兵燬廢

文獻通考　宋初作壇於國城之南薰門外依古制四成十二陛三壝設燎壇於內壇之外丙地高一丈二尺又設皇帝更衣大次於壇外東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

淳化三年禮儀使言皇帝親郊故事在京并去闕丘十里內神祠及所過橋道並差官致祭而獨遺太社太稷文宣武成王等廟今請自出宮前一日遣官致祭從之

神宗熙寧七年中書門下言準詔參定南郊青城內殿宇門名請大內門曰泰禋東偏門曰承和西偏門曰迎禧正東門曰祥曦正西門曰景曜後三門曰拱極內門裏東側門曰寅明西側門曰肅成大殿門曰端誠大殿曰端誠殿前東西門曰左右嘉德便殿曰熙成後園門曰寶華從之先時青城殿宇門名每郊命學士院撰進至是著為定式學士院不復撰進

退朝錄　太祖建隆四年南郊改元乾德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而郊禮在十六日何也乃檢日曆其赦制云律且協於黃鐘日正臨於甲子乃避晦而用十六日甲子郊也及修實錄以此二句太質而削去之遂失其義皇祐二年當郊而日至復在晦宗哀宗元憲也謝朓謂謝安為宗哀遂建明堂之禮

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禮二府必進官天聖二年南郊呂許公懇言之乃止自是加恩而已

每南郊大禮循唐制命五使宰相為大禮使學士為禮儀使鹵簿使御史中丞為儀仗使知開封府為橋道頓遞使而禮儀使本太常卿事尚書兵部主宇圖鹵簿使是其職也儀仗使排列之而鹵簿使督攝之其職事頗相通真宗時東封西祀奉祀皆輔臣為五使南郊則用學士而下

滻水燕談　舊制郊祀禮成駕還闕門有勘箭勘契之儀其制以竹為箭長三尺鏤金飾其端絨以泥金絳囊金吾掌之金塗銅為鏃長三寸其端所以合符者貯以泥金紫囊駕前掌之駕至端門闕吏闔扉以問曰南來者為誰駕前司告曰大宋皇帝奏請行勘箭之儀施交勘奏曰勘訖又審曰是否贊者齊聲曰是

三審乃啟扉列班起居駕乃入契刻檀為魚金飾鱗鬣別刻檀板為坎足以容魚駕前掌魚殿前掌板駕過殿門合魚乃啟扉其制如勘箭之儀熙寧中詔罷其制

筆談　大駕鹵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契勘也其壯謂之雄牡箭牝者謂之闕伏箭熙寧中罷之

畫墁錄　熙寧已前凡郊祀車駕還內至朱雀門外忽有緑衣人出道中蹣跚潦倒如醉狀乘輿為之少抳謂之天子避酒客及門兩扉遽闔門內抗聲曰從南來者是何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應曰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勘箭此近司門符節之制然蹈襲鄙俗至是果命罷之

夢華錄　駕御玉輅詣青城齋宮所謂青城自來止以青布幕為之畫砌甃之文旋結城闕殿宇宣政間悉用土木蓋造矣

燕翼詒謀錄　國初三歲郊祀士大夫皆遷秩真宗即位孫何力陳其濫乞罷遷秩之例仍命有司考其殿最臨軒黜陟咸平四年四月方頒行自後士大夫循轉頗艱

真宗欲以太宗配天於南郊而太祖之配不可改乃

奉太宗並配仁宗郊天又益以真宗則是以三帝配
一上帝矣嘉祐七年因楊畋力諫乃定以太祖配之
今南郊又以祖宗並配矣
呂申公家傳　英宗自太廟赴南郊問今之郊與古之
郊何如呂公著對曰古之郊貴誠尚質今之郊盛儀
衛事物采而已
六一詩話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奠玉五田
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群臣皆進而公詩最
為首出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
李後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盡四年

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開寶五
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雩告謝於
西京蓋執玉祀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謬乃
傳者誤之耳
談苑　江隣幾云南郊賞給舊七百萬今一千二百萬
官人俸皇祐中四千貫今一萬二千貫合同司歲會
支左藏庫錢八九萬貫近歲至三十五六萬貫祿令
皇太子料錢千貫無公主料錢例宋次道云李長主
在宮中請十千晚年增至七百千福康出降後月給
千貫

研北雜志　宋乾德二年南郊陶穀為禮儀使法物制
度多穀所定時范質為大禮使以鹵簿清游隊有甲
騎具裝莫知其制度以問穀穀曰梁正明丁丑歲河
南尹張全義獻人甲三百副馬具裝二百副穀嘗見
而記之其人甲以布為裏黃絁表之青緣畫為甲文
紅錦緣青絁為下裙絳韋為絡金銅鉠長短至膝前
膺為人面二目背連膺纏以紅錦騰馬蛇具裝蓋尋
常馬甲但加珂拂於前膺及後鞦爾裝入悉已焚毀
質即令有司如其說造以給用又乘輿大輦久亡其
制穀立意造之至今用焉

紫桃軒雜綴　宋三年一郊官無大小皆蔭子其各自
轉考必蔭蔭授之官又行蔭典凡一官出身子孫弟
姪以及外孫與甥惟不及壻耳兩制大臣平生有瀕
死之疾遇醫得起者有恩可推亦准本官陳乞噫何
其濫也

考古類編　太祖乾德初詔有司遵行故典合祭天地
於圜丘奉宣祖配雍熙中從禮儀使扈蒙請以宣祖配天太祖
太祖配雍熙中從禮儀使扈蒙請以宣祖配天太祖
配上帝淳化四年蘇易簡復請親郊祀奉宣祖太祖
同配常祀則分主從之仁宗景祐二年詔以太祖太

宗真宗萬世不遷南郊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親祠
三聖皆侑嘉祐中改以太祖定配神宗熙寧初詔令
詳定今年冬至當親郊否學士王珪曰王制喪三年
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不敢以卑廢尊
也請行之元豐六年冬至郊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祇
位是時群臣議郊祀分合言人人殊至哲宗元祐七
年親郊詔今歲圜丘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
位以申始見之禮候親祠北郊依元豐六年五月八
日指揮亦以廷臣從違未決也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主魯布之說詔罷合祭

北郊壇在封丘門外式如南郊壇其北又有北
青城即祭地之齋宮俱為金兵燬廢

　宋制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祭神州地祇並
為大祀南郊親祀昊天上帝則併設皇地祇之位南
郊四祭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及感生帝皇地祇神
州地祇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太祖親郊者並以宣
祖配太宗即位其七祭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方丘在
宮城北十四里常以夏至祭皇地祇別為壇於北郊
以孟冬祭神州地祇
真宗景德三年四月太常寺言神州壇壝中有阬塹
及車馬之迹又兩壝步數迫隘不合禮文望令改擇

壇位及依令式封標諸壇外壝禁人耕墾樵牧奏可
即徙壇於方丘之西焉
元符元年帝幸瑞聖園觀新城北郊齋宮故事郊宮
悉設以幕繖其費不貲上命繕營不日而成曰三歲
一郊次舍之費繇帛三十餘萬工又倍之易以屋室
一勞永逸省費多矣
政和四年五月丙戌夏至日帝始親祭地於方澤詔
以其日為景貺節
談圃　南北郊牲用犢取其繭栗者（角之形如繭栗言其小也）牽特
時必先引其毋然後能行及殺時其母哀鳴人不忍

聞攝祀者多避之
四六談麈　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簷豆有楚對
黍稷惟馨而曰豆簷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
後山談叢　故事郊而肆赦奉祠不敬不以赦論治平
中郎中易知素貪饕賜食大官醉飽失容御史以不
敬聞韓魏公請論如律謂不行後將廢禮英宗不許
曰寧以他事坐之士以飲食得罪使何面目見士大
夫乎
天祿識餘　宋陳襄郊議云祀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
也故宮用夾鐘於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圜鐘

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必於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宮用林鐘於坤之宮以萬物致養於坤也而謂函鐘者取其容以象地也

居易錄　江隣幾雜志載宋時一郊費六百萬後至一千餘萬今每歲南北郊　駕必親祭亦無冗費而昭事之誠通於神祇最得禮意不知宋時何以所費不訾乃爾

感生壇在南郊高七尺廣四丈四出陛兩壝每壝二十五步常以正月上辛祀感生帝

雩壇在南郊壇之左每歲孟夏大雩祀昊天上帝壇高一丈廣四丈周十二丈四出陛為三壝各二十五步周垣四門一如郊壇之制

高禖壇在南郊仁宗景祐四年築每歲春分日祀青帝本詩克禋以郊之義壇高九尺周廣二丈六尺四出陛陛廣五尺設三壝壝各二十五步青石主長三尺八寸植壇上稍北露首三寸圭幣青色牲用牛羊豕各一

文獻通考　神宗元豐四年天章閣待制羅拯言高禖壇在南郊制不甚廣上設神位三皆密列祭器執事之人殆不容足祀官奠獻或側身拜於褥位乞令修展以叶禮制詔太常禮院詳定以聞禮官言高禖壇高九尺廣二十六尺上以青帝為主伏羲高辛配侑壇上神位三陳設祭器樂架實為狹隘酌奠拜跪及執事進退不可觀禮按祀儀青帝壇

廣四丈高八尺今祠高禖既以青帝為主其壇之高
廣請如青帝壇之制從之

太社太稷壇在新鄭門外西北太社壇廣五丈高五尺四出陛五色土為之太稷壇在社壇西制如社壇社以石為主其形如鐘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下半每歲春秋二仲月及臘日奉之

五方帝壇在南郊青帝壇高七尺方六步四尺每歲立春日祀赤帝壇高六尺東西六步三尺南北六步二尺每歲立夏日祀黃帝壇高四尺方七步每歲季夏日祀白帝壇高七尺東西七步南北七步一尺每歲立秋日祀黑帝壇高五尺方三丈七尺每歲立冬日祀壇各飾以方色

四方蜡壇在四郊神宗元豐六年定壇各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兩壝壝各二十五步每歲臘前一日祀其方之神有不順成之方則不修報

先農壇在東郊壇高九尺周圍四十步四出陛飾以青每歲上辛後亥日祀先農行耕藉禮為藉田置令一員徙先農壇於其中建神倉於東南取卒之知田事者為藉田兵

文獻通考　神宗元豐二年詔於京城東南度田千畝權管幹藉田王存等言請以南郊鑾麥殿前地及玉津園東南葵地八百四十餘畝并民田共千一百畝充藉田外以百畝建先農壇兆開阡陌溝洫建神倉齋宮并耕作人牛廬舍之類繪圖進呈從之

先蠶壇在東郊從桑生之義真宗景德三年築其壇二十五步每歲季春巳日享先蠶氏神宗元豐四年詔徙壇於北郊

文獻通考　徽宗政和元年四月詔就先蠶壇之側度

地築公桑蠶室歲養蠶以供祭服其親蠶殿可以無數為名

壽星壇在南郊高三尺東西長一丈三尺南北長一丈二尺四出陛一壝二十五步每歲秋分日享壽星及角亢七宿

朝日壇在城東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兩壝壝各二十五步每歲春分奉祀

夕月壇在城西坎深三尺廣四丈壇高一尺廣二丈四方各為陛降入坎中然後升壇兩壝壝各二十五步每歲秋分奉祀

風師壇在城西高三尺周三十三步每歲立春後丑日祀之

雨師雷師壇在城北各高三尺廣十五步二壇同壝每歲立夏後申日祀之

臺

造字臺在城東北二十里時和保世傳倉頡造字之所唐岑參詩有空階有鳥跡猶似造書時之句

靈臺在城南二十里戰國魏侯罃所築一名梁惠王臺即戰國策顏率云暉臺之下沙海之上是也

暉臺在城西二十里戰國策顏率

吹臺在城東南三里漢梁孝王增築之為鼓吹臺一名梁本師曠吹臺許一名平臺按九域志即繁臺也

臺古人見諸歌咏者多矣惟梅聖俞詩云在昔梁惠王築臺聚歌吹笙簫無復聞黃土化珠翠當時秦兵強今亦歸厚地明劉欽謨纂中州勝覽則據聖俞詩而以臺為梁惠王築矣俗呼為二姑臺後改為禹王臺祀禹於其上兩廡祀古之善治水者為河患也詳見後二姑廟下

水經注 陳留風俗傳曰縣有倉頡陵城有列仙之吹臺北有牧澤中出蘭蒲梁王增築之以為鼓吹臺城隍夷滅略存故迹今層臺孤立於牧澤之右

方一百步許晉世喪亂乞活馮居削墮故基遂成二
層上基猶方四五十步高一丈餘世謂之乞活臺
天中記　水經注睢陽城中有掠馬臺臺東有曲池池
東有一臺謂之清冷臺北城憑隅又結一池臺晉灼
曰或說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兔園在平臺側
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寬廣而
不甚高俗謂之平臺按漢梁孝王傳稱王以功親為
大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
為複道自宮東出揚州門左門陽即睢陽東門也連
屬於平臺則近矣屬之城隅則不能是知平臺不在
城中也梁王與鄒枚相如之徒歡遊於其上故亦一
時之盛事按統志謝惠連於此賦雪又名雪臺夫謝
居江左賦假相如安得云於此賦雪耶通志因之俱
誤
元和郡國志　汴城東有繁臺本吹臺也倉頡與師子
野所造後有繁姓居其側因名繁臺
林水録　西園多士平臺盛賓鄒馬之客咸在伐木之
歌屢陳是用追芳昔娛神遊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
今也歌堂淪宇律管埋音孤墓塊立無復曩時之望
矣

遊名山志　吹臺有高桐皆百圍嶧陽孤桐方此為劣

青箱雜記　東京記天清寺繁臺本梁王鼓吹臺梁高祖嘗閱武於此改為講武臺其後繁氏居其側里人乃呼為繁臺則繁臺之名始於此也

名賢詩話　國初王仁裕暮春與門生五六人登繁臺飲酒題詩抵夜方散詩云柳陰如霧絮成堆又引門生上吹臺淑景即隨風雨去芳尊宜命管絃來漫誇鳴食鳴鐘貴寧免朝烏夜兔催也須一首不教空放馬頭田則知繁臺乃吹臺也

丹鉛餘録　吹臺即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班史稱平臺唐稱吹臺又因謝惠連嘗為雪賦名雪臺分甘餘話　汴中梁王吹臺一名繁臺以繁姓家於臺側故名按繁姓蒲禾切音婆漢有繁延壽魏有繁欽唐有繁知一臺以繁姓得名當作蒲禾切今讀作符鞮切非是

愁臺　在戴樓門外

蠶臺　在兔園中梁孝王築按續述征記云迴道似蠶故謂之蠶臺

獄臺　在縣治西九里許

困學紀聞　唐律曆志測景在浚儀獄臺按東京記宣德門前天街西第一岔路口有獄臺坊今祥符縣西九里有獄

臺圖經云昔魏王遥事霍山神築此臺禱於其上因以為名

獨樂臺 在陳州門外 日於此臺登高晏聚

硯臺 在陳州門外都人九春耕耤田於東

晏臺 在城東十五里春耕耤田於東 卻祀先農畢享胙晏百官於此

觀耕臺 在先農壇東每歲三推禮畢登此臺以觀公卿耕耤

迎秋臺 在固子門外後唐莊宗時築都人九日於此登高

百花臺 在固子門外徽宗築

拜郊臺 在城南十里其東 又有東拜郊臺

沙丌臺 在城東南鄭店保臺上有鄭安平南元季兵燬惟臺存焉

池

玄池 在祥符境内一名晋邱又名清邱昔簡狄浴於晋邱之水有玄鳥遺卵吞之遂生契

蓬池 在城東北本春秋宋之蓬澤一名百尺陂後因為徘徊蓬池上回首望大梁按續述征記大梁南七十里尉氏縣有蓬池唐明皇更名福源池天寶初士大夫禊飲於此後累經黄河淤平

太平御覽、漢志曰開封蓬池在東北或曰宋之蓬澤也汲郡古文梁惠王廢蓬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蓬陂忌澤是也

鴻池 按寰宇記浚儀有鴻池魏獻公射鴻於此累經河水淤平莫詳其處矣

講武池 在城南乾德三年鑿太祖選精卒習戰其中時臨觀之後經河水淤平

文獻通考　太祖乾德初鑿大池於京城之南引蔡水以注之造樓船百艘選精兵號水虎捷習戰池中開寶六年詔賜名講武池七年將有事於江南是歲凡五臨幸觀習水戰

東都事略　太祖嘗幸講武池劉鋹先至賜以卮酒鋹疑其酖泣曰臣承父祖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得為大梁布衣足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太祖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中安有此事取而自飲之別酌賜鋹鋹大慙頓首謝

辛氏泰記　宋太祖即都城之南鑿講武池始習水戰將有事於江南

金明池　在新鄭門外西北周迴九里餘周顯德四年欲伐南唐始鑿以習水戰太平興國七年太宗嘗幸其池閱習水戰政和中於池內建殿宇池門內南岸西去百餘步有臨水殿北去百餘步有仙橋朱漆欄楯下排雁柱中央隆起如飛虹之狀橋盡處而殿正在池中四岸石甃南有高臺上有橫觀廣百丈許曰寶津樓樓之南有晏殿殿西有射殿南有橫街街牙道柳徑乃都人擊毬之所車駕臨幸觀騎射百戲於此後為金兵所燬

聞見近錄　故事季春上池賜生花自上至從臣皆簪花而歸紹聖二年上元駕幸集禧觀始出宮花賜從駕臣僚各數十枝時人榮之

文獻通考　開寶九年太祖幸金明池習水戰御水心毀命從臣列坐以觀戰艦角勝鼓譟以進往來馳突為迴旋擊刺之狀顧謂侍臣曰兵棹之技南方之事也今已平定固不復用但時習之不忘武功耳迄真

石林燕語　金明池龍舟太宗時造每歲春車駕上池宗朝歲習不輟

必登之紹聖初亦嘗命別造形制有加於前亦號工

麗余時正登第在京師初成瓊林賜晏蔡魯公為承

旨中休往登以觀至半輒墜未幾不免相繼哲宗臨

幸是日大風晝冥池水盡波儀衛不能立竟不能移

跬步自後遂廢不用二事適相似亦可怪也

老學菴筆記　故老言大臣嘗從容請幸金明池哲廟

曰祖宗幸西池必晏射朕不能射不敢出又木工楊

琪作龍舟極奇麗或請一登哲廟又曰祖宗未嘗登

龍舟但臨水毀略觀足矣後勉一幸金明所謂龍舟

非獨不登亦終不觀也

補筆談　國初兩浙獻龍船長二十餘丈上為宮室層

樓設御榻以備遊幸歲久腹敗欲修治而水中不可

施工熙寧中宦官黃懷信獻計於金明池北鑿大澳

可容龍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決汴水入澳

引船當梁上即車出澳中水船乃笕於空中完補訖
復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為藏船之室
永無暴露之患

退朝録　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後盡圮廢文宗覽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鎖千官細柳新蒲為誰緑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晏又詔百司於兩岸建亭館太宗於西郊鑿金明池中有臺榭以閱水戲而士人遊觀無存泊之所若兩岸如唐制設亭館即踰曲江之盛也

談圃　神宗時旱一西僧呪水金明池雲氣蔽水如墨僧曰羅义神灾刼重戰退天神不令下雨但可於某日内東門降雨數點而已果如其言

歸叟詩話　王荆公有詩云却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緑衣郎歐公云謹厚者亦復為之耶

湘山野録　退傳張鄧公士遜晚春乘安輦出南薰繚繞都城遊金明抵暮詰宜秋而入閽卒捧門牌請官位退傳書一闋於牌曰閒遊靈沼送春回闕吏何須苦見猜八十衰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

月令廣義　宋太宗得吳越錢氏龍舟城西開金明池每歲二月教池

名山記　金明池在府城西周世宗時鑿宋太祖幸此觀習水戰前賢題咏甚衆

歲時記　每歲三月一日開金明池御史出榜曉示許人遊賞

有宋佳話　元符中上巳日賜燕從臣命御新龍舟蔡元長忽墜於金明池萬衆喧駭蔡得浮木憑出遂入次舍方一身淋漓蔣穎叔唁曰元長幸免瀟湘之厄蔡笑答曰幾同洛浦之遊

紫桃軒雜綴　宋太祖時或詣司天監苗光裔卜苗為布策成兆曰將有遷徙曰損丁乎曰無妨也苗疑之

執其裾問為何物其人不得已對曰我金明池龍也今朝廷廣池將及我穴恐見殺故來問耳苗頷之即以奏聞已而掘池果有龜殆踰萬數下令無傷輦送他水

凝祥池在普濟水門西北會靈觀側真宗時鑿夾岸垂楊菰蒲蓮荷鳧雁游泳其間橋亭臺榭綦布相峙每歲清明日放萬姓燒香遊觀一日

滙水燕談　元祐中上元駕幸凝祥池晏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為戲刑部侍郎孔宗翰道輔之子奏云唐文宗時嘗有為此戲者詔斥去之今豈宜尚容有此詔付伶官於理

墨莊漫録　京師五嶽觀凝祥池有黄蓮花甚奇

蓮花池　有二一在城東北時和保一在城西北永和保

凝碧池　在城東南繁臺之側即古牧澤真宗時改為池後為河水淤塞

後山詩話　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當直學士盧多遜應制賦詩韻限兒字詩曰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半子兒上大喜盡以坐間餚食器賜之

聞見後録　宣和毀聚殿鼎鐘尊爵等數千百種城陷金人盡取之其下不禁勞苦半投之南壁池中後世三代彝器當出於大梁之墟云

園

梁園　一名梁苑或云即兔園在城東南三里許世傳為漢梁孝王遊賞之所按史記梁孝王漢文帝次子景帝之同母弟竇太后少子太后甚愛之賞賜不可勝計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四十餘里是曰兔園李白梁園吟云平臺為客遊思多對酒遂作梁園歌却憶蓬池阮公詠因吟緑水揚洪波九域志云苑中又有修竹園枚乘賦曰修竹檀欒夾池水是也

西京雜記　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山上有膚寸石落猿岩栖龍岫又有雁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珍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及賓客弋釣其中

太平御覽　圖經曰梁王有修竹園園中竹木天下之選集諸方遊士各爲賦故館有鄒枚之號又有雁鶩池周廻四里亦梁王所築又有清冷池池有釣臺謂之清冷臺

芳林園　在城西北固子門內太宗居晉邸時太祖賜爲遊晏之所及即位因號潛龍園內有池沼淳化三年帝幸其池謂近臣曰昔尹京日無事嘗飲池上今池邊之樹已成喬木矣因顧教坊使郭守忠等曰汝等前以樂童從我今亦皓首矣何光陰易過如是耶乃登水心亭習射中的者上親斟滿舉大白詔群臣盡醉後改名芳林園金兵燬之久失其所

畫墁錄　太祖北征群公相道於芳林園既授綏承旨陶穀牽衣留戀堅欲致拜上再三避穀曰且先受取兩拜回來難爲揖酌也

瑞聖園　在通天門外

玉津園　在南薰門外內有方池圓池爲車駕臨幸遊賞之所

朝野類要　毀前馬步三司輪差借觀察承宣之官環衛四廂之職以伴蕃使射於玉津園勝則有金帶陞轉官資之賞

山堂肆考　玉津園在開封府城南哲宗時文彥博致仕令有司備冊禮餞送於玉津園仁宗時契丹使者邪律防至王德用與之較射於玉津園即此

函史　太祖嘗幸玉津園晏群臣醉旁狎明日謂侍臣

曰沉湎非令儀也朕昨醉蹈之甚自悔

下松園在新鄭門外

含芳園

藥朶一作梁園

童太師園俱在城西水門外

蔡太師園

王太宰園俱在新鄭門外金明池南

養種園在城西水門外金水河側四時花木繁盛可觀

王太尉園

一丈佛園子俱在城西南

馬季良園在裏城外西南

景初園即教坊使孟景初園也在城西南奉聖寺岡

奉靈園在陳州門內西北

靈禧園在陳州門外東北

同樂園在固子門內徽宗置

王家園

麥家園俱在新宋門外

李駙馬園在望春門外

以上諸園皆都人遊賞之所俱廢久無存

夢華錄 上元收燈畢都人爭先出城探春大抵都城

左近皆是園圃百里之内無非閒地並縱遊人賞翫

苑

瓊林苑　在新鄭門外俗呼為西青城乾德中建為晏進士之所與金明池南北相對其中松柏森列百花芬郁政和間於苑東南隅創築華嵓岡高數丈上有橫觀層樓金碧相射下有錦石纏道寶砌池塘柳鎖虹橋花縈鳳舸又有月池梅亭牡丹諸亭之類不可勝數

石林燕語　瓊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園謂之四園

瓊林苑乾德中置太平興國中復繫金明池於苑壯導金水河水注之以教神衛虎翼水軍習舟楫因為水嬉宜春苑本秦悼王園因以皇城宜春舊苑改為

富國倉遂遷於此玉津園則五代之舊也今惟瓊林金明最盛歲以二月開命士庶縱觀謂之開池至上巳車駕臨幸畢即閉歲賜二府從官燕及進士聞喜燕皆在其間金明水戰不復習而諸軍猶為鬼神戲謂之旱教玉津半以種麥每仲夏駕幸觀刈麥自仁宗後亦不復講矣惟契丹賜射為故事宜春俗但稱庶人園以秦王故也荒廢殆不復治祖宗不崇園池之觀前代未有也

朝野類要　在京則賜及第進士晏於瓊林苑中興以後就於貢院

文獻通考　元豐七年詔舊制薦新米麥之屬皆取於
市今後宜令玉津瓊林宜春瑞聖諸園苑及金明池
後苑供具其所無者乃索之雜買務
宋稗類鈔　潞公出鎮西京奉詔於瓊林苑燕餞從列
皆預賦詩送行王禹玉時為內相詩云都門秋色滿
旌旗祖帳容陪醉御卮功業迴高元祐日精神如破
貝州時匣中寶劍騰霜鍔海上仙桃壓露枝昨日更
聞褒詔下別刋名姓入周彝時以為警絶
山堂肆考　太平興國中親試禮部貢士四百九十七
人於崇政殿始分三甲錫晏於瓊林苑進士及第一
人授節度推官寵之以詩遂為定制帝謂侍臣曰朕
親選多士殆若飢渴召見臨問觀其才伎而用之庶
野無遺賢
宜春苑　有二一在固子門外號西御園一在麗景門外
東北號東御園初為晏進士之所每歲迎春
於此一名迎春苑
後改為富國倉
宜春苑詩注　宜春苑在舊宋門外即東御園
山堂肆考　麗景門外有宜春苑宋人號東御園王安
石詩云宜春舊墓沼日暮一登臨解帶行蒼蘚移鞍
坐緑陰樹疎啼鳥遠水靜落花深無復增修事君王
惜費金

景華苑　在景龍門外與擷芳園東西相對徽宗時建

容齋四筆　崔德符坐元符上書邪黨困於崇寧後監洛南稻田務嘗送客於會節園是時冬暮梅花已開明年春監修大內閽官容佐取以為景華御苑德符不知也至春晚復騎瘦馬與老兵遊園內坐梅下賦詩其詞曰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枝間小憩藉清影低輦轂徼酸故人不可見春事今已闌繞樹尋屐跡空餘土花斑次日佐入園見地上馬糞知為德符是時府官事佐如不及而德符未嘗謁之佐即具奏劾以擅入御苑作踐有旨勒停

老學菴筆記　凌霄花未有不依木而能生者惟西京富鄭公園中一株挺然獨立高四丈圍三尺餘花大如杯旁無所附宣和初景華苑成移植於芳林殿前畫圖進御

牧苑　在城北陳橋東北牧養馬駝牛羊之所

以上諸苑俱為金元兵燬失其故處矣

樓

望京樓　即汴城西門樓也樓舊無名唐令狐綯登樓詩有因上此樓望京國便名樓作望京樓句因名

寶津樓　在新鄭門外金明池內車駕登幸則諸軍呈演百戲於樓下

明月樓　在城內天漢橋南街東明洪武十五年因其廢址為稅課司

長慶樓 在城內端禮街景靈宮東牆下

紅翠樓 在城內安業坊

玉樓

狀元樓 俱在城內新橋東北

登雲樓 燕王元儼所居俗因呼為八大王樓後為巨瑞譚積有之又稱譚樓

癸辛雜識　汴城樓閣最高而見存者惟相國寺資聖閣雄麗五簷滴水廬山五百銅羅漢在焉國初曹翰所取者也朝元宮閣即舊日上清儲祥宮移至者岩甚半空登雲樓俗呼為八大王樓又稱譚樓蓋初為燕王元儼所居後為巨瑞譚積有之其奇峻雄麗皆非東南所有也

和樂樓 在城內舊名莊樓

得勝樓 在城內得勝橋側

慶豐樓 在城內西北隅

鐵脛 一作薛樓

楊樓

玉川樓

欣樂樓

潘樓 以上五樓俱在城內土市子街東西

會仙樓 在城內雷家橋北

熙熙樓在城内第三條甜水巷東

豐樂樓在城内景明坊舊名樊樓沐京酒樓也徽宗建劉子翬詩有憶得承平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之句

夢華録　宣和間更脩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初開数日每先到者賞金旗過一兩夜則已元夜則每一瓦隴中各置蓮燈一盞内西樓禁人登眺以第一層下視禁中也

揮麈後録　艮嶽成詔翰林學士王安中登豐樂樓望而賦詩云日邊高擁瑞雲深萬井喧闐已下臨金碧

樓臺雖禁籞烟霞岩洞却山林巍然適構千齡運仰止常傾四海心此地去天真尺五九霄歧路不容尋

宋稗類鈔　京師東華門外景明坊有酒樓人謂之樊樓或以為樓主之姓非也本商賈鬻礬於此後為酒樓因名礬樓一名白礬樓

胡樓在南薰門外西南

清風樓在城内龍津橋西南都人夏月多乘凉於此

看牛樓在望春門外

宜城樓

班樓俱在宜秋門外街北

蜘蛛樓 在宋門外

劉樓 在宜秋門外金梁橋下

八仙樓 在東水門外

集賢樓

蓮花樓 俱在新鄭門外乃之官河東陝西五路之別館尋常餞送置酒於此

晏賓樓 在新鄭門外金明池之右

以上諸樓俱燬於金兵

退朝錄 京師街衢置鼓於小樓之上以警昏曉太宗時命張公洎製坊名列牌於樓上按唐馬周始建議置六街鼓號曰鼙鼙鼓惟兩京有之後北都亦有鼙鼓是則京都之制也二紀以來不聞街鼓之聲此後金吾之職遂廢之矣

閣

資聖閣 在府治東北相國寺內唐天寶四載建閣上有銅羅漢五百尊及佛牙等凡有齋供取旨方開都人夏月於此納涼所謂資聖薰風是也金季兵燬

癸辛雜識 資聖閣登雲樓覆壓歲久今其地低陷甚多魯記佛書言山河大地凡為城邑宮闕樓觀塔廟亦是緣業深重所致

鴻苞集 蔡魯公卽成都一日於藥市中遇一婦人多髮如畫自稱毛女謂蔡曰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

所在蔡後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一日在資聖閣下納凉一村人自外入直至蔡前云毛女有書蔡接書其人忽不見啟封大書東明二字蔡不曉其意後貶長沙卒於東明寺因就叢焉

熙春閣在景龍江擷芳園中政和三年建

研北雜志　汴梁熙春閣舊名壺春堂徽宗稱道君時居之在擷芳園中俗呼為八滴水閣汲郡王暉仲謀有熙春閣遺制記

圓象徽調閣政和六年方士王仔昔以九鼎神器不可藏於外議建閣於天章閣西賜名圓象徽調徙九成宮鼎奉安改改帝鼎為隆鼎餘八鼎皆改焉

館

信陵館在城内信陵君延士處

同文館在閶闔門外西北安州巷建以待青唐高麗使臣之所

瞻雲館在宜秋門外建以待諸番國使臣之所

班荆館在封邱門外之東即陳橋驛改以待番使之所

玉照新志　陳橋驛在陳橋封邱二門之間唐為上元驛朱全忠縱火欲害李克用之所也後改班荆館為虜使迎餞之所至宣和五年因曾讜一建言遂命羽流居之錫號曰鴻烈觀俶擾之後又不知如何耳

禮賓館舊名番譯院在金梁橋南汴河南岸建以待回紇于闐使臣之所景德三年又改為禮賓院

柳林館在城東北南神岡都人遊晏之所後淪於水以上諸館俱燬於金兵

門

夷門在安遠門內夷山之上

水經注　漢文帝封孝王於梁孝王以土地下濕東都睢陽自是置縣以大梁城廣居其東城夷門之東夷門即侯嬴抱關處也

史記　大梁城有十二門東門曰夷門魏有隱士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夷門抱關者為公子無忌畫計厚遺之不受

賓退錄　侯嬴為夷門監者按大梁城門東曰夷門則夷門者乃大梁之一門耳後人遂直指汴京為夷門非也

林水錄　郭緣生魯遊北邑踐夷門升吹臺終古之迹

緬馬畫在

高門在固子門外西北二里即梁惠王故城之門也門已廢久至今土人猶名其鄉曰高門亦曰梁王城

沙門在城西東和保沙積深厚其形似門故名

小陡門在城西北永安保疊石砌閘以蓄汴水

亭

倉垣亭在城東北二十里廢久無存

信陵亭一名公子亭在府治東北相國寺前大中祥符中建保康門始移亭於麗景門外

太平御覽圖經曰浚儀有信陵亭在城內即魏國公子無忌勝概之地

博浪亭在城北三十里一名博浪城漢張良令力士擊秦始皇處一云在陽武縣東南三里

新亭在城內唐汴州刺史令狐楚建劉禹錫有記

看街亭在南薰門內東南車駕行幸登亭觀馬騎於此

汴河亭在汴渠上

大梁亭在宜秋門外西北

迎曙亭在後苑中仁宗時建

鼈氏雜說仁宗時作亭名曰迎曙已乃悟為英宗名也

延漏録仁宗晚年不豫漸復康平忽一日命宮嬪妃主遊後苑乘小輦東向欲登城堞遥見小亭榜曰迎曙帝不悦即時回輦翼日上仙而英宗登極蓋曙字乃英宗御名也二説互異未知孰是

蝦蟆亭在金明池內寶津樓西

流盃亭在城內西北隅

以上諸亭俱廢久無存

堂

明堂徽宗政和五年八月詔立明堂於大內之丙地徙秘書省於宣德門之東以其地為之

文獻通考　蔡攸言明堂五門廊廡蓋以素瓦而門堂則以瑠璃其地則隨所向而砌以五色之石欄楯柱端以銅為辟邪之象而飾以五方所向之色八窓八柱則以青黃綠相間堂室柱門欄楯並以丹雘塗之堂為三級每級崇三尺共為一筵改火珠為雲龍之象階庭植松梓檜之木宮門不設戟而殿隅並垂鈴云詔以玄堂犯聖祖之諱取平在朔易之義改為平朔門亦如之仍改敷佑門曰左敷佑左承天門曰右敷佑承天門曰平秩更衣大次曰齋明殿其明堂青

陽總章平朔太室五門並御書牓之

資治通鑑　元豐間禮官以明堂寓大慶殿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暇講求政和五年內出圖式宣示於崇政殿且以明堂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祕書省於宣德門東而以省地營之命蔡京為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

繼聖堂　在府治東太宗習射之所後廢

東京記　太宗尹京日官署東建堂習射大中祥符二年閏二月真宗臨幸宰臣請以繼聖為名許之

講武堂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將伐太原詔築講武堂於西郊九月大閱上與從官登而觀焉

資善堂仁宗肄業之所也在城内元符觀南大
中祥符八年建天禧四年徙御厨北

海録碎事　大中祥符九年二月詔皇子就學新堂宜
以資善為名

東都事略　天禧四年詔中書樞密院及諸司非大事
並委皇太子資善堂裁處以聞

燕翼詒謀録　大中祥符八年仁宗封壽春郡王以張
士遜崔遵度為友及講學之所為資善堂此資善之名
所由始也自後元良就學之所皆曰資善

石林燕語　仁宗初為皇太子宰相丁謂馮拯兼少師
少傅樞使曹利用兼少保參政王曾樞副錢惟演兼

賓客謂等因請師傅十日一赴資善堂賓客以下隻
日互陪侍講學從之

繼照堂　即府治正廳
聽事之所也

隣幾雜志　學士周起知開封府聽斷明審庭無留事
以真宗判南衙聽事之所為繼照堂奏云陛下昔日
居此臣不敢坐自爾遂空不復居焉

迎端堂　哲宗創建退繹
萬幾之所也

萊公雜説　哲宗朝常創一堂退繹萬幾學士進名皆
不可意乃自制曰迎端意謂迎事端而治之未幾徽
宗由端邸即大位

梅花堂在府治正廳之後即所謂後堂也後改為公生明堂

癸辛雜識　開封府後衙有蠟梅一株人以為奇遂創梅花堂北人言河北惟懷孟二州號小江南蓋太行障其後寒稍殺地暖故有梅且山水清邃似江南云

汴京遺蹟志　今開封府猶稱古南衙其後堂稱梅花堂皆襲宋之舊也

拱奎堂在府治內錢藻尹開封時建後廢

清虛堂在城內東南隅王鞏建蘇軾有記後廢

三槐堂在望春門外兵部侍郎王祐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其後子旦果相真宗遂號三槐王氏因扁其堂曰三槐金季兵燬其

東都事略　旦少好學父祐器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必有為三公者真宗即位旦為翰林學士嘗奏事下殿真宗目送之曰與朕治平天下必此人也是年遂除同知樞密院事

石林燕語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嘗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以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為代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當以趙普所居位命汝面授肯徑使上道且謂祐曰此卿故鄉所謂畫錦者也祐到彼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面問因力為辨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

州彦卿竟亦無他後祐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槐於庭曰吾雖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為太保歐陽文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略載此語而國史本傳不書余嘗親至其家聞其子弟言之

文正公遺事　先晉公知公遠大嘗語人曰此兒異日必至公輔因手植三槐於庭以為識其槐今老蔭茂可愛

尚友録　王祐字景叔太祖命使魏州曰卿還當與王溥官職及還得謫或戲之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天下謂之三槐王氏

函史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父祐事太祖為知制誥符彦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命祐行察之以百口保其無他且曰五代之世多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以為戒太祖深納之又嘗按獄全活數百人因罷官歸手樹三槐於庭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所以志也

東坡集　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

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遑恤厥德庶幾僥
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
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桂籍堂 在太學內

山堂肆考 太平興國中進士中第賜題名於桂籍堂
此題名之始唐人題名於慈恩寺乃進士自題也

九龍堂 在城西南隅景福坊大中祥符四年賜名普濟堂皇祐三年詔令修葺訛傳池水能愈疾都人日赴不可勝計乃塞其池後廢

三聖堂 在宜秋門外百步許即都亭西驛以待西番阿黎于闐新羅渤海使臣之所三聖者祀觀音大士義勇武安王清源妙道真君也按夢華錄云都亭西驛在寶相寺之東相對都城元末兵廢明洪武初重修明末復廢

周藩即其舊址創立廟宇乃移白馬廠之神祀之於內其三聖之像仍舊不改景泰中居民甄義等率衆

寶籙堂 在金梁橋西南徽宗建為曹仙姑所栖之處姑化去遂為女冠所居又名曹仙姑菴明洪武三十二年黃河入城淹沒圮壞有編修鄭昂祠堂記碑移置延慶觀內今亦無存矣

宅

禮賢宅 建隆初吳越王俶貢奉加常數帝亦厚賚之命有司造大第於南宮城太學東連亘數坊名禮賢宅開寶八年來朝詔賜居之

宣和書譜 開寶八年朝廷將舉兵平江左李煜密貽書於俶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王一旦明天子易位酬勞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表其書來上藝祖嘉其

忠江南平與其子惟濬妻孫氏來朝藝祖遣皇子至
睢陽迎勞對見禮皆從異等賜禮賢宅以館之而宅
之締構宏壯供帳什物種種畢具俶至如歸焉
楓窓小牘　余邸寓於錢氏之舊鄉蒼山碧樹想見衣
錦風烟因念昔家京邑每過南宮城太學左方禮賢
宅未嘗不欽仰忠懿之賢雖喬木垂楊朱門雕砌宛
若猶在而於時子姓貧寒至有衣食不周者嘗讀兩
朝供奉録太祖太宗雖所賜優異然忠懿歸國之初
舉朝文武閣寺皆有餽遺蓋有國已來所積一空矣
函史　太祖開寶中吳越王俶來朝賜禮賢宅以居親

睦親宅　即王清昭應宮舊址也景祐二年仁宗以皇族散處都城或暌燕集詔以玉清昭應宮舊址作睦親宅以處之

東都事略　仁宗建睦親宅乃命知大宗正寺宗子有好學趨義則褒勉委曲進之於善若不率教始勸諭之又糾戒之至不悛則正其罪而上聞故人人莫不畏愛而心服

慶曆五年三月已未詔大宗正寺曰朕思古之人君莫不厚親戚以輔王室治邦家而化天下宋興八十餘載宗室蕃衍宜令睦親宅諸院教授官課經典文

詞以聞

神宗實録　吴申字景山英宗擇官教導宗室以為睦親宅都講初宗室坐席之東隅申不肯坐且曰宗室當以親族尊卑為序若講官分賓主至再移書大宗正宗正不能決因内朝出二書英宗是之宗室正講席自申始

彙書詳註　至道元年太宗将為皇姪等置師傅執政謂環衛之官非親王比當有等降乃以教授為名咸平初遂命諸王府官分燕南北宅教授南宅者太祖太宗諸王之子孫處之所謂睦親宅也北宅者魏悼

王子孫處之所謂廣親宅也

蕃衍宅　在天波門西藥市橋街徽宗諸王居之

王魯公宅　在宮城北隅泰寧坊即樞密使王德用居第

編年録　德用狀貌雄毅面黑而頸以下白晳人皆異之其第在泰寧坊直宮城北隅開封府推官蘇紳嘗疏德用宅枕乾岡貌類藝祖帝匿其疏不下御史中丞孔道輔繼言之語與紳同且謂德用得志不宜又典機密罷為武寧軍節度使赴本鎮德用尋以居第獻詔隸芳林園給其直

丁晉公宅　在保康門外水櫃街即宰相丁謂居第

野客叢談　丁晉公謂治第保康門外楊景宗時以役夫荷土築基丁後籍沒而景宗貴即以其宅賜之其正寢乃向日所築之地也（景宗章睿太后弟也）

初潭集　唐待制肅與丁晉公為友宅又相對丁將有諧弼之命唐遂遷居州北或問之對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謹避之

宅

李文靖宅在封邱門內即丞相李沆居第

訓儉　公為相治第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世蔭之官廳事則已寬矣

自警編　李文靖公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頹垣敗壁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問之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一動我念哉家人每勸治第未嘗答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王文正宅在望春門外即太尉王旦居第

長編　旦性沖澹寡慾奉身至薄所居至陋上欲為之治旦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

宋修撰宅在城東南隅春明坊即宋敏求居第

初潭集　宋次道家書皆校讎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

道家為善本住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傚
居其側以便借置故當時春明宅子傚直比他處嘗
高一倍陳叔易歎曰此風豈可復見耶
劉道原就宋次道家觀書宋日具酒饌為主人禮道
原不受閉閣鈔書旬日而畢
研北雜志　宋宣獻公綬楊徽之外孫徽之無子盡付
以家所藏書後與父皐同在館閣每賜書必得二本
子敏求敏脩並以文學見稱於世其藏書之盛有以
也

蔡太師宅　在宜秋門外府治西南即宰相蔡京賜第
老學菴筆記　蔡京宅有六鶴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
下望之如蟻餘悉宏敞過甚老疾畏寒幕繒不能禦
遂至無設牀處惟撲水少低間架亦狹乃即撲水下
作臥室
正史約　徽宗時乘輕車小輦頻幸京第命坐傳觴略
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
牽衣挽留而不却蓋實事也
宋稗類鈔　譚振言蔡京當國一日感寒振與數親客
問疾見之後堂東閣中京令小鬟焚香久之鬟白香
已滿聞近北牕簫聲則見香氣自他室而出其蓬焯

滿室靄若雲霧濛濛坐客幾不相覩而無烟火之烈
京謂客曰香須如此燒乃無烟氣既歸衣冠芬馥非
數十兩不能如是之濃也
朝野僉言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初八日夜遺火焚蔡
京宅火光亘天隣屋無所犯明旦士庶觀之咸謂國
家召禍造端乃蔡為首宅焚無片木而不及隣實本
天意
王丞相宅　在宜秋門外即太傅王黼賜第
編年録　初黼既得秉國念無以中上意牢其寵乃奏
置應奉司遂自領之而以梁師成副焉四方珍異悉

入於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才什一帝待遇日隆恩
數異於他相名其居閣為得賢治定後帝幸黼第始
悟其與梁師成交結狀由是黼眷稍息
資治通鑑　宣和五年十一月丙寅帝幸王黼第觀芝
黼專結梁師成既為相賜第於城西開徑門與師成
宅對街以相往來乃託言家之屏風生玉芝上為臨
幸覩黼之室閣張設寶玩山石侔擬宮禁喟然而歎
其富樂因大醉不能語夜漏下五刻開龍德宮複道
小門以還是夜諸班禁從皆嚴衛達旦翼日猶不御
殿殆半日人心始安祖宗以來臨幸未之有也

貴耳集　王黼宅與一寺為隣有僧每日於黼宅旁溝中漉取流出雪色飯洗淨晒乾數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老幼絶食僧即以所積乾飯復用水浸蒸熟送入賴之無飢

宮

太一宮有四一在城東南蘇村為東太一宮太平興國中建一在城西南八角鎮為西太一宮天聖六年建一即五嶽觀舊址為中太一宮熙寧初建一政和間改龍德宮為北太一宮俱廢久矣

退朝録　太宗時建東太一宮於蘇村遂列十殿而五福君綦二太一處前殿冠通天冠服絳紗袍餘皆道冠霓衣天聖中建西太一宮前殿處五福君綦大遊三太一亦用通天絳紗之制餘亦道冠霓衣熙寧五年建中太一宮内侍主塑像乃請下禮院議十太一冠服禮院乃具兩狀一如東西二宮之制一請畫服通天絳紗會有言亳州太清宮有唐太一塑像上遣中使視之乃盡服王者衣冠遂詔如亳州之制

石林燕語　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一式有五福大遊小遊四神天一地一直符君綦臣綦民綦凡十神皆天之貴神而五福所臨無兵疫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易今自甲申歲入黄室舆宮當吴分請即蘇州建宮祀之已而復有言今京城東南有蘇村可應姑蘇

之名乃建東太一宮八年宮成合千一百區凡十殿
四廊圖三皇五帝九曜七元天地水三官南斗三台
二十八宿天曹四司十精太一五嶽儲副佐命十二
山神八卦六丁五行四瀆本命等神及四直靈官三
十六神將像五百二十四軀
中吳紀聞　太平興國六年方士言五福太一在吳越
分太一天之貴神也行度所至之國民受其福故令
蘇州建太一宮後以地遠不便於禱祀遂於京城蘇
村建之今天慶觀乃其舊址鄉人尚有以宮巷宮前
稱者
國朝會要　天聖六年司曆言五福太一自雍熙元年
甲申及今四十五年太一行綦當入蜀郡之坤宮曰
黃庭可於都城西南建祈宮於是詔擇八角鎮地建
西太一宮前後東西凡四殿又建齋殿塑像自內出
始鑄印給之
文獻通考　熙寧初即五嶽觀舊址營中太一宮蓋自
天聖六年至熙寧五年壬子四十五年五福太一行
綦自黃庭宮移入真室之中下臨京都之中故也
太常禮院言中太一宮冠服依東西太一而東西太
一惟五福君綦冠通天冠大遊以下皆冠道冠按史

記天神貴者太一佐者五帝又方士言十太一皆天之尊神請並用通天冠絳紗袍從之

太一星在紫宮門右天一之南號曰天之貴神其佐曰五帝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疫疾災害之事

漢武帝時亳人繆忌奏祠太一方置壽宮神君壽宮奉神之宮也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神所欲言下之於巫又置壽

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名曰畫法謂策畫之法也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殊絶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

夢溪筆談　十神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太一四曰地一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太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遊太一九曰九氣太一十曰十神太一惟太一最尊更無別名止謂之太一三年一移後人以其別無名遂對大遊而謂之小遊太一蓋誤加之也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祠五福而太一乃在廊廡甚為失序熙寧中初營中太一宮下

太史考定神位予時領太史預其議論令前殿祠五
福而太一別為後殿各全其尊深為得禮然君基臣
基民基避唐明帝諱改為綦至今仍襲舊名未曾改
正

容齋三筆　熙寧四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據太一經
推筭熙寧七年甲寅歲太一陽九百六之數至是年
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九之災太一有百六之
厄皆在入元之終或復元之初今陽九百六當癸丑
甲寅之歲為災厄之會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
以消災為祥竊詳五福太一自雍熙甲申歲入東南

巽宮故修東太一宮於蘇村天聖己巳歲入西南坤
位故修西太一宮於八角鎮請稽詳故事崇建宮宇
迎五福太一於京師詔度地於集禧觀之東於是為
中太一宮時王安石擅國盡變亂祖宗法度為宗社
之禍蓋自此始雖太一照臨亦不能救也紹熙四年
癸丑五年甲寅朝廷之間殊為多事壽皇聖帝厭代
泰安以久疾退處人情業業皆有憂葵恤緯之慮時
無星官曆翁考步推驗庸詎知非入元復元之際乎
宋史劉畋傳　西太一之役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
則有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南坤維按

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
福何在耶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
而後悔方士之謬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
者也

山堂考索　漢立太一祠即甘泉泰時也唐謂之太清
紫極宮宋謂之太一宮宋朝尤重太一之祠以太一
飛在九宮每四十餘年而一徙所臨之地則兵疫不
興水旱不作在太平興國中太宗立祠於東南郊而
祀之則謂之東太一在天聖中仁宗立祠於西南郊
而祀之則謂之西太一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福宮而
祀之則謂之中太一

宋稗類鈔　京師太一宮道士房有楮結子如楊梅嶽
宗車駕臨觀題曰擬梅軒李似矩吳正仲皆有詩正
仲詩云陰陰綠葉不勝垂著子全多欲壓枝却得君
王留一顧故應雨露亦饒滋

河南通志　襄城楚芝蘭初習三禮忽自言遇有道之
士教以符水六壬遁甲之術屬朝廷博求方伎詣闕
自薦以占候有據擢翰林天文授樂源主簿遷司天
春官正判司天監事占者言五福太一臨吳分當於
蘇州建太一祠芝蘭獨上言京師帝王之都百神所

集且今京城東南一舍地名蘇村若於此為五福太一建宮萬乘可以親謁有司便於祗事何必遠趨江外乎衆論不能奪遂從其議

鄧州張虛白通太一六壬術留心丹竈遇真人得祕訣徽宗聞其名召管太一官恩賚無虛日官太虛大夫金門羽客出入禁中終日論道無一言及時事曰朝廷事有宰相在非予所知也

景靈宮 有二在城內端禮街之東西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建奉藝祖以下御容元豐五年詔歲以四孟月朝獻

文獻通考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以聖祖臨降作景靈宮天聖元年詔修宮之萬壽殿以奉真宗御容榜曰奉真治平初就景靈宮西園作仁宗神御殿曰孝嚴別殿曰寧真齋殿曰迎釐名宮之西門曰廣祐凡七十年間神御在宮者四其他寓諸寺觀者十一所元豐五年神宗始就景靈宮作十一殿在京宮觀寺院神御悉皆迎奉入內盡合帝后而奉以時王之禮元符二年詔特置景靈西宮奉安神宗於顯承殿為館御之首昭示萬世尊異之意建哲宗神御殿於西以東偏為齋殿

資治通鑑 元豐五年八月庚申帝以先朝御容多寓

寺觀乃作十一毀於景靈宮凡神御皆迎入累朝文
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於兩廡凡執政
官除拜赴宮恭謝其後南郊先詣宮行薦享禮並如
太廟

朝野雜記　景靈有東西宮蓋祖宗以來帝后神御皆
寓道釋之館元豐中始倣漢原廟之制按兩漢博聞
立原廟師古曰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曰重也謂高帝廟即景靈宮之東西
惠帝詔有司
為六毀每毀皆有館御前毀奉宣祖以下御容而後
毀以奉毋后各揭以美名崇寧初以景靈無隙地乃
於馳道之西立西宮以神宗為館御首哲宗次之號

舊宮為景靈東宮建炎改元之二日即命有司建景
靈宮於江寧帝后異毀然不克成渡江後自聖祖以
下神御皆寓温州天慶宮以祠部郎官兼知州若官
使相則兼景靈宮使典奉神御趙忠簡為相議築宮
臨安以奉祖宗神御而留聖祖於永嘉後不果紹興
十三年始遷於臨安然但通為三毀以奉聖容無復
東都之制矣

揮麈録　乾德六年即都城之南安陵之舊域建奉先
資福院為慶基殿以奉宣祖藝祖則太平興國之開
先太宗則啟聖之永隆至大中祥符中建景靈宮天

興毀以奉聖祖其後真宗之奉真仁宗之孝嚴英宗之英德皆在其側又有慈孝之崇真萬壽之延聖崇先之永崇以奉真宗母后章獻明肅在崇真之傍曰章德章懿在奉先之後曰廣孝章惠在延聖之後曰廣愛在普安者三元德曰隆福明德章穆曰重徽元豐中神宗以獻饗先後失序地偏且遠有曠世不及親祠者乃詔有司神御之在京師寓於佛祠者皆廢撤而遷之禁中由英德而上五世合為一宮凡十一毀以世次列東西序帝毀一門列戟七十二毀之西廡繪畫容衛公王名將羅立左右內有燕寢溫清之

室玩好畢陳而母后居其北改慶基曰天元后曰太始開先曰皇武后曰儀極永隆曰大定后曰輝德奉真曰熙文后曰衍慶孝嚴曰美成后曰繼仁英德曰治隆其便毀十一曰來寧曰燕娭曰雲遊曰凝神曰天遊曰泠風曰太靈曰丹臺曰靈崑曰昭清以五年十一月奉安帝后塑像於新宮大赦天下繪侍臣像於後元祐初即治隆之後宣光殿以奉神宗紹聖初闢宮之東隅為顯承殿以宣光殿故址為徽音殿以奉宣仁聖烈建中靖國元年詔以顯承介於一偏廟號未稱於是度馳道之西東直大定南北廣袤地勢

併撤府寺創為西宮建大明殿以神宗為館御之首
涓日遷奉親祠為不祧之廟以示推崇之意曲赦四
畿錄功臣後如元豐故事云
麈史　神宗廣景靈宮為原廟列朝帝后前後各一殿
皆有名見於國史元祐初神宗神御毀曰宣光紹聖
初內相林希言宣光乃元魏時毀號非所宜名詔更
為顯承後改曰議者以為祖宗時凡建一事施一令
必下侍臣博議蓋審處之也或曰此執政寡聞之過
也
神宗就太原廟取祖宗以來將相功臣像各繪於兩
廡因推恩官其後予在開封南司閱牘見黨進家狀
元私家無祖像令城南什物庫土地像乃是遂取圖
之
圖畫見聞誌　治平甲辰歲於景靈宮建孝嚴殿奉安
仁宗神御乃鳩集畫手畫諸屏扆墻壁先是三聖神
御毀兩廊圖畫創業戡定之功及朝廷所行大禮次
畫講肄文武之事游豫晏享之儀至是又兼畫一應
仁宗朝輔臣呂文靖以下至節鉞凡七十二人時張
龍圖燾主其事乃奏請於逐人家取影貌寫之鴛行
序列歷歷可識其面於是觀者莫不歎其盛美

聞見前録　元豐中神宗倣漢原廟之制增築景靈宮先於寺觀迎諸帝后御容奉安禁中涓日以次備法駕羽衛前導赴宮觀者夾路鼓吹振作教坊使丁仙現舞望仁宗御像引袖障面若揮涕者都人父老皆泣下嗚呼帝之德澤在人深矣

退朝録　文穆王冀公天聖初再為相既拜命謝恩即請詣景靈宮奉真殿朝謝真宗皇帝冀公仍以五百千建道場託先公為齋文其略曰奉諱之初謝病於外臨西宮而莫及企南狩以方遥自後二府初拜恩入謝即詣景靈宮蓋踵冀公故事也

朝野類要　四孟之月駕詣景靈宮朝獻自神廟建如此在恤制内則權止

東萊詩話　正獻公知揚州賀景靈宮成表有云即上都之福地再廣真庭會列仙之睟容益嚴昭薦又云廻廊曼衍圖拱極之近僚祕殿重深列儀坤之正位

上清儲祥宮　在新宋門裏街北至道元年上清宮成慶曆三年火其後復修以宮之所在為國家子孫之祥也因賜名上清儲祥宮命蘇軾撰碑文以紀其事

東京記　端拱元年二月太宗詔取晉邸時太祖所賜金帛建上清儲祥宮至道元年八月宮成帝御書額金填其字賜之慶曆三年十一月火熙寧元豐間靈

惠法師王太初再營之元祐初宣仁太皇太后出舊
粉錢重建
談圃　上清儲祥宮太宗建之為民祈福神宗以其地
屬震欲新之至元祐初落成宦人陳衍領其事凡當
用黃金處皆以丹朱代之宮成兩宮臨幸肆赦
至正集　宮始太宗作於朝陽門外（蘇碑作內）不五十年而
火以其地為禁軍營監察御史裏行包拯上疏請勿
修故也又三十七年復事修建歷十三年而後成蓋
元祐六年也翰林學士承旨蘇公作碑未幾誣以失
實毀之令蔡京別撰焉

雲烟過眼録　米老自作自書上清儲祥宮碑川紙上
大書甚佳舊在向若水家後歸賈秋壑今歸王子才
乃與東坡同所作米意極自得然非為彼文壓倒則
此老必叫屈
續文獻通考　鄭榮本禁軍戍辟州還夜遇神人謂曰
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醫術救人大中祥符七年賜
名自請度為道士居上清宮所傳藥能愈大瘋民多
居易録　侯鯖録載紹聖中貶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
求之皆刺臂血和餅以給焉
京別撰有人過臨江驛題二詩不書姓名或云江隣

幾或云張文潛作也其二云晉公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此詩因坡公而發特以退之淮西事為譬非元和間人作也其言吾唐者是時黨禁方嚴故託之前代云爾以為直言淮西事者誤婁堅以為東坡詩尤誤矣

宋東京考卷之十三　嘉興石鮑周城緝

宮

玉清昭應宮　在南薰門外官路西大中祥符元年議營是宮安置天書有司料工須十五年乃就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二十楹制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天聖七年六月丁未夜大雷雨宮內火起至曉宮室幾盡僅存長生崇壽二小殿范雍王曙等以為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祀以答天怒乃下詔不復繕修以長生崇壽二小殿改為萬壽觀

談圃　玉清昭應宮丁晉公董其役土木之工極天下之巧繪畫無不用黃金四方古名畫皆取置辟龕廡下以其餘材建五嶽觀世猶謂之木天則玉清之宏壯可知玉清宮道院則今萬壽觀是也後玉清五嶽皆焚獨道院在耳

石林燕語　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應宮成王魏公旦為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為見任宰相兼職天聖元年呂申公夷簡為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緩因請罷使名自是宰相不復兼使康定元年李康靖若谷罷參知政事留京師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會靈觀事宮觀置提舉自此始自是學士待制知制誥皆得為提舉因以為優閒不任事之職熙寧

初先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罷之則傷恩留之則玩政遂承舊宮觀名而增杭州洞霄宮及五嶽廟等並依西京崇福宮置管勾或提舉官以知州資序人充不復限以員數故人皆得以自便

退朝録　天聖七年玉清宮災遂罷輔臣為宮觀使而景靈會靈祥源三宮觀以學士舍人管勾康定元年李康靖公罷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會靈觀自後學士皆為提舉至和初晏元獻公以舊相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而武臣今致政李少師端愿為觀察使止得管勾祥源觀自陳於樞府宗哀乃加以都管勾今朝官亦云提舉非故事也

宋史　大中祥符元年作玉清昭應宮奉天書也知制誥王曾都虞候張旻皆上疏諫不聽

沂公言行録　真宗建昭應宮王沂公曾上疏陳事之不便者五條以諫請殺其制其餘論事甚衆皆削其稿惟此疏偶存

續聞見近録　錢若水撰昭應宮碑成上賜玉帶令服之而謝三日乃止至今被賜者閤門以為例

遯齋閒覽　按祥符中治昭應宮用李廷珪墨為染飾

今人間所有皆其時餘物耳

筆談　温州雁蕩山前世人所不見故謝靈運為太守亦未嘗遊歷因昭應宮採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於外他可知矣

鼈氏客語　造玉清昭應宮牒州郡供木丁晉公自作文云不得將皮補曲削凸見心

中吳紀聞　蘇舜欽字子美易簡參政之孫慷慨有大志工為古文聲名與歐陽公相埒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災子美以太廟齋郎詣登聞上疏謂天以此垂戒願陛下恭默自省語甚切直時年方二十登景祐

元年進士第俄有詔戒越職言事者子美又上書極論其不可時論韙之

厚德録　天聖中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曰先帝營奉此宮極天下之力今一旦灰燼皆守衛者不謹所致詔付御史臺推勘皆欲戮之御史中丞王晦叔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也漢遼東高廟及高園陵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當居陵旁故災今玉清之興不合經義先帝信方士邪巧之說蠹耗財用無紀今天焚之乃戒其後而不經也上與太后感悟遂薄守衛者罪

容齋三筆　秦始皇作阿房宮寫蜀荆地材至關中役徒七十萬人隋煬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為輪則戞摩火出乃鑄鐵為轂行一二里轂輒破別使數百人賫轂隨而易之晝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工大中祥符間姦佞之臣罔真宗以符瑞大興土木之役以為道宮玉清昭應之建丁謂為修宮使凡役工日至三四萬所用有秦隴岐同之松嵐石汾陰之柏潭衡道永鼎吉之桧柟樗櫧温台衢吉之檮永澧處之槐樟潭柳明越之杉鄭淄之青石衡州之碧石萊州之白石絳州之斑石吴越之奇石洛水之石卵宣聖庫之銀朱桂州之丹砂河南之赭土衢州之朱土梓信之石青石碌磁相之代黛秦階之雌黄廣州之藤黄孟澤之槐華虢州之鉛丹信州之土黄河南之胡粉衛州之白堊鄆州之蚌粉兖澤之墨歸歙之漆萊蕪與國之鐵其木石皆遣所在官部兵民入山谷伐取又於京師置局化銅為鍮治金薄鍛鐵以給用凡東西三百一十步南北百四十三步地多黑土疏惡於京東北取良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起二年四月至七年十一月宮成總二千六百二十區不及二

十年天火一夕焚爇但存二殿是時役徧天下而至
尊無窮兵黷武聲色苑囿嚴刑峻法之舉故民間樂
從無一違命視秦隋二代萬萬不侔矣然一時賢識
之士猶為盛世惜之國史志載其事欲以為夸然不
若掩之之為愈也

王氏畫苑　大中祥符初上將營玉清昭應宮勑劉文
通先立小樣圖然後成葺丁朱崖命移寫道士呂拙
鬱羅蕭瑩仍加飛閣於上以待風雨畫畢下匠氏為
準謂之七賢閣者是也天下目為壯觀

大中祥符中玉清昭應宮成召張昉畫三清殿天女
奏音樂像昉不假朽畫奮筆立就高皆丈餘

茅亭客話　大中祥符六年綿州彰明縣崇仙觀柏柱
上有木文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舄纖縷悉
備知州比部員外郎劉宗言遂繪事奏聞詔令津置
赴闕送玉清昭應宮今川民皆圖畫供奉之

田居乙記　仁宗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泣對
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竭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燔幾
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耳何以稱遺旨哉樞密副
使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太后詰其故雍對曰
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

所存又將修葺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乃下詔不復繕修以二殿為萬壽觀罷諸宮觀使

續文獻通考　大中祥符元年作昭應宮貯天書初帝議即宮城乾地營昭應宮以奉天書召丁謂問之對曰陛下富有天下建一宮以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群臣有阻陛下者願以此諭之已而王旦密疏諫帝果如謂所對答之旦不敢復言

大中祥符五年詔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神像以丁謂為奉迎使奉安於玉清昭應宮帝率百官

郊謁

宋稗類鈔　真宗建玉清宮自經始及告成凡十四年其宏大瓌麗不可名似遠而望之但見碧瓦凌空聳耀京國每曦光上浮翠彩照射則不可正視其中諸天殿外二十八宿亦各一殿棁栭杞梓搜窮山谷璇題金榜不能殫紀朱碧藻繡工色巧絕甍栱欒楹全以金飾入見驚悅褫魄迷其方向所費鉅億萬雖用金之數亦不能會計天下珍樹怪石內府奇寶異物充牣襞積窮極侈大餘材始及景靈會靈二宮觀然亦足冠古今之壯麗矣議者以為玉清之盛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阿房建章固虛語爾天聖歲六月中宵

暴雨震電咫尺語不相聞俄而光照都城如晝黎明
宮災無餘大像穹碑悉墜煨燼見者無不駭歎明肅
皇后垂簾對兩府大臣而泣追念先志罷宮使王曾
柄相黜判官翰林學士歸西垣授戛竦以修宮使力
期興復議論喧然言事者競進諫乃止
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僅者録詩以進真宗閱
前章云朱衣吏引上驢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
遂棄不復閱而陳勝録山之語卒得不聞人以為幸

也

玉堂鑑綱　大中祥符七年真宗親謁宮奉刻玉天書
安於寶符閣以御容立侍於側

史學提要箋釋　真宗嘗言夢神人傳玉皇命云趙立
朗為人皇九人中一人帝之始祖奉為司命真君號
聖祖詭言降延恩殿有異香黃光建玉清昭應宮奉
之七年乃成

山堂肆考　祥符中飛蝗過京城上詣玉清宮焚香祈
禱禁音樂三日翼日執政有袖死蝗以進者請示於
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為災弭幸也又何賀焉

乃止

天禧中内出聖祖神化金寶牌分給在京宮觀及外州名山聖跡之處面文曰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背文曰永鎮福地諸郡道正副掌之

九成宮崇寧元年方士魏漢津請倫百物之像鑄九鼎四年三月九鼎成詔於中太一宮之南為殿以奉安各周以垣上施睥睨墁以方色之土外築垣環之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鼎其色黃祭以土王日為大祠幣用黃樂用宮架北方曰寶鼎其色白祭以冬至幣用皁東方曰牡鼎其色白祭以立春幣用皁東北曰蒼鼎其色碧祭以春分幣用青東南曰冏鼎其色緑祭以立夏幣用緋南方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幣用緋西南曰皁鼎其色黑祭以立秋幣用白西方曰鼎其色白祭以秋分幣用白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幣用皁八鼎皆為中祠樂用登歌享用素饌復於帝鼎之宮立大角鼎星之祠

資治通鑑　九鼎成奉安於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加魏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生帝幸九成宮行酌獻禮

容齋三筆　政和七年帝用方士言又鑄神霄九鼎一曰太極飛雲洞刻之鼎二曰蒼壺祀天貯醇酒之鼎三曰山嶽五神之鼎四曰精明洞淵之鼎五曰天地陰陽之鼎六曰混沌之鼎七曰浮光洞天之鼎八曰靈光晃曜鍊神之鼎九曰蒼龜大蛇蟲魚金輪之鼎明年鼎成奉安於上清寶籙宮神霄殿遂為十八鼎繼又詔罷九鼎新名悉復其舊

寶成宮　大觀三年方士魏漢津沒於京師賜號嘉成侯詔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總屋七十區中置毀日神靈以祀黃帝東廡毀曰成功以祀夏后氏西廡毀曰持盈以祀周成王及周公旦召公奭後置堂曰昭應以祀唐李良及魏漢津詔每歲八月二十五日舉祀事祀黃帝為大祠幣用白盈二毀為中祠幣用黃樂用宮架其成功持應堂為小祠並用素饌昭

文獻通考　按三代之九鼎未聞有神司之而列之祀典也崇寧時用方士之說鑄九鼎而各以其方色祭之抑不知司鼎者何神歟至於因采首山銅之說而祀黃帝因貢金九牧之說而祀成王周召然此數聖賢之所以當祀者固不說而祀夏后因定鼎郟鄏之以鼎也若魏漢津則當時獻言鑄鼎之方士耳乃亦

尸而祝之俾侑食於數聖賢其褻慢不經甚矣

玉清神霄宮　在宮城內福寧殿東徽宗誕生之地也政和三年建初名玉清和陽宮七年改今名

世史類編　政和六年九月辛卯徽宗奉玉冊玉寶如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

塑造聖像

迎真宮　在南薰門外玉津園東政和三年十一月徽宗南郊以道士百人執儀仗前導蔡攸為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詔告在位即其地建道宮名曰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其地建道宮名曰迎真作天真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上清寶籙宮　在景龍門東與晨暉門相對政和五年建

宋史　徽宗因林靈素之言建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又作仁濟輔正二亭於宮前命道士施民符藥徽宗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政和七年徽宗幸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自是每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許士庶入宮聽講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祕籙朝士之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宣靖妖化錄　寶籙宮之建也極土木之盛燦金碧之輝危殿傑閣瑤室脩廊為諸宮之冠云

林靈素傳　政和五年宮禁多怪命靈素治之埋鐵簡長九尺於地是怪遂絕因建寶籙宮宮前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天寧觀改為神霄玉清萬壽宮無觀者以寺充

宋稗類鈔　相傳徽宗親臨寶籙醮宮一日啟醮道士至醮壇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上其章上歎訝問曰奎宿何神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不可知此宿乃本

朝蘇軾上大鷲先是崇觀間以黨籍禁蘇公文辭并墨跡而毀之政和中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文辭墨跡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為是故也

朝元萬壽宮 在城内汴河之側金兵燬之後延慶觀即朝元萬壽宮之齋堂也

癸辛雜識 朝元宮殿前有大石香鼎二製作高雅聞熙春閣朝元宮元有十餘座徽宗每晏熙春則用此燒香於閣下香烟蟠結凡數里有臨春結綺之意朝元宮虛皇臺亦上清移來者下有青石礎二刻龍鳳團花極工巧舊時是朱温椒蘭殿舊物臺上有拜石方廣二丈許光瑩如碧玉四畔刻龍鳳雲霞環繞内靈素王文則居兩旁也

觀

建隆觀 在閶闔門外西北周世宗建初名太清觀太祖以建隆改元遂更名為建隆觀重修殿宇廊廡總一百四十有九區後取杭州昊天上帝銅像奉安於中大中祥符元年以唐祕書監賀知章七代孫道士某住持是觀加葺昊天上帝殿後皆燬於金兵

倦遊録 陳摶隱居華山太平興國初至闕求一靜室休息乃賜館於建隆觀扃户熟寐月餘方起

談苑 呂蒙正方應舉僦舍建隆觀緣幹入洛鏁室而去自冬涉春方回啟户視之牀前槐枝叢生高二三

尺蒙茸合抱是年登科十年作相

畫論　任從一待詔畫龍比之五代四明僧傳古大師稍加怪怒建隆觀翊教院玉皇殿後是其真跡崔白所圖又得其要玉皇殿中羅睺邊有一龍頭是其真跡

續文獻通考　甄棲真字道淵單父人幼舉進士不第遂入建隆觀為道士年七十五遇許元陽許可學仙因授煉形養元之訣漸返童顏步輕若飛後尸解去棲真自號神光子與隱人海蟾子以詩往還論養生祕術目曰還金篇凡二卷

河南通志　王懷隱睢陽人初為道士居汴之建隆觀善醫診太平興國初詔歸俗命為尚藥奉御三遷至翰林醫官使初太宗在潛邸時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嘗有驗者至是詔翰林醫官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命懷隱與副使王祐等校正編類每部以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成百卷御製序引名曰太平聖惠方

會靈觀　在南薰門外東北普濟水門西北大中祥符五年創建內設延真獻殿祝禧齋殿西則崇元殿以奉靈寶天尊二夾殿則奉中茅小茅真君東西列五嶽聖帝五殿左右二夾殿則奉五嶽之儲副佐命之山羅浮括蒼霍山抱犢少室武當等十山真君初名五嶽觀觀成賜名會靈觀南有奉靈園觀東有疑

祥池中有崇禧殿觀西壝有小池中亦建崇禧殿奉
扶桑大帝暘谷神王洞淵龍王等神續置明麗臨水
二殿後皆
燬於金兵

國朝會要　大中祥符八年五月詔會靈觀池以凝祥
為名園以奉靈為名觀以奉五嶽帝仁宗時觀火既
重建改名曰集禧

歸田録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既而
大內火遂遷至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大火又遷
於洞真洞真又火又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
孑遺遂遷於景靈而宮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
所至輒火景靈必不免乞移他所遂遷於集禧宮凝

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甲申雜記　范雲叟為右丞時五嶽觀災或曰可速修
之其像甚靈昔奉安時數十人舉一像昨夕數道士
能舉之雲叟曰果靈何不休焚之上笑而已時以聽
直言斯盛德也

圖畫見聞志　大中祥符末營會靈觀命李隱寫五嶽
山形於壁及畫山水於五殿屏扆觀其危峯疊嶂遠
水疎林可謂盡美矣然而鈎描筆困槍淡墨焦斯為
未至爾

王氏畫苑　荀信真廟時為翰林待詔攻畫龍水天禧

中會靈觀凝祥池御座毀屏扆上寫吐霧龍觀其蟠
伏蹲踞波濤旁湧使人驚賞後移入禁中
醴泉觀在東水門裏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泰山醴泉出
詔於其地建醴泉觀後復建於京城金季兵燬
天慶觀大中祥符二年十月詔以正月三日為天慶節
命天下州府軍監關縣皆建道觀一所以天慶
為名答
神貺也
朝野類要　天慶觀諸州皆署建之以奉聖祖天尊大
帝真宗皇帝尊聖祖為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
生天尊大帝蓋仿唐尊老君故事也其詳載於國史
又祕有聖祖天尊大帝降臨記
祥源觀在繁臺東南宋初有人於此地見龜蛇因建真
武祠天禧二年泉湧祠側汲之靡竭人有疾疫

者飲之輒愈乃就其地建觀總毀廡神厨鐘經樓齋
堂道院廨舍凡六百一十三區其正殿曰靈真以奉
真武像加號靈慈真君東聖藻殿以安御製贊西靈
淵殿湧泉之所前廣聖殿西開祥齋殿南有靈禧園
東有凝碧池即古牧澤改為池也
後皆燬於金兵累經河溢淤平
國朝會要　醴泉觀本拱聖營地也天禧二年閏四月
詔拱聖營醴泉所宜立觀以祥源為名仁宗時觀火
既重建改名曰醴泉東水門裏亦有醴泉觀與此不
同
文獻通考　天禧二年閏四月京師拱聖第十九營有
湧泉疾癘者飲之皆愈詔建道觀名曰祥源
海録碎事　天禧二年拱聖營真武祠有泉湧飲之愈

疾詔就其地建觀以祥源為名

玉陽觀在宜秋門內即楊六郎宅址也

佑聖觀有二一在宣化門裏普濟水門西北金季兵燬一在府治西南馬軍衙橋之西觀前有積水夙著靈異明正德初改為大道宮

玉仙觀在南薰門外金季兵燬

萬壽觀在景龍門西北本玉清昭應宮東偏別殿也天聖七年六月丁未玉清昭應宮災燔燹殆盡惟存長生崇壽二殿并章獻太后本命殿後稍修葺改奉玉皇銅像增繕寶慶延聖二殿及膺禧齋殿崑玉池亭又葺章懿太后御容殿改名萬壽觀後皆燬於金兵

兩朝寶訓　天聖七年七月宋史載六月玉清昭應宮災上以所存長生崇壽殿為萬壽觀

燕翼詒謀錄　萬壽觀本玉清昭應宮也宮為火所焚惟長生崇壽殿存殿有三像聖祖真宗各用金五千餘兩昊天玉皇上帝用銀五千餘兩仁宗天聖七年詔玉清昭應宮更不復修以所存殿為萬壽觀蓋明肅太后尚有修營之意宰臣猶帶使領至是始去之示不復修營也真宗朝盛禮縟儀屢舉費金最多金價因此頓長人以為病仁宗明道二年正月癸未詔冊寶法物凡用金者並改用銀而以金塗之自此十省其九至今惟寶用金餘皆金塗也

元符觀在城內資善堂北

壽星觀舊有壽星畫像故名嘉祐中更畫真宗御容以易畫像壽星之像改曰崇先觀

祥祺觀在新鄭門外金明池之右始建未詳元末兵燬

南山觀在安遠門裏街西始建未詳元末兵燬

延慶觀在城內汴河之北淡儀橋之西舊為朝元萬壽宮齋堂明軍儲倉即朝元萬壽宮之遺址也元世祖時盤山棲雲道人王志謹建元末僞宋太保劉福通廢之惟存齋堂明初為寶泉局鑄錢之所後移局於蔡河灣而齋堂頹毀洪武六年設道紀司於內十年都紀郤惟真等改建正殿奉安三清又建左右高真之殿內有宋時諸名公石刻甚多悉已散失無存

閒中今古　開封趙宋建都之處予每追訪古蹟故老僅能道其一二形似而已府學中諸碑刻多宋太學中石經皆磨滅破碎罕有完者間有缺廟時詩文亦首尾弗全周視齋廡見石礎俱斷碑隱然文字在上學子言不特此耳為在位之人取為他用者甚衆後於延慶觀東偏道士房見一石刻乃蘇子美所作詩瓜果浮沉酒半醺滿牀書史亂紛紛北軒涼吹開疎竹臥看青天行白雲因録於此以見當時士大夫其所著述何可勝數如此詩者不過一時口占尚刻之於石則其他大述作而為世所珍重者不為後人柱下之石能幾何哉

鴻烈觀在封邱門外之東宣和五年詔以班荊館為鴻烈觀命羽流居之燬於金兵

四聖觀在相國寺橋之南始建未詳金季兵燬

西五嶽觀在南薰門外街西建奉五嶽之神明洪武二年五月為雷火所燬

延真觀在南薰門裏西南始建未詳元末兵燬

玉霄觀在宜秋門外始建未詳元末兵燬

以上諸觀皆道士居之

文獻通考　宋自真宗興崇道教置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使以宰相為之副使判官都監及集禧觀醴泉觀東西太一宮提舉則以兩省兩制丞郎及防禦諸司使副為之掌奉齋醮之事又有譯經潤文使亦以宰相為之熙寧後增置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而時相欲以宮觀之祿處不奉行新法之人遂無限員亦無執事而釋老之事則如歷代領之祠部郎官又屬鴻臚寺至徽宗時以道教改隸祕書省

洞源觀在宜秋門外寶相寺迤西仁宗景祐二年富平郡王姑施氏願入道為女冠乃以崔懷道私第八十間改為道觀賜名洞源後燬於金兵

寺

相國寺　在府治東北大寧坊本北齊建國寺天保六年創建後廢唐為鄭審宅園睿宗景雲初遊方僧慧雲賭審後園池中有梵宮影遂募緣易宅為寺鑄彌勒佛像高一丈八尺值睿宗以舊封相王初即位因賜額為相國寺明皇天寶四載建資聖閣東塔曰普滿西塔曰廣願真宗咸平四年增建翼廊三門前樓迎取潁川郡銅羅漢五百尊置於閣上元豐中增建東西兩廂又立八院東曰寶嚴寶梵寶覺慧林西曰定慈廣慈普慈智海金元兵燬明洪武初重修置僧綱司於內而併南北大黃景福三寺入焉成化二十年改賜額為崇法禪寺累經黃河入城廊廡僧舍多被淹塌所存者惟聖容殿結構奇絕蓋舊殿也

談叢　相國寺樓門唐人所造國初木工喻一預作浩曰他皆可能惟不解拳簷爾每至其下仰而觀焉立極則坐坐極則臥求其理而不得門內兩井亭近代木工亦不解也寺有十絕此為二耳

夢溪筆談　相國寺舊畫辟乃高益之筆有畫衆工奏樂一堵最有意人多疾病擁琵琶者誤撥下絃衆管皆發四字琵琶四字在上絃此撥乃掩下絃誤也余以為非誤蓋管以發指為聲琵琶以撥過為聲此撥掩下絃則聲在上絃也

熙寧中予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同過一佛寺子先謂予曰此有一佛牙甚異予乃齋潔取

視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颯然湧出莫知其
數光明瑩徹爛然滿目後有人迎至京師神異之跡
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寺創造木浮圖以藏之今
相國寺西塔是也
王氏畫苑　王温不知何處人善褒鑾彩畫其精功妙
技為古今絶手先是唐中宗神龍二年有汴州安業
寺沙門慧雲往濮陽成寺得彌勒瑞像樣高一丈八
尺後歸寺鑄成欲於安業寺安置乃為本寺僧衆嫉
而拒之慧雲乃於安業寺東偏別營建國寺而安之
睿宗延和初建國寺被毀其像將遷入安業有瑞光

會官吏敷奏尋勅改建國寺為大相國寺後賜御書
額乃省安業寺屬焉則今之京師左街大相國寺是
也寺之大殿彌勒瑞像則慧雲所鑄者也其金像彩
畫則温所褒者也洎觀其金像彩畫聖容能具種種
大慈大悲端嚴相好誠得當來下生善現救護之意
又觀頭上肉髻髮縷琉璃色於身圓光中有千萬億
堅束迦寶以奉莊嚴則温之功不可謂不至矣識者
曰夫褒鑾塑像之羽翼是即是矣故得預十絶之一
而勒於寺之碑者正謂是也
神宗勅高益畫相國寺廊壁會上臨幸見益寫阿育

王戰像詔問卿曉兵否對曰臣非知兵者命意至此
上善之後畫崇夏寺大殿東西二壁善神雖長於大
像但稱其筆凡畫坐神則用意最善
相國寺高益畫壁經時圮剥上惜其精筆將營治之
詔高文進曰丹青誰如益者對曰臣雖不及請以蠟
紙模其筆法後移於壁毫髮較益當無差失遂與李
用及李象坤翻傳舊本於壁畫得益之骨氣文進自
畫後門裏東西二壁五臺峨眉文殊普賢變相及後
門西壁神大殿後北方天王等以其能遷待詔仍賜
所居

圖畫見聞誌　治平乙巳歲雨患大相國寺以汴河勢
高溝渠失治寺庭四廊悉遭浸沒圮塌殆盡其墻壁
皆高文進等畫惟大殿東西走馬廊相對門廡不能
為害東門之南王道真畫給孤獨長者買祇陀太子
園因緣東門之北李用及與李象坤合畫牢度叉鬬
聖變相西門之南王道真畫誌公變相十二面觀音
像西門之北高文進畫大降魔變相今並存之皆奇
迹也其餘四面廊壁皆重修後復集仝時名手李元
濟等用內府所藏副本小樣重臨倣者然其間作用
各有新意焉

大相國寺碑稱寺有十絕其一大殿内彌勒聖容唐
中宗朝僧慧雲於安業寺鑄成光照天地為一絕其
二睿宗感夢於延和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改故建國
寺為大相國寺御書牌額為一絕其三匠人王温重
裘聖容金粉肉色并三門下善神一對為一絕其四
佛殿内有吴道子畫文殊維摩像為一絕其五供奉
李秀刻佛殿障日九間為一絕其六明皇天寶四載
令匠人邊思順修建排雲閣為一絕其七閣内西頭
有陳留郡長史乙速令孤為功德主時令石抱玉畫
護國除災變相為一絕其八西庫有明皇先勑車道

政往于闐國傳北方毘沙門天王樣來至開元中封
東嶽時令道政於此依樣畫天王像為一絕其九門
下有瓌師畫梵王帝釋及東廊障日内畫法華經二
十八品功德變相為一絕其十西庫北壁有僧智嚴
畫三乘因果入道位次圖為一絕也

夢華録　相國寺大殿兩廊皆國朝名公筆跡左壁畫
熾盛光佛降九曜鬼百戲右壁畫佛降鬼子母建立
殿庭供獻樂部馬隊之類大殿朶廊皆壁隱樓殿人
物莫非精妙

燕翼詒謀録　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僧房散處而中

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
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於此太宗至道二
年命重建三門為樓其上甚雄麗宸翰親填書金字
額曰大相國寺
塵史　都城相國寺最據衝會每月朔望三八日即開
技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異之物悉萃其間
因號相國寺曰破賦所
演繁露　世傳相國寺門舊扁題云相國之寺凡四字
或以之字為贅遂命除之別添大字其文曰大相國
寺於體既該於文無贅最為可傳然扁題字數奇不

偶者往往皆增之字不知起自何時漢武帝太初元
年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黃數用五故印文必五如丞
相之印章則是四字外添一之字以應五數下及諸
卿守相印文凡不足五者亦皆加一之字以足之後
世但見太初嘗增之字遂倣效之凡印文以及門堂
扁額概增一之字以求合於古殊失本意
鐵圍山叢談　藝祖始受命久之陰計釋氏何神靈而
患苦天下有欲廢其教之意一日微行至相國寺將
昏黑俄至一小院户旁望見一髡大醉吐穢於道左
右方惡罵不可聞藝祖陰怒適從旁過忽不覺為醉

髡攔胸抱定曰莫發惡心且夜矣懼有人害汝汝宜
歸內可亟去也藝祖默心動以手加額而禮焉髡乃
舍之去藝祖還內密召忠謹小璫爾行往某所覘此
髡在否且以其所吐物取來及至則已不見小璫獨
爬取地上所吐狼藉至御前視之悉御香也釋氏教
因不廢

歸田錄　太祖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
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
拜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辨其語雖類俳優然
適會上意故上微笑而頷之遂為定制至今行幸焚

香皆不拜議者以為得
聞見後錄　太祖下南唐得李廷珪父子墨同俘獲付
主藏籍收不以為貴也後有司更造相國寺門詔用
墨漆取墨於主藏車載以給皆廷珪父子墨至宣和
間黃金可得李墨不可得也
默記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
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乃自內庭出是經捨相
國寺西塔以資冥薦且自書於後曰故李氏國主宮
人喬氏伏遇故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手書般若心
經一卷於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

見佛云云字頗整潔而詞甚愴惋所記止此其後江
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被火相
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為金陵守王君玉所得君
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甯鳳子儀家

國老談苑　王嗣宗為御史中丞真宗一日幸相國寺
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甯鳳子儀家
田自北門嗣宗上言曰天子行黃道豈可由後門臣
任當風憲詎敢廢職乎上悅其直給內帑三千緡以
自罰由是北門不常開

石林詩話　元豐間嘗久旱不雨裕陵禁中齋禱甚力
一日夢有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而雨大作
翼日遣中貴人道夢中所見物色於相國寺三門五
百羅漢中第十三尊略彷彿即迎入內視之正所夢
也王丞相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為霖辜宿望神僧
作霧應精求元參政厚之仙驥籥雲穿仗下佛花吹
雨匝天流蓋記此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
廬山東林寺曹翰下江南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
百餘舟私盜以歸無以為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許
尊獻之詔因賜於相國寺當時謂之押綱一作載羅漢
云

鶴林玉露　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

可愛作碧鮮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録進覽之
稱善王朴尤重之薦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
然薄命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
職何言命耶乃拜知制誥為學士居歲餘果卒余謂
穀言陋矣不幸而中若朴者真宰相之言也
癸辛雜識　相國寺佛殿後壁有咸平四年翰林高待
詔畫大天王尤雄偉殿外有石刻東坡題名云蘇子
瞻子由孫子發秦少游同來觀晉卿墨竹申先生亦
來元祐三年八月五日老申一百一歲又片石刻坡
翁草書哨遍石色皆如玄玉

說楛　東京相國寺乃魏公子無忌之宅宋時地屬信
陵坊寺前舊有公子亭丁謂開保康門對寺架橋始
移亭子近東
智囊補　王荊公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
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遥驚心
寇盜來攻剽人皆以為夫出婦憂荒亂也及荊公罷
相子瞻召還諸公飲蘇寺中以此詩問之蘇曰於貧
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為青字
荒蕪田有草也草田為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旁去
為法字女戴笠為安字柘落木條剩石字阿儂乃吴

言合之為誤字去家京洛為國寇盜攻剽為賊民蓋
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
祥符縣志　慧雲俗姓姚氏湖湘人幼有超塵志往南
嶽依初祖禪師禀承慈訓獲戒營福後行脚汴城夜
宿繁臺見城中有異氣入覩歙州典午鄭審宅園池
中有梵宮影參差殿閣儀像塊率慧雲喜曰吾聞知
華嚴經說琉璃地上宮殿之影此不可思議之境界
也遂發願募緣易宅鑄聖像高一丈八尺當睿宗即
位掘得古碑乃北齊建國寺基慧雲叩像顯放祥光
人爭瞻捨奏聞勅建賜額相國寺嗣以壽終塋於汴
之東郊寺庄塔亭存焉

續文獻通考　智緣隨州人善醫嘉祐末召至京舍於
相國寺每察脉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脉而能
道其子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爭造之熙寧中王韶
諫取青唐上言番俗重僧而僧結吳叱臘五部甚衆
請智緣與俱至邊神宗命智緣入番中說結吳叱臘
歸化而他族皆因歸款召還以為右街首座
康定元年仁宗一日幸相國寺見僧看經問是何經
曰仁王經帝曰既是朕經何在卿手僧無對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無錫管氏子元豐中詔闢

相國寺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召師為慧林第一祖後塔於蘇之靈巖山

無錫縣志　神宗闢相國寺召宗本主慧林對延和殿有司使習儀而後入既見賜坐盤足跏趺侍衛皆驚變色上問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上更喜其直哲宗即位加號圓照禪師

筠廊偶筆　汴梁相國寺大雄殿相傳建自北齊明末沒於河順治中撫軍賈公重建見梁木精堅色深緑遂易以他木而取為長几儼然青玉案也又寺內舊有葡萄一株沒地下二十餘年近發生原處蔓延數丈結實纍纍往來遊人賦詩紀異者甚衆

上方寺　在城東北隅安遠門裏夷山上即開寶寺之東院也一名上方院晉天福中僧紫微課初建於明德坊名曰等覺禪院乾德間詔遷於豐美坊即今所也慶曆中開寶寺靈感塔燬乃於上方院建鐵色琉璃甎塔八角十三層高三百六十尺改曰上方寺俗稱鐵塔寺舊有漆胎菩薩五百尊并轉輪藏黑風洞洞前有白玉石佛後殿內有銅鑄文殊普賢二菩薩騎獅象蓮座前有海眼井世謂七絶元末兵燬井亦失其處矣明洪武十六年僧祖全募緣重建天順間修葺勅改祐國寺

癸辛雜識　光教寺俗呼為上方寺有琉璃塔十三層銅普賢獅子像甚高大座下有井以銅波斯蓋之泉味甘謂通海潮旁有五百羅漢殿又云五百菩薩像皆是漆胎妝麗金碧窮極精妙

汴京遺蹟志　上方寺塔前有行書碑一題曰大宋東京右街重修等覺禪院記乃咸平戊戌尚書職方郎中賜紫金魚袋王嗣宗撰隴西彭太素書字體疏暢頗類西安聖教序汴城石刻惟此為最

開寶寺　舊名獨居寺在安遠門裏上方寺西北齊天保十年創建唐開元中明皇東封還至寺改曰封禪寺太祖開寶三年改曰開寶寺重起繚廊朶殿凡二百八十區內有二十四院惟仁王院最盛端拱中建塔極其偉麗初釋迦佛舍利塔在杭州佛書所謂阿育王七寶塔也及吳越王錢俶歸宋太宗遣供奉官趙鎔取置寺內度龍地癤之時木工喻浩有巧思超絕流輩遂令造塔八角十三層高三百六十尺其土木之宏壯金碧之炳耀自佛法入中國未之有也大中祥符六年有金光出相輪車駕臨幸舍利乃見因賜名靈感塔慶曆四年塔燬於火其殿宇廊廡後俱燬於金兵

歸田錄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浩為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卧則交手於胸為結構狀如此蹐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楊文公談苑　帝初造塔得浙東匠人喻浩浩性絕巧乃先作塔式以獻每建一級外設帷幔但聞椎鑿之聲凡一月而一級成其有梁柱齟齬未安者浩周旋

視之持巨槌撞擊數十即皆牢整自云此可七百年無傾動人或問其北面稍低浩曰京城多北風而此數十步乃大河潤氣津浹經百年則北隅微墊而塔正矣浩素不茹葷求度為僧數月死世頗疑其異

玉壺清話　郭忠恕畫樓閣重複之狀梓人較之毫釐無差太宗聞其名詔授監丞時將造開寶寺塔浙匠喻浩料一十三層郭以浩所造小樣末底一級折而計之至上層餘一尺五寸收殺不得謂浩曰宜審之浩因數夕不寐以尺較之果如其言黎明扣其門長跪以謝

儒林公議　太宗志奉釋老崇飾宮廟建開寶寺靈感塔以藏師舍利臨瘞為之悲涕興國寺構二閣高與塔侔以安大像遠都城數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級方見佛像腰腹佛指大皆合抱觀者無不駭愕兩閣又開通飛樓為御道麗景門內創上清宮以尊道教殿塔排空金碧照耀皆一時之盛觀自景祐初至慶曆中不十年間相繼災燬略無遺焉欲為之福如是其效乎

賴軒雜録　端拱中造開寶寺塔藏佛舍利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侍御史田錫上疏曰衆

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帝亦不怒

行營雜録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夜開寶寺塔表裡通明徹旦禁中夜遣中使齎降御香寺門已閉既開寺僧不知也寺中望之無所見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上仙

筆談　開寶寺塔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内廷傳言頗有光怪將復建塔余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於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圖者夜亦有光烏足異哉上從之

談苑　余不脩飾作諫官乞不修開寶寺塔時盛暑上

入内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嚏在我面上

燕翼詒謀録　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已巳晏新進士呂蒙正等於開寶寺賜御製詩二首故事唱第之後醵錢於曲江為聞喜之飲近代於名園佛廟至是官為供帳歲以為常

續文獻通考　康定元年仁宗一日幸開寶寺問僧是何人曰塔主帝曰朕之塔為何卿作主僧無對

尚友録　張九哥慶曆初居汴京雖盛冬單衣流汗浹面燕王奇之嘗召見與之酒歲餘見王曰將遠遊故來別有小技欲以悦王乃索黄羅叠剪為蜂蝶狀隨

剪飛去莫知其數少頃呼之蜂蝶皆來復為羅王曰
吾壽幾何曰與開寶寺浮圖齊後浮圖灾王亦薨

天王寺 在安遠門外創建無考後毀畫辭乃張世祿筆極奇絶明洪武二十年僧勝安重建

寶相寺 在宜秋門外世傳古鎚和尚證果之處五代唐明宗長興元年創建晉高祖天福三年賜額內有慈尊閣與彌勒佛大像俗名大佛寺又有羅漢洞及羅漢像五百尊元末兵燬明洪武二十年僧善春重建

癸辛雜識 寶相寺俗呼為大佛寺有五百羅漢塑像甚奇古又嘗水石龍鐫刻甚精皆故宮物也

惠明寺 在望春門北周太祖廣德中創建金季兵燬

顯靜寺 在陳州門裏周顯德二年創建四年賜名金兵燬之

顯聖寺 在閶闔門外西北白溝河之南俗名菩提寺金末兵燬

歸田錄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為甚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寺者本名蒲池寺周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聖而俚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為菩提寺矣

冷齋夜話 黃魯直元祐中晝卧蒲池寺時新秋過雨涼甚夢與一道士褰衣升空而去望見雲濤際天夢中問道士無舟不可濟且公安之道士曰與公遊蓬萊即機而屨水魯直意無行強要之俄覺大風吹鬢毛骨為戰慄道士曰且斂目惟聞足底聲如萬壑松風有狗吠開目不見道士惟見宮殿張開千門萬户

魯直徐入有兩玉人導升殿主者降接之見仙官執玉麈尾仙女擁侍中有一女方整琵琶魯直極愛其風韻顧之忘揖主者色莊故其詩曰試問琵琶可聞否靈君色莊伎搖手頃與子同宿湘江舟中親為言之與今山谷集語不同蓋後更易之耳

報慈寺　在城內安業坊始建未詳燬於金兵

安業寺　在城內安業坊釘秤巷始建未詳燬於金兵

乾明寺　在城內安業坊席箔巷始建未詳燬於金兵

顯寧寺　在金水門外炭場巷北始建未詳周顯德四年賜名金季兵燬

婆臺寺　在陳州門裏始建未詳金季兵燬

盛金季兵燬

華嚴寺　在新鄭門外西始建未詳燬於金兵

仁王寺　在安遠門裏始建未詳每歲九月重陽日寺僧皆坐獅子上作法事講說謂之獅子會遊人最

乾寧寺　在望春門外始建未詳金季兵燬

奉聖寺　在城西南十里許始建未詳金季兵燬

奉先寺　在城西金明池西建以祭宮人之所燬於金兵

聞見近錄　仁宗初徹簾聽政一日遽出詣奉先寺啟李太后棺視之其顏如生上慟而後改卜由是群疑悉解

一軒寺　在城內始建未詳元末兵燬

雲老寺　在儒林街北始建未詳元末兵燬其遺址後為祥符縣儒學

孝嚴寺　在城西北隅舊金水門內即太尉楊業家廟也雍熙丙辰五月業死節朔方其子請改家廟為寺以薦其父太宗嘉其孝乃俞其請賜額曰孝嚴宋昌南遷燬於兵火明洪武二十二年僧本福重建

明福寺　在雷家橋西南武成王廟之西始建未詳金宣宗時展城廢毀

慈孝寺　在雷家橋西北尚太宗女駙馬都尉吳元扆宅也天聖二年詔建寺奉真宗神御初議名慈聖時太后號有此二字以賜今名金末兵燬

龜兒寺　在相國寺西北始建未詳明洪武四年改為兵馬指揮司而寺隨以廢

廣福寺　在廣福坊上方寺之西南始建未詳後廢為大梁衛營

惠安寺　在上方寺之西南俗名破塔寺始建未詳元末兵燬

嘉興石匏周城編

寺

天清寺 在宣化門外繁臺前周世宗顯德中創建世宗初度之日曰天清節故名其寺亦曰天清寺內有甎塔曰興慈塔俗名繁塔太平興國二年重修元末兵燹寺塔俱廢明洪武十九年僧勝安重建

黙記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襴乘轎子出居天清寺天清世宗節名而寺其功德院也

庚溪詩話 靖康間遊京師天清寺於僧房壁間得一絶云空餘緑綺琴懶把新聲寫不見臨邛人誰是知音者不題名氏想有感而題之也

國相寺 在天清寺南即天清寺之前樓也明洪武十七年僧勝安因樓廢址改建佛殿名曰國相寺

白雲寺 在天清寺西北即天清寺之白雲閣廢址也明洪武十九年僧勝安圖真於其址重建殿宇仍其名曰白雲寺

國相寺記 國相寺繁臺前寺也臺有三寺後曰白雲中曰天清塔斷而中立有鶴巢其上戞戞鳴按夢華録繁臺寺一耳亦不言其地之盛嘗聞之長老曰寺一耳而三其教中教之講僧玉色褊衫後教之禪深褐褊衫前教瑜珈淺褐褊衫而寺遂三後有白雲閣於是號白雲寺中有天清毀於是號天清寺前有國相門於是號國相寺國初剏王氣塔七級而去其四

馬

興國寺　有二一在馬軍衙橋東北本唐龍興寺也太平興國間復建金季兵燬元即其廢址改為文濟王府明洪武初為宋國公馮勝宅一在城西南開店保始建未詳金末兵燬元初僧滿講主擊木魚化緣重建改名木魚寺

國朝會要　興國寺乃唐龍興寺也開寶二年詔重修太平興國元年賜今額

遺史紀聞　汴都太平興國寺舊龍興寺也周世宗廢為龍興倉國初寺僧屢聲鼓司求復為寺太宗怒遣中使持劍以諭之曰此寺前朝所廢為倉廒以貯軍儲汝何故煩瀆帝庭朝命斷取汝首且戒曰倘偃蹇怖畏即斬之或臨劍無懼即未可也既諭神色自若引頸就戮中使以聞上為之感歎即日如其請復改為寺

楓窗小牘　淳化三年冬十月太平興國寺牡丹紅紫盛開不踰春月冠蓋雲擁僧舍填駢有老妓題寺壁云曾趁東風看幾巡冒霜開喚滿城人殘脂剩粉憐猶在欲向彌陀借小春此妓遂復車馬盈門

鐵佛寺　有二一在新鄭門外西北金水河隄之南始建未詳一在相國寺東相傳亦本寺禪院俱廢

巴婁寺　在城西金水河南始建未詳元末兵燬

鴻福寺　有二一在城西金水河北始建未詳元末兵燬一在城東北沙窩岡崇寧元年建明成化中僧

本資
重修

地湧佛寺　在陳州門內之南草場巷始建未詳元末兵燬

法雲寺　在麗景門外雲驥橋西神宗熙寧四年創建元末兵燬

續文獻通考　東京法雲寺法秀圓通禪師隴城辛氏子初住龍舒四面後詔居長蘆法雲為鼻祖神宗崩宣就神御前說法賜號圓通善本大通董禪師頴人仲舒之後哲宗詔住上都法雲寺賜號大通大觀三年寂有異禽翔集鳴於庭而去法雲惟白佛國禪師有續燈錄三十卷徽宗親賜序白靖江人

旌德寺　在城東北南神岡上始建未詳元末兵燬

清鐘寺　在城西北永安保蓮花池後

普求寺　在城南白墓子岡西北

崇夏寺　在麗景門外之東始建未詳金季兵燬

十八聖寺　在封邱門外之東因有白塔又名白塔寺始建未詳元末兵燬

景德寺　在麗景門外迤東周顯德五年以相國寺僧多居隘詔就寺之蔬圃別建下院賜額天壽寺俗呼東相國寺真宗景德二年改名景德寺後有定光釋迦舍利甎塔累經兵燹河患久為平地矣

竹坡詩話　大梁景德寺峨眉院一作三學院　僻間有呂洞賓題字寺僧相傳謂頃時有蜀僧號峨眉道者戒律甚嚴不下席者二十年一日有布衣青裘昂然一偉人來與語良久期以明年是日復相見於此願少見

待也明年是日日方午道者沐浴端坐而逝至暮偉
人果來問道者安在曰亡矣偉人歎息良久忽復不
見明日書數語於堂側辟間絶高處其語云落日斜
見之
西風冷幽人今夜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字盡飛
動如翔鸞舞鳳非世間筆也宣和間寻遊京師猶及
塵史　余少時同伯氏從學於里人鄭毅夫假館京師
景德寺之白土院皇祐壬辰是歲秋試鄭與余兄弟
皆舉國學進士時已差考試官矣一日院僧德珍者
言昨夢院内南忽有池水中一龍躍而起與空中龍

鬬池龍勝而歸其時旁院書生有曰某當作狀元毅
夫徵笑曰狀元當出此院於是伯氏書僧夢與日月
在於寢室門時八月也明年癸巳春殿試鄭公果狀
元寻自東華門迓鄭歸白土院坐定僧乃取所記夢
帖子曰果驗矣
一統志　志言落髮東京景德寺相貌奇古語笑無度
時從屠酤遊飲噉無所擇衆以為狂然事多前知仁
宗嗣未立默遣内侍至志所志言書有十三郎字人
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繼衆始悟
河南通志　志言本姓許氏自壽春來居東京景德寺

為人卜休咎書紙揮翰甚疾字體遒勁初不可曉其
後多驗有具齋薦鱠者則并食之臨流而吐化小鮮
群泳而去海客遇風舟且沒見僧操緪引舶而濟客
至都下志言謂客曰非我汝奈何客猶記其貌真引
舟者也後卒仁宗以其真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
禪師

南大黃寺 在城東北母寺保張耳家之西始建未詳元末兵燬明洪武十五年僧本受重建併於相國寺

北大黃寺 在城東北陳橋保南仁宗曹太后勅修元末燬於兵明洪武二十年僧法正重建併於相國寺

以上皆僧寺

景福寺 在城東北馬尾墻保始建未詳元末兵燬明永樂十年僧福寶重建併於相國寺

保福寺 一名母寺在城北母寺保元于氏母子二人修建後淪於河

以上皆僧寺

天禄識餘 宋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為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遊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性覬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云

打瓦尼寺 在城內土市子街東北惠和坊始建未詳元末兵燬明洪武二十年尼僧義果等重修

兩浙尼寺 在城西金水河側始建未詳金季兵燬

十八壽聖尼寺 在城西金水河北始建未詳金季兵燬

僧史略　初僧尼受戒同壇太祖惡之開寶五年二月丁丑詔曰僧尼無間實紊教法尼有合度者只許於本寺起壇受戒蓋自此始別立尼受戒壇也

祠

桂香祠在太學內祀文昌司祿宏仁帝君左右桂祿二籍仙官後太學徙而祠存乃改稱梓潼廟凡應試士子祈禱有應

三餘贅筆　梓潼神祠在處有之而學宮事之尤謹按梓潼為四川屬縣上直參宿參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山水深厚為神明之所宅或謂斗魁為文昌六府主賞功進爵故掇科之士往往事之或謂神為張宿之讖言長語　天下學宮皆立文昌祠奉之以主可也而人其像春秋祀之以牲世俗相傳謂其神為周時賢士張仲死後為之搜神記又按清河內傳為吳會間人張户老之子名亞又有七十三化之說近又刊七十九化書使人可驚可畏而儒者亦信之不知北斗之前有星曰文昌史謂其理文司祿但一星耳有是星則有是神祠而奉之在禮雖未之有亦崇文之義焉

蠡海錄　梓潼文昌君從者曰天聾曰地啞蓋帝君不

欲人之聰明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耳夫天地豈可
以聾啞哉

真武祠在繁臺東南開寶初有人於此見龜蛇因建是祠天禧二年泉湧祠側療疾輒愈乃改建為祥源觀而祠遂併入焉

讕言長語　按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玄武乃北方七宿之象而傳記所謂龜蛇也宋有天下尊崇聖祖嫌名玄朗改玄為真道家者流謂神有名字里居真武經又有披髮跣足世遂塑黑衣翩翩披髮按劍而坐脚踏龜蛇一何悖耶宋祭酒訥宋學士濂皆嘗辨之

續文獻通考　按傳記北極佑聖真君蓋真武神也真武本玄武宋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為真玄龜也武蛇也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名後乃以玄武為真武而作龜蛇於下靖康初詔加號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及考圖志乃云真武為靜樂國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元君授以道祕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脩煉功成白日飛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披頭跣足皂纛玄旗統攝玄武之位則此道家傅會之說殊為誕妄

異林　世真武像俱有龜蛇相傳以龜蛇為妖真武服之非也武當志謂北方七宿成形為玄武玄武者龜蛇也玄之色赤而黑龜蛇則皆鱗甲武之象也真武北極之神龜蛇亦以象形云徵此則所傳者或以為真矣

紺珠閒録　真武即玄武宋避祖諱改玄為真夫玄武乃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位居北方屬水故祠祀之以厭火災如漢武帝相梁毀飾以蚩尾蚩乃海獸水之精也水能克火因置此像又如徐州黃樓黃土色土所以勝水也

赤帝祠　在城内安業坊祀祝融之神一名火神廟徽宗諫止之兹祠不知創於何時未詳

小龍祠　在城外汴河上

鐵圍山叢談　江湖間小龍號靈異見諸傳説甚悉崇寧中淮水暴漲汴口樯舟不能進一日昧爽小龍出附運綱之舟尾有柁工之婦不識也謂是蜥蜴撥置之則又緣柁而上婦怒舉火柴擊其首隨擊霹靂大震一聲汴口官私舟船七百餘隻皆自相撞擊俱碎死者數十百人朝廷聞而不樂第命官賑卹焉會發運使上計而小龍復出大漕窘懼乃焚香祝之曰願

與王偕上計入覲天子可乎小龍即作喜悅狀因舉身入香匳中不動大漕遂携至都輦以示魯公得奏聞上遣使取入內為具酒核以祝之龍輒躍出匳中兩爪據金盃飲幾釂於是天子異之取大琉璃盒貯龍親加封識焉降付都門外汴水小龍祠中一夕封識宛如故啟視龍已變化去矣上喜加封四字敞其

祠宇焉

嘉應侯祠在城外東南隅熙寧間百姓共立相傳神姓張氏淮陰人死為神隸東嶽主幽冥事京東州郡往往有祠所謂張太尉是也又稱舍人元豐中光獻太后祈請有感封嘉應侯後廢

許真君祠舊在上清儲祥宮內真君晉人也為旌陽令風著靈異之跡政和二年賜號神功妙濟真

君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書之竹簡載之篇中令人探取以決休咎名曰聖籤祠後廢

朝野僉載　西晉末有旌陽縣令許遜者得道於豫章西山江中有蛟為患旌陽沒水劍斬之後不知所在

續文獻通考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南昌人生而穎悟從吳猛得神方祕法以修煉為事晉太康初為蜀旌陽令尋棄官東歸遇諶姆傳以道術遂斬蛇誅蛟悉除民害慮豫章為浮州蛟螭所穴乃於牙城南井鑄鐵為柱下施八索勾鎖地脉由是水妖屏息周遊江湖諸郡殄滅毒害乃歸舊隱精修至道寧康二年一百三十六歲忽一日羽蓋龍車自天而下遜登車與

其弟子家屬四十二人同時昇天雞犬亦隨焉

昭靈夫人祠在城東北四十五里夫人漢高祖母后也後昭靈陵下

紫薇雜記　鼉伯禹載之學問精確少見其比嘗作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

李衛公祠在城南門關廂保祀唐將李靖

尉遲公祠在城南祀唐將尉遲敬德

三賢祠在城南三里許吹臺上二姑廟後舊有三龕塑塑三賢像而為之記三賢高適李白杜甫也嘉靖辛酉巡撫都御史蔡汝楠益以李夢陽何大復改為五賢祠按唐書高適李白杜甫天寶中聚梁宋間共飲吹臺之上慷慨擊歌旁若無人杜詩云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雨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是時白甫皆以讒嫉去國而適則封邱尉耳

包孝肅公祠公名拯字希仁嘗尹開封有異政厥後汴人思之立祠於府治廳事之北始建歲月未詳明成化間知府孫瑜徙建於府治之東隅隙地

廟

倉王廟在新鄭門外金水河側後為金兵所燬

皋陶廟在祥符縣獄

泊宅編　今州縣獄皆立皋陶廟以時祀之蓋自漢已然范滂繫獄吏俾祭皋陶滂曰皋陶賢者知滂無罪

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

武成王廟 在雷家橋西南金季展城毀廢

彙書詳註　建隆二年藝祖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廡所畫名將指白起像曰起殺已降不武豈宜受享命去之乃詔張昭竇儀高錫等取歷代謀臣名將功業始終無瑕者配享按唐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以留侯張良配春秋二仲上戊祭之牲樂之制一如文宣出師命將日引辭於廟仍以古名將十人為十哲配享肅宗上元元年尊太公為武成王以白起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列於右仍以張良為配建中二年詔史館考定樂毅列於左張良田穰且孫武吳起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將范蠡等六十四人圖其形焉

皇朝事實　太祖建隆四年詔曰武成王廟從祀神像齊相管仲宜塑像升於堂上西河守吳起宜畫像降於廡下

祕笈新書　慶曆三年詔置武學於武成王廟以阮逸為教授未久議者以古名將如諸葛亮羊祜杜預等豈專學孫吳哉遂罷武學以立學無謂故也熙寧五年樞密院言古者出師受成於學文武弛張其道一也仁宗嘗建武學橫議中輟識者悼之乞復置武學

以追成先朝之志詔從之

山堂考索　武學置於慶曆三年以阮逸為教授未幾省去熙寧復置選知兵書者判武學置直講如國子監靖康之變不聞武學有禦侮者

歸田錄　王禹玉乃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詩曰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詩曰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間思十年事笑譚今日一尊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為白髮翁

呂氏日記　仁宗朝胡瑗嘗上書請興武學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教習之必有成效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

吳起廟　在府治後金季廢毀

二相廟　在城內祀子游子夏廢久莫識其處

皮場公廟　在城內東北隅

燕翼詒謀錄　京師試於禮部者皆禱於二相廟二相者子游為武成宰子夏聘列國不知何以得相之名也今行都試禮部者皆禱於皮場廟皮

場即皮剥所也相傳皮場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詔封為靈貺侯其後累封明靈昭惠王令廟在萬壽觀之晨華館館與貢院為隣不知士人之禱始於何時館因何而置廟也

汴京遺蹟志　相傳皮場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或曰皮場公即鄭大夫子皮也代父子展為上卿執國政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父命餼國人粟戶一鍾鄭人德之立廟以祀而汴城距鄭不遠故亦廟祀焉

二說未知孰是

紺珠閒錄　皮場廟宋時即建於貢院之右在萬壽觀之晨華館建中靖國元年傳聞皮場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詔封為靈貺侯不知何義今浙省皮場廟亦以神醫活人為示顯異神像以神農為主俗傳是明太祖處治賍吏剥皮場恐非是然瘍醫何以誤為場字宋置廟何以與貢院為隣士人試禮部者皆禱於廟更不知何取

二郎廟　在南薰門外一里許即蜀中灌口二郎神也始建未詳每歲六月二十四日二郎生日最為繁盛勅賜號神保觀明正統十三年四月汴旱祈雨有應知祥符縣米榮重修按成都今古記秦昭王以李冰代蜀郡守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於是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民思其惠立廟於灌口山可談　駙馬都尉李遵勗最號恭慎既失明猶戒勵子

弟故終身無過時京師競傳二郎廟出聖水治病輒愈李素不事鬼神一日其子舍有病稚家人竊往請水李聞大怒即杖其子且曰使爾子果當死二郎豈肯受枉法贓故活之耶若不能活又何求

文獻通考　政和七年詔修神保觀俗所謂二郎神者都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以獻揭榜通衢云某人獻土又有飾形作鬼使巡門催納土者或謂蔡京曰獻土納土非佳語也後數日有旨禁絶

宋稗類鈔　蜀中灌口二郎云是李冰第二子初封王號至徽宗改為真君張魏公用兵禱於其廟夜夢神語之曰我向封王有血食之奉今祭我以素食故無威福之靈今須復封為王當有威靈相助魏公遂乞復其封每歲人户祭賽殺羊萬頭廟前積骨如山

趙王廟　在城東北母寺保祀　漢趙王張耳後廢

劍客廟　在新鄭門外轉龍灣西後廢

樊侯廟　在望春門外祀漢樊噲後火廢

單將軍廟　在望春門內西北隅祀唐將單雄信後廢

鼠璞　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纛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本朝有六纛旌節門

旗二受賜者藏於公宇私室皆別為堂號節堂每朔望之次日祭之號衙禮蓋有旌節則有神祀今節鎮重此祠節堂衙禮廢矣

德安公廟 在保康門外即夷門山之神也景德四年加封德安公詔修葺其廟令開封府春秋致祭

後廢

崔府君廟 在城北相傳唐滏陽令崔玨死為神主幽冥事廟在磁州淳化初民於此置廟六月六日誕辰遊人甚盛後詔修毀宇賜名護國廟及送衣服供具景德元年重修每歲春秋令開封府遣官致祭

後封護國顯應公已廢

河南通志 唐崔玨字子玉定平人德宗時為滏陽令時縣有虎害一孝子為虎所食玨乃以牒攝虎虎至服罪一縣以為神卒葬滏陽民立廟祀之

宋東京考卷之十六

嘉興石匏周 城緝

廟

東嶽廟 在城內東北隅祀泰山之神一名泰山廟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詔封為東嶽天齊仁聖王四年五月尊稱帝號明釐正祀典詔稱東嶽泰山之廟徧天下肇於宋中葉唐光啓之前未聞有祀之者

讕言長語 東嶽泰山之神天開元間封爵為王宋大中祥符間加曰帝廟之爵之像之皆非當理以地祇而不人其像尊比三公而不帝其號兆之如四望而不屋其祠庇縣於其方嶽而不徧於天下爾雅祭山曰庇縣謂瘞牲幣挂儀物州何謂巀然而峙者山之形而人其貌何為立寢毀於後者又不知何山可以當其配也惟高皇帝改正嶽鎮海瀆城隍廟號詔止稱東嶽之神於禮方正搜神記據東方朔謂忙氏即東嶽帝君一何悖耶

異林 張南軒論祀嶽當築一大壇於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為不經塑為人像又配之以夫婦其褻瀆甚矣

玄帝廟 在府治西南隅即佑聖觀後改為大道宮祀北方玄武之神

風伯廟 在城東北祀風師也大中祥符間建每歲於立春後丑日致祭鄭康成周禮註以風師為箕星

蓋東北為箕星位次
丑亦應箕之位也

玉皇廟 在南薰門外官路西相傳為玉清昭應宮遺址天聖七年夏六月宮燬於火僅存長生崇壽二毀詔不復修改為萬壽觀乃以崇壽毀更名太霄毀奉玉皇銅像後燬於金兵明成化丁亥道士董道靜募緣興建玉皇廟於此地又移五嶽觀五嶽四瀆像於中毀蓋五嶽觀在教場之西密邇此地洪武己酉為雷火所燬止存諸像董道靜因移置於是廟

五龍廟 在城東即唐開元中因興慶宮池設壇常以仲春祭之宋因唐禮行其祀用中祠禮大中祥符元年詔

文獻通考 大觀四年詔天下五龍神皆封王爵青龍神封廣仁王赤龍神封嘉澤王黃龍神封孚應王白龍神封義濟王黑龍神封靈澤王

三官廟 城內外有數處始建俱未詳其後最著者在宜秋門外二里許

孔氏雜說 劉焉傳有張陵者即今俗謂張天師是也真誥有張生白亦是也本傳注張脩為太平道張角為五斗米道法亦略同為人禱病為書三通一上之天一埋之地一沉之水謂之三官真誥有被考於三官者是也

宋學士集 按漢熹平間漢中有張脩為太平道張魯為五斗米道其法略同而魯為尤甚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之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分領部衆有疾者令其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

通一上之天着山上一埋之地一沉之水謂之天地
水府三官而三官之名實昉於此夫至高者天至厚
者地水縱大亦雨間一物耳何得與天地抗哉今並
稱之為三吾未知其何說也

三尸廟在保康門外祀三尸神也始建未詳後廢按修
寐時真家言凡人身中有三尸神常以庚申日乘人
中尸名彭躓上帝減其祿命上尸名彭踞
三尸不得上奏聞
玄敬詩話　道家言人身中有三尸又謂之三彭每庚
申日乘人之寐以其過惡陳之上帝故學道者遇是
夕輒不寐許郢州詩云夜寒初共守庚申是也柳子
厚集有罵尸蟲文元吳淵潁有三彭傳則儒者亦以
為有是物矣

芝田録　朝士夜集終南太乙觀拉道士程紫霄同守
庚申紫霄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良與道相依玉
皇已自知行止任汝三彭説是非

太上三尸中經　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蟲為人大害
常以庚申日上告天帝記人之罪分毫録奏欲絶人
生籍減人禄命令人速死死後魂昇於天魄入於地
惟三尸遊走名之曰鬼四時八節企其祭祀祭祀不
精即為禍患三尸分居人身上下為人之孽上尸名

彭侶在人頭中令人眼暗髮落口面齒病中尸名彭
質在人腹中伐人五臟少氣多忘令人好作惡事下
尸名彭矯在人足中令人下關搔擾五情勇動搖邪
蜎蟲白蟲之類躁人五臟多致殺人令人多病種種
動作亦有人身少者養道之心欲調去之凡庚申日
兼夜不卧守之如疲少伏莫睡熟此尸即不得上告
天帝
太上律科　庚申日北帝開諸罪門通諸鬼神訴訟異

類併集善惡之業賞責不遺經曰三守庚申三尸震
恐七守庚申三尸長絕五神長靜不惑不搖真靈衛
佐與天地相畢每夜臨卧叩齒三七以左手撫心上
呼三尸名即不敢為害

城隍廟　在城內西北隅

讕言長語　城隍之名肇於古史之造字其用著於周
隍於配食之廟猶明堂之祀帝云爾此儒者之正論
今多塑像寢殿立配又置兩廊之獄如東嶽七十二
司之謬可供一笑儒者察之

紺珠閒録　郡有土地廟曰城隍以其在郡城之下也

古者鑿土以築城而城下之地曰隍有水曰池易曰城復於隍謂泰之上六極則必反逆倒轉為否之初六亦猶城圮而其土復填於隍也蓋有城則有隍爾

冬夜牋記　城隍之名見於易若廟祀則莫究其始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者氏始為蜡注伊者堯也蓋蜡祭八神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正祭城隍之始

二姑廟在城東南三里許吹臺上舊名二姑臺都人建廟以祀二仙姑明弘治中改為碧霞元君祠好鬼者翕然趨之觀風者毀其像改祀神禹稱曰禹廟亦稱禹王臺焉又增建兩廡祀中古以來治水有功者魏鄴令史玘　秦水工鄭國　漢淮陽太守汲黯大司農鄭當時　水工徐伯表　河隄使者王延世　待詔賈讓　樂浪王景　將作謁者王吳　川圖練使曹翰　京西轉運使陳堯佐　判都水監宋緬　張聲　户部副使張壽　太師温國公諡文正司馬光　内侍省副都知張茂則　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張商英　尚書那懷　御史劉賡　太師恒陽王諡文貞也仙不花　河南河北道僉事阿魯脱憐　集賢大學士賈魯　河南江北行省左丞相脱脱　明工部尚書安然　少保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諡肅愍于謙　户部尚書諡恭定年富　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暹　河南右布政使王亮　共十有九人為河患也

石靈公廟在相國寺橋之西汴河南岸相傳汴京之南有周令公墓墓前一石人頗著怪異汴人因立廟以祀稱曰石靈公廟

洞徹志　汴都之南百餘里有周令公墓墓前一石人

能為怪人或過之多稱魯校書或云石押衙

院

福田院在望春門外東北唐太宗貞觀二年創建後為兵燬

皇建院在土市子街東南周世宗顯德元年九月以潛龍宮為皇建院遺沙門清興居之元末兵燬

畫論　畫龍惟五代四明僧傳古大師其名最著觀其體則筆墨遒爽善為蜿蜒之狀皇建院法堂屏風是其真跡

萬歲院在望春門外東北周顯德二年創建金季兵燬

道者院在新鄭門外五里許建隆初建每歲中元節十月朔設大會道場焚錢山祭陣亡孤魂金季兵燬

師友談記　五代時有僧某卓菴道左蘸蔬丐錢以奉佛事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龍食所蘸萵苣數畦僧寤驚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處取萵苣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餽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為老僧只於此建一寺足矣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為道者院

定力院在蔡河東水門北元末兵燬

江行雜錄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

氏方設齋於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是日太祖即位契丹北漢兵皆退

曲洧舊聞　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討至陳橋為三軍推戴時杜太后以下眷屬悉在定力院設齋有司來搜捕主僧令登閣固其扃鑰俄大搜索僧紿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蛛網布滿其上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去有頃太祖已踐阼矣

清異録　太祖陳橋時太后方飯僧於寺院懼不測主

僧誓以身蔽上受禪賜的乳三神仙

王氏畫苑　京師王靄奉詔於定力院寫宣祖及太后御容梁祖真像亦在焉又於大殿西辟畫彌勒下生像末年與及於景德寺九曜院殿西辟畫水月觀音東平孫夢卿畫開寶寺大殿後文殊閣下東西兩辟夢卿以東辟讓之尊靄聲迹識者以為當然所畫南方毗樓勒又天王像高丈餘及金槍道菩薩相皆筆力精邁思慮殫竭來世之譽自此而已

元末兵燬　啟聖院在宜秋門內街北本晉護聖營太宗誕生之地也太平興國六年建院雍熙二年成賜名啟聖

東京記　啟聖院本晉護聖營天福四年宣祖典禁兵太宗誕聖於其地興國中建院

石林燕語　啟聖禪院太宗降誕之地太平興國中既建為寺以奉太宗神御太祖降誕於西京山子營久失其處真宗朝嘗遣人訪之或以驍勝營旁馬廄隙地有二岡隱起為是即其地建應天禪院以奉太祖天聖中明肅欲置真宗神御於其間而難於言仁宗因以殿後齋宮並置二殿曰三聖殿慶曆中始名太祖殿曰興光太宗曰帝華真宗曰昭考

退朝録　列聖神御殿始咸平初真宗令供奉僧元譞寫太宗聖容於啟聖院後玉清昭應宮範金祖宗像餘多塑像

戒壇院　在雷家橋西北本慈孝寺園寶元二年僧文旦創建戒壇慶曆五年賜額金末兵燬

佑聖院　在貍劉二隅街西北元末兵燬

寶聖院　在蔡河北寺橋之南僧録重珣創建景祐元年賜額元末兵燬

寶相院　在右街

維摩院　在相國寺内

等覺院　在安遠門外西北乾德六年創建金季兵燬

墨林快事　等覺院記宋初所建惟時書學未經諸名家變體尚習唐五季之餘字以清健秀拔為上太素

之名雖未大譟於世亦一時之彦也想帝京繁華高
良奔集弘刹豐碑峙立相望何如其盛不旋踵遭金
元之亂僧散於飢寒石碎於砲火荒榛砂礫勝蹟一
空今日之汴梁雖稱雄於千里之內視昔日之光怪
逝其遠矣余居在近邑攬古之餘不勝悽惋幸所収
碑記原搨差可追憶録於古帖之後聊以志盛衰之
感

旌孝院在安遠門外西北天聖元年改名兆率金末兵燬

三學護國院在南薰門外西南慶曆三年賜額元末兵燬

鴻禧院在戴樓門裏東北端拱二年創建元末兵燬

報恩院在戴樓門裏咸平三年創建元末兵燬

法雲院在固子門裏金水河灣之西南大中祥符三年創建金季兵燬

開化院在固子門裏金水河南白鵲橋之東大中祥符三年創建金季兵燬

淨居院在閶闔門外西南寶相寺之北元末兵燬

淨慧院在閶闔門外西北南唐主李煜歸宋賜第於此煜卒後為寺元末兵燬

開聖院在裏城西南隅天聖間創建元末兵燬

觀音院在麗景門裏街北元末兵燬

續文獻通考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師邢臺蕪氏子嘗經鳳谷深林忽覩珍寶捨去不顧謁投子子問昨夜宿何處曰不動道場子曰既言不動曷由至此師曰

至此豈動耶投子默許之周太祖世宗潛龍時每登
方丈施禮及即位特賜紫衣號淨戒大師

四聖院在麗景門南　金季兵燬

淨因院在宜秋門外金梁橋
西汴河南元末兵燬

宸奎閣記略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
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
大覺禪師仁宗與璉答問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
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不許治平中再乞堅
甚英宗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遂歸老於四明之
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

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
本藏焉

崇行錄　懷璉漳州人皇祐中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
成殿稱旨賜號大覺禪師璉持律甚嚴上嘗遣使賜
以龍腦鉢盂璉對使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
食此鉢非法宜無所用使者回奏上嘉歎久之

續文獻通考　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龍溪陳氏
子嘗燕坐室中見金蛇從地出須臾隱去人以為吉
兆後仁宗詔住淨因禪院賜以龍腦鉢謝恩畢曰此
非吾法宜焚之中使以聞帝悅賜號大覺常賜御頌

英宗時歸本山

淨因院道臻淨照禪師字伯祥古田戴氏子開法之日英宗遣中使降香賜紫衣袍慈聖上仙神宗召至慶壽宮賜對甚喜神宗上仙又召至福寧殿說法賜號淨照禪師

六研齋二筆　東坡書畫記烏絲界紙字方一寸用李泰和行法而雄毅振掉處稍涉閒筆款云元豐三年端陽月八日眉山蘇軾於淨因方丈書之

妙貫堂餘譚　大覺璉禪師仁宗朝留住淨因院既久乞還山作偈進呈云千蔟雲山萬壑流閒身歸老此峯頭殷勤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石樓又云堯仁況是如天澍乞與孤雲自在飛

興德院在金水門外金季兵燬

揮麈錄　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治平二年改齊州為興德軍熙寧八年八月詔潛邸為佛寺以本鎮封之賜名興德禪院仍給淤田三千頃

印經院太平興國八年置印經院熙寧中廢其院改為三司宅以諸經印板賜顯聖寺

傳法院太平興國五年詔於太平興國寺大殿西廊地作譯經院中設譯經堂東序為潤文堂西序為正義堂自是每誕節即獻經也八年改為傳法院

續文獻通考　太宗太平興國中詔立譯經傳法院於

東京如唐故事宰相為譯經潤文帝製前序詔普度天下童行為僧不限常制自即位至是凡度一十七萬餘人

汴京遺蹟志　按隋有翻經館唐初亦有翻譯之事元和後廢太宗置傳法院亦隋翻經館之遺意也

圖畫見聞志　大中祥符初有西域僧覺禰來館於興國寺之傳法院其僧通四十餘本經論年始四十餘歲丁晉公延見之嘉其敏慧後作聖德頌以上文理甚富真宗問其所欲但云求金爛袈裟歸置金剛座下尋詔尚方造以給之覺禰自言酤蘭左國人刹帝利姓善畫嘗於譯堂北壁畫釋迦面與此方所畫絶異

冷齋夜話　景祐中光梵大師惟淨住京師傳法院以梵學著聞景靈宮鋸倩解木木既分中有蟲鍥文數十字如梵書狀因奏進仁宗遣都知羅崇勳譯潤經文夏英公竦詣傳法院開堂導譯冀得祥異之語以識國淨焚香審視逾刻乃曰天竺無此字不能辨譯右瑞恚曰大師宜領上意若稍成文譯館恩例不小而英公亦以此意諷之淨曰幸若蠢文稍可箋譯誠教門光也異日彰謬妄萬死何補富鄭公每遇客曰

此人誠可謂佛弟子也倘使立朝必能盡節不苟同於人孰謂異教中無人耶

退朝録　翻譯新經始以光禄卿湯公悦兵部員外郎張公洵潤色之後趙文定楊文公鼎文莊李尚書維皆為譯經潤文官天禧中宰相丁晉公始為使天聖三年又以參政樞密為潤文其事寖重每歲誕節必進新經前兩月二府皆集以觀翻譯謂之開堂亦唐之清流盡在也前一月譯經使潤文官又集以進新經謂之閉堂

湘山野録　真宗嘗以御製釋典文字法音集三十卷詔僧二十一人於傳法院箋注楊大年充提舉註釋院事製中有六種震動之語一僧探而箋之暗碎繁駁將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二句曰地體本靜動必有變其簡當如此

乘崖語録　陳晉公恕素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辭甚激切真宗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前代毀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論可也

長編　天禧三年以宰臣王欽若為譯經使唐譯經使以宰相明佛學者兼領之國朝翻譯經論初令朝官潤文及丁謂相始置使欽若乃因譯經僧法護等請

為使議者非之

覺照院 在東水門外

燒朱院 在相國寺內

畫墁録 相國寺燒朱院舊日有僧惠明善庖炙猪肉尤佳一頓五觔楊大年與之往還多率同舍具飯一日大年曰爾為僧遠近皆呼燒猪院安乎惠明曰奈何大年曰不若呼燒朱院也都人亦自此改呼

以上皆僧院俱廢久無一存者矣

興國院 在大寧坊第五巷即將軍鄭恩之佛堂施舍為尼寺明永樂元年尼僧義和重修已廢

崇真院 初在建初坊後以迫隘徙城西隆安坊即俗稱七公主院是也初太宗女衛國長公主志願出家者凡三十餘人普度天下尼僧詔兩京送於寺賜齋餼傳宣各令作詩惟陳文僖公彭年詩尚有記者云盡出花鈿散寶津雲鬟初剪向殘春因驚風燭獨

湘山野録 太宗第七女衛國長公主平生不茹葷端拱初詣延聖寺願捨為尼真宗即位遂乞削髮上曰朕之諸妹皆厚賜湯邑築外館以尚天姻酬先帝之愛也汝獨願出家可乎衛國曰此先帝之願也堅乞之遂允進封吳國賜名清裕號報慈正覺大師建寺都城之西額曰崇真院藩國近戚及掖庭嬪御願隨出家者凡三十餘人普度天下尼僧詔兩京送於寺賜齋餼傳宣各令作詩惟陳文僖公彭年詩尚有記者云盡出花鈿散寶津雲鬟初剪向殘春因驚風燭獨

家大中祥符二年八月進封吳國號報慈正覺大師賜名清裕九月出居是院已廢

難留世遂作池蓮不染身貝葉乍翻疑軸錦梵聲纔
學誤梁塵從茲豔質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

宋東京考卷之十七　　嘉興石匏周　城緝

山嶽

夷山

按一統志夷山在安遠門內以山之平夷而名也汴京遺蹟志　夷山在裏城內安遠門東以山之平夷而得名一名夷門山古有夷門乃侯嬴監守之處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而安遠門乃城之北門今北門內地勢頗高似是夷山而司馬氏乃云東門意者古今城垣改

徙不一今莫可考矣

艮嶽

按艮嶽在京城東北隅景龍門內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道士劉混康建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阜已而後宮占熊不絕上喜甚由是崇信道教土木之工興矣政和七年十二月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象餘杭之鳳凰山號曰萬歲山周十餘里峯高九十步上有介亭分東西二嶺東有蓼綠華堂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真磴攬秀軒龍吟堂山南則壽山嵯峨兩峯

並峙下有雁池雍雍亭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沚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三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嶺畔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方沼沼中有兩洲東為蘆渚浮陽亭西為梅渚雪浪亭西流為鳳池東出為研池後有揮雲廳復由磴道上至介亭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雲廳復由磴道上至介亭亭左有極目蕭森二亭右有麓雲半山二亭北俯景龍江引江之水流注山間西行為漱玉軒又行石間為煉丹亭凝真觀圖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清虛閣北岸有勝筠菴躡雲臺蕭閒館飛岑亭支流別為山莊為迴溪又於南山之外為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山之西北有老君洞為供奉道像之所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邱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闔闔門為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既成帝以山在民位更名曰艮嶽而自為記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拆牐數月乃至以是年為宣和五年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於萬歲山其旁植兩檜一

天矯者名曰朝日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曰卧雲伏龍之檜皆以玉牌填金字書之徽宗御題云拔翠琪樹林雙檜植靈囿上梢蟠木枝下拂龍鬚茂撐拏天半分連奏虹南負為棟復為梁夾輔我皇構巖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峰曰卿雲萬態奇峰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夐出無不畢有矣宣和六年詔以金芝產於艮嶽之萬壽峯又改名壽嶽一曰壽山嶽之正門曰華陽故亦號華陽宮迨靖康北狩金宣宗展築汴城命取艮嶽之土為北面城垣改景龍江為城濠而池沼悉平遺址無存矣

御製艮嶽記略　傳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是山可為功不可書乃命太尉梁師成董其事遂以圖材畀之俾按圖度地庀徒僦工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最瓌奇特異瑤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荊楚江湘南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闌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

隴連綿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高峯峙立其下植梅以萬數緑萼承趺芬馥郁結構山根號萼緑華堂又旁有承嵐崑雲之亭有屋内方外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巖祈真之磴攬秀之軒龍吟之堂其南則壽山嵯峨雨峰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雁池池水清泚漣漪鳧雁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巃嵸北直絳霄樓峰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其幾十里而方廣蕪數十里其西則參术杞菊黄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秔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巢雲高出峰岫下視群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間綿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白龍沂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三亭羅漢巖又西畔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於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為蘆渚亭曰浮陽西為梅渚亭曰雪浪沼水西流為鳳池東出為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妃聖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廳復由磴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山絶路隔繼之以木棧

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此最高於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虺排衙巧怪嶢巖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水流注山間西行潺湲為漱玉軒又行石間為煉丹亭凝真觀圖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虛閣北岸萬竹蒼翠翁鬱仰不見天有勝筠菴躡雲臺蕭閒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為山莊為迴溪自山蹊石罅搴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巖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

一榮一彫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巖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環會紛萃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設神謀鬼化非人力所能為者此舉其梗概焉爾

華陽宮記　政和初天子命作壽山艮嶽於禁城之東陬詔閹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輿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靈壁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觸石蹏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奇盡怪輔以蟠木瘿藤雜以黃楊對青蔭其上又隨其斡旋盤曲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

設磴道飛空則架棧閣仍於絶頂增高榭以冠之搜遠方珍材盡天下良工絶技而經始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猶以為未也鑿池為溪澗疊石為隄捍任其石之怪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為山山骨疏露峰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峯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脚曰杏岫又增土疊石閒留隙穴以栽黃楊曰黃楊巘築修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丁香嶂又得赭石任其自然增而成山以椒蘭雜植於其下曰椒崖接衆山之末增土為大坡從東南植側柏萬數枝榦柔密揉之不斷葉葉結為幢蓋鸞鶴鮫龍之狀曰龍柏坡循壽山而西移竹成林復開小徑至百數步竹有同本而異榦者不可紀極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斑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為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絶頂開深池車駕臨幸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而為瀑布曰紫石劈又名瀑布屏從艮嶽之麓琢石為梯石皆温潤淨滑曰朝真磴又於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洲壽山之西別治園囿曰藥寮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

霄樓夢緑華堂築臺高九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
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為品字門以通前後苑
中央建八角亭榱椽窓楹皆以瑪瑙石間之琢其地
為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行幸東西
擷景二園西則溯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
瀟湘江亭開閘通金波門北幸擷芳園隄外築壘衛
之瀕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略無隙地又於其旁
作野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崖磴道絶險窄
石多峰稜過者膽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群峰所出入
者此二關而已又為勝遊六七曰躍龍澗漾春陂桃
花閘雁池迷真洞其餘勝跡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
名之曰華陽宮然華陽大抵衆山環列就中得平蕪
數十頃以治園囿而闢宮門於西入徑廣於馳道左
右皆大石林立百餘株名曰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峰
獨神運峯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磐固侯居道之中束
石為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灑宸翰碑高
三丈附於石之東南陬其餘衆石或若群臣入侍帷
幄正容凜然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儼然而立
或奮然而起或翼然超群或竦然危峙或若傴僂趨
進布危言以示庭諍之姿其怪狀餘態娛人者多矣

上既悅之悉與賜號守吏以奎章畫刻於石之陽其
他軒榭庭徑各有巨石棋列星布並與賜名惟神運
峯前巨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其
甲乙者也乃命群峰其略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
首玉龍萬壽老松栖霞捫參銜日吐月排雲衝斗雷
門月窟蹲螭坐獅堆青凝碧金鼇玉龜疊翠獨秀棲
烟殫雲風門雷穴玉秀玉寶銳雲巢鳳跱龍雕琢渾
成登封日觀邃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靄溜玉噴
玉蘊玉琢玉積玉疊玉叢秀而在於渚者曰翔鱗立
於涘者曰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於壽山者

曰南屏小峯附於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儀鳳烏龍立
於沃泉者曰留雲宿霧又為藏烟谷滴翠巖搏雲屏
積雪嶺其間黃石仆於亭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大
石二枚配神運峰異其居以壓衆石作亭庇之置於
寰春堂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巖置於夢緑華堂者曰
卿雲萬態奇峰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與排墻避兵於
壽山艮嶽之巔時大雪新霽邱壑林塘粲若畫本凡
天下之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愕
信天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年春復遊華

陽宮而民糜之矣元老大臣所以圖書詩頌名記人
厭之惡斧其碑委諸溝中至於華木竹箭宮室臺榭
尋為民所薪同宇宙而長存獨壽山艮嶽以耳目之
眩蔽堯舜之明為王者一尤物耳昔三代以嬖色取
禍秦隋以奢靡致失自書傳之作聖賢莫不以斯二
者為先誡也自我藝祖以上聖之資定區宇既克孟
昶閱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碎之平劉鋹廢媚川
蜀速禁采珠蓋奢侈者禍之媒鑿創業之君所諱也
於虐富有天下美味珍服莫敢以資其身雖土階三
尺茅茨不翦亦知其可也崇寧之際恭默求治是時

非無賢能也而蔡氏先據要途祖宗之法去民久矣
自是崇大苑囿結怨四國皆出於此不然一夫不臣
天下族之彼外患安得而內侮之耶噫天下之士聞
壽山艮嶽者舊矣孰親觀其興廢復使後世憑何圖
記以考之與因括其大略作華陽宮記云

艮嶽記略　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方士言京城
東北隅地協堪輿但形勢稍下倘少增高之則皇嗣
繁衍矣上遂命土培其岡阜使稍加於舊而果有多
男之應自後海內乂安朝廷無事上頗留意苑囿政
和間遂即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嶽命宦者

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取浙中珍異花木竹石以進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所費動以億萬計調民搜巖剔藪幽隱不置一花一木曾經黃封護視稍不謹則加之以罪斲山輦石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以出之至名曰神運舟楫相繼日夜不絕廣濟卒四指揮盡以充輓士猶不給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進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者大率靈壁太湖諸石二浙奇竹異花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異木之屬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朱勔及蔡攸入貢媚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技藝凡六載而始成亦呼為萬歲山奇花美木珍禽異獸莫不畢集飛樓傑觀雄偉瓌麗極於此矣越十年金兵至汴大雪盈尺詔令民任便斫伐為薪是日百姓奔往無慮千萬人臺榭宮室悉皆拆毀官不能禁也予頃讀國史及諸傳記得其始末如此

楓窗小牘　艮嶽周迴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介亭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鶯綠華堂

家大夫承命作頌曰玉皇御天金母嫁女珂辟成車
裁瑛作塵龍馭崑邱鳥發玄圃笑月光微看雲色阻
荷露添華柳烟生嫵九重歡眷六宮遜處乃構椒房
用當金宇碌碌宜階瑟瑟為戶碧落森沉青霞墉堵
小臣獻頌庶叶萬舞

容齋三筆　萬嵗山周十餘里最高一峯九十步亭堂
樓館不可殫紀徽宗初亦喜之已而悟其過有厭惡
語由是力役稍息靖康金兵圍汴詔取山禽水鳥十
餘萬投諸汴渠拆屋為薪鑿石為砲伐竹為笆籬大
鹿數千頭悉殺之以蹙衛士

容齋續筆　宣和間朱勔挾民嶽花石之名以固寵利
東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門如徐鑄應安道王仲閭
輩共濟其惡豪奪漁取毛髮不償士民家一石一木
稍堪翫者即令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指為御
物或未即取而護視微不謹則重譴隨之及發行必
撤屋抉墻而出人或有一物小異即共指為不祥惟
恐受夷之不速楊戩李彥創汝州西城所任輝彥李
士渙王澣毛孝立之徒亦助之發物供奉大抵類動
而又有甚焉者徽宗患其擾屢禁止之然復出為惡
不能絕也

五侯鯖　艮嶽初成令近山多造油絹囊以水濕之曉張於絶巘危巒之間既而雲盡入焉遂括囊以獻名曰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溟然充塞如在千巖萬壑間

程史　艮嶽初建諸巨璫爭出新意謂土木既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籞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擾為優場戲請於童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輿衛鳴蹕張黃屋以遊至則以巨栟貯肉炙梁米翁倣禽鳴以致其類既乃飽飫翔泳聽其去來月餘而在籞者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矣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總之一日徽宗臨幸遠聞清道聲望而群翔者數萬焉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靖康圍城之際有詔許捕馴籞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充餐云

癸辛雜識　前代累石為山未見顯著至宣和間艮嶽之役興連轀輦致不遺餘力其大峯偉秀者不特侯封或賜金帶且各圖為譜然工人皆出於吳興謂之山匠蓋吳興北連洞庭多產花石而弁山所出類亦秀奇故四方之為山者率於此中取之嘗聞汴京父

老云艮嶽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必有損折之慮乃先以膠泥實填衆竅外復以麻筋雜泥裹之令圓混日曬極堅實始用大木為車致於舟中直俟抵京然後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慮此法奇甚前所未聞也

愚見紀忘　艮嶽舊址無存久矣問之皆曰三山兒坡是也其誤甚矣考之宋史徽宗於宮城東北起景龍門複道禁中每歲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又於次東建寶籙宮後累石為山以其在艮方也號艮嶽又稱壽嶽夢華録云京城北辟其門有三從東曰舊封邱門中曰景龍門乃大內城東角寶籙宮前也次西曰金水門近見汴之城池沿革一帙云北面三門中曰景龍門太平興國改今名俗名酸棗門東曰安遠門俗名舊封邱門西曰天波門又號太安門至正間汴人拒守不及遂築塞諸門止留五門然徽宗命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象餘杭之鳳凰山周迴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介亭其艮嶽的在宮城東北景龍門內以東之地明矣後金宣宗命尚書术虎高琪展築汴城就取艮嶽之土般築以為北面城垣其景龍江改為城濠諸池沼悉皆

填平止有龍德宮前土嶺猶在俗名三山皃坡若以為艮嶽遺址實為大謬龍德宮嶽宗潛邸也在景龍門西離寶籙宮遠矣

雲烟過眼録　錦川石長五丈餘蓋在宣和後苑門所謂艮嶽前河梁也石色紫碧相間皆成文理近世罕得

清溪寇軌　嶽廟繼統蔡京父子欲固其位乃倡豐亨豫大之説以恣蠱惑童貫遂開造作局於蘇杭以製御器又引吳人朱勔進花石媚上上心既侈歲加增焉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至截諸道粮運綱旁羅商舟揭所貢暴其上連檣接檝日夜不絶篙工柁師倚勢貪横凌轢州縣道路以目其尤重者漕河弗能運則取道於海江南數十郡深山幽谷搜剔殆遍或有奇石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程限慘刻無間寒暑預是役者多鬻田宅子女以供其須焉

農田餘話　汴京艮嶽元朝嘗有田畋人於内取雄黄數千觔爐甘石數萬觔蓋雄黄築於巖穴地道間可以辟蛇虺爐甘石雨過之後日炙之則有濕氣蒸蒸然以象嵐霧故於中築二物焉

異物彙苑　政和間靈壁縣貢一巨石高二丈餘周圍
稱是舟載至京師毀水門樓以入千夫舁之不動或
奏云此神物也宜表異之上親灑宸翰云卿雲萬態
奇峯仍以金帶一條掛其上即遂可移省夫之半頃
刻至苑中

宋稗類鈔　林靈素開講於寶籙宮一道者怒目立於
前靈素問爾何能道者曰無所能靈素曰無所能何
以在此道者曰先生無所不能何以在此徽宗異之
取可以有種者得苗香一掬命道者種於艮嶽之趾
宣問實有何能道者對曰臣能生養萬物遂下道院
仍遣衛監送於道院中是夜三鼓失所在翼日視艮

嶽苗香已成林矣

宋史筆斷　初朱勔因蔡京以進上頗垂意花石勔初
致黃楊三四本上已嘉之後歲歲增加遂至舟船相
繼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每一發輒數十
百萬故花石至京師者一花費數千緡一石費數萬
緡此花石綱之始也既而作萬歲山運四方花竹奇
石積累二十餘年山林高深千巖萬壑麋鹿成群樓
觀臺殿不可勝紀此花石綱之中也又令苑囿為白
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之景及聚珍禽異獸以

實其中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
間識者以為不祥之兆此花石綱之末也徽宗於是
盡棄國政乃與蔡京等酣歌達旦以燕以遊將為終
身之樂焉故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備述花石之擾
其末句云但願君王安萬姓圖中何日不東風詔屏
逐之至於舟兵苦之群聚為盜方臘稱亂浙土騷然
然後罷花石綱使般運粮道於時雖有罷之之名而
實無絶之之意蓋糞盜息而即復之耳

堯山堂外紀　邢俊臣性滑稽喜嘲咏常出入禁中善
作臨江仙詞末章必用唐律兩句為謔以寓調笑徽

宗置花石綱石之大者曰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尾
僅能勝載既至上大喜置艮嶽萬歲山命俊臣為臨
江仙詞以高字為韻末句云巍峩萬丈與天高物輕
人意重千里送鵝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為韻檜
亦高五六丈圍九尺餘枝覆蔭幾百步詞末云遠來
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上客之弗怒

書蕉　艮嶽八芳曰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
莉含笑

妙貫堂餘譚　泊宅編紀崇觀以來天下珍異悉歸禁
中四方梯航殆無虛日大則寵以爵祿其次錫賚稱

是宣和五年平江府朱勔造巨艦載太湖石一塊至
京鑿城壞橋以千人舁進是日役夫各賜銀椀并官
其四僕皆承節郎及金帶勔遂為威遠節度使而封
石為磐固侯鹽官縣安國寺雙檜唐師悟空手植勔
亦遣使臣李鐲取以供進大者由海道舟遇風濤檜
皆碎折小者自漕路入既獻鐲轉二官知縣鮑慎好
賜緋論者謂石雖大不能鎮四海之安檜雖古不能
延八方之命貴此何用而竭民力費貲財至以官賞
下逮輿臺臧獲而取之耶名器濫而進奉繁宋德之
所以頓衰也書曰不寶遠物又曰所寶惟賢有國家

者昌其念諸

嘉興石鮑周　城緝

河渠

黃河

按物理論河色黃衆川之流蓋濁之也

按宋史河渠志河入中國自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大伾東走赴海更平地二千餘里禹迹既湮河并為一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奔會不免決溢之憂然有司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自周顯德初河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防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而為赤河乾德二年遣使按行將治古

隄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遥隄以禦衝注之患五年正月帝以河隄屢決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府大名府鄆澶滑孟濮濟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開寶四年十一月河決澶淵泛數州官守不時上言通判司封郎中姚恕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五年正月詔曰應緣黃汴清禦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藝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樹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按户籍高下定為五等第一等歲樹五十本第二等以

下遞減十本民欲廣樹藝者聽其孤寡惸獨者免是月澶州修河卒賜以錢鞾役夫給以茶三月詔曰朕每念河渠潰決頗為民患故署使職以總領焉宜委官聯佐治其事自今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隄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通判闕員即以本州官充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帝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於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於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

不為災六月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涔降洪河為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漂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廢歷代之患弗弭凡縉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為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奬時東魯逸人田吉者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是

後又決屬命樞密直學士張齊賢翰林學士宋白乘傳
祭白馬津沈以太牢加辟而黃河之患終宋之世迄無
寧歲瀕河之民田廬荒圮役調孔亟可謂困苦之甚也
已

退朝録　唐時黃河不聞有決溢之患唐書惟載薛平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
以他地疏導二十里以殺水悍還壖田七百頃於河
南自是滑人無患此外無所紀蓋河朔地天寶後久

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從事裴弘泰往請
屬藩臣而事不聞朝廷也

水議　古者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
後世修之未嘗廢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為之
水官則莫若都水之職其主灌溉陂池保守河渠自
太常及三輔皆任其官至武帝時尤增重之於是又
有左右使者使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明於禹貢
之學而習於知水之性故劉向以治書為三輔都水
都尉平當以明禹貢領護河隄是以秦漢之際言水
事於書尤著而魏晉以來至於隋唐其官亦未嘗廢
於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皆曰都水臺或為

水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大舟卿主治舟航河隄
隋唐之時又皆為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
二署隸之然於水事或領或否矣
資治通鑑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熙寧十年
七月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於
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
清河入於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濟鄆徐尤甚壞
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判大名府文彦博言河勢
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固護東流
北岸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今者之決溢非天

災實人力不至也逾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
徽宗時都水使者趙霆得兩首龜於黃河獻以為瑞
蔡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鄭居中
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
棄龜於金明池

治河通考　古自陽武北新鄉西南入境東北經延津
汲胙城至北直隸濬縣大伾山北入海即禹貢導河
東過洛汭至於大伾據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
東北直達於海疑即禹之故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
則非禹之所穿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南流經

封邱入北直隸長垣縣界至山東東昌府濮州張秋入海五代至宋兩決鄭州及原武東南陽武南流經封邱于家店祥符金龍口陳橋北經蘭陽儀封入山東曹縣境分為二派其一東南流至徐州入泗其一東北流合會通河國朝洪武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陽武原武祥符凡四度淤沒護城隄又決陽武西南東南流經封邱陡門祥符東南草店村經府城北五里東過焦橋南過蘇村至通許西南分九道名九龍口又南至扶溝太康陳項城諸州縣境入南直隸太和縣合淮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抵張秋入海今皆淤為平地其自滎陽築隄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名金隄自河内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為平岡西北抵黎陽觀下東北抵東郡津北西北至魏郡昭陽又自汲縣築隄東接胙城抵直隸滑縣界西接新鄉獲嘉縣界東南接延津縣界名護河隄在滎陽東南二十里中牟東北境名官渡即曹操與袁紹分兵相拒處築城築臺皆名官渡在汲縣東南境名延津置關亦名延津又置關名金隄在新鄉南境有八柳渡皆因河徙而廢

丹鉛總録　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

瀍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
道以小妨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
弭神宗曰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無違
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
患雖禹復生不過如此歐陽修曰開河如放火河決
為失火又曰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已棄之道自
古難復文彦博曰河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
今發夫修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自古治河之說多
矣若宋二帝之見二臣之言可為百世法

水衡記　黃河水隨月異名正月解凍名凌解水五月

瓜延蔓名瓜蔓水六月名礬山水十一二月名氷凌
水氷斷復結氷處起成層也

歲時廣記　黃河水二月三月名桃花水顏師古漢書
音義云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
既有雨水川谷漲泮衆流盛長故謂之桃花水老杜
詩云春岸桃花水又云三月桃花浪注曰峽以二月
桃花發時春水生謂之桃花水王摩詰詩云春來到
處桃花水歐陽公詩云桃花水下清明路五月名瓜
蔓水瓜正蔓也東坡詩云河水渺綿瓜蔓流

續文獻通考　按當時黃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為水

勢之名自立春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花始開氷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花水春末蕪菁花開謂之菜花水四月末隴麥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氷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礬腥併流於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礬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葵亂花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氷雜流乘寒復結謂之慼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為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徙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劄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埽岸故朽潛流漱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隤謂之淪捲水侵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之經窾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灘湍怒略渟勢稍汩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臧土頗為疏壤深秋則白臧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築塞

之物稍茭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千餘萬謂之春
料詔瀕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農
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茭伐山木
榆柳枝葉謂之稍辮竹糾茭為索以竹為巨索長十
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為埽場埽之制密
布茭索鋪稍稍茭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
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茭索繫其
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
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
之埽岸既下以橛臬閣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

埋巨木於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
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馬頭鋸
牙木岸者皆以殺水勢護隄焉

祥符縣志　黃河應天漢而出崑崙禹導之自磧石歷
龍門至華陰始入於中土其勢汎漲激潰不可測制
古今以神目之禹時入北海至周徙於南故道寖失
而宋元以來入於淮今去汴城四十餘里自西北汜
水縣入境東至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界洪武二
十年河決汴城自安遠門入涇沒官民廨宇甚衆二
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下東南流經汴城東北

五里遂成大河下達於淮而故道遂淤洪武三十二
年復決衝塌土城水從封邱門流入裏城官廨民廬
淤沒傾圮而城內之水久積不涸永樂九年乃於城
之西北三十里自大河北岸復開新河導其水於中
灤東入黃河故道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
直抵張秋入海歷歲滋久今皆淤為平地矣天順五
年復決衝入汴城宗藩皆避水隣邑而官民悉移居
城上以俟水消自是之後隄防有法黃河不入汴城
百有餘年矣
日知錄　黃河載之禹貢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降

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者其
故道也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
武帝自臨發卒數萬人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
河北行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漢至
唐河不為害幾及千年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五月丙
辰滑州河決侵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
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瀰漫數百里河乃自北而東
宋史熙寧十年七月乙丑河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
斷絕河道南徙東滙於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
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河又自東而南

矣元豐以後又決而北議者欲復禹迹而大臣力主
田東之議降及金元其勢日趨於南而不可挽故今
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奪汴徐州以下奪泗
清口以下奪淮凡三奪而後注於海今歲久河身日
高淮泗又不能容矣

汴河

按汴京遺蹟志汴河在今縣治南三十五步即浚儀渠
也源出滎陽大周山合京索須鄭四水東經京城內合
蔡河名萇水經注作滭一作浪蕩渠又名通濟渠自隋大業初疏
通濟渠引黃河通淮至唐改名廣濟渠宋都大梁諸水

莫此為重其淺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監總察之每
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深六尺以通行重
載為準歲漕運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運東南之產百
物衆寶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薪炭內外仰給焉然大
河向背不常故河口屢易易則度地形相水勢為口以
逆之遇春首輒調數州之民勞費不貲役者多溺死吏
又侵漁為奸而京師常有決溢之虞建隆三年十月詔
緣河州縣長吏常以春首課民夾岸植榆柳以固隄防
淳化二年六月汴水決浚儀縣帝乘步輦出乾元門宰
相樞密迎謁帝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

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
行百餘步從臣震恐毀前都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回
馭遂捧輦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昃水
勢稍定帝始就次大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淖沾衣知
縣宋炎亡匿不敢出特赦其罪至道元年九月詔問侍
臣汴水疏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後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河決祥符之義唐灣自汴城迤
東至陳留杞縣汴河及隄皆為所淤而水入蔡河洪武
二十四年黃河改徙而蔡河亦淤塞矣今省城延慶觀
前有小虧橋汴渠故蹟微存俗名臭河兒

水經注 大禹塞滎澤開之以通淮泗即經所謂滎蕩
渠也漢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修汴渠東侵日
月彌廣門閭故處皆在水中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
汴渠上乃引樂浪人王景問理水形便景陳利害應
對敏捷帝善之乃賜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以錢
帛後作隄發卒數十萬詔景與將作謁者王吳（漢書作吳）
治渠防築隄修堨起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
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開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
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役費以百
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

吏如西京舊制景由是顯名王昊及諸從事者皆增
秩一等順帝陽嘉二年又自汴河口以東緣積石為
堰通古淮口曰金隄靈帝建寧中又增修石門以遏
渠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
汳水出陰溝於浚儀縣北注陰溝即蒗蕩渠也汳受
旃然水丹沁亂流於武德絶河南入滎陽合汳故兼
丹水之稱河沛水斷汳承旃然而東自王賁灌大梁
水出縣南而不逕其北夏水洪汎則是瀆津通故渠
即陰溝也於大梁北又曰浚水矣故陳留風俗傳云
浚水逕其北者也按水經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蒗
蕩渠東南至沛為過水又東南至
下邳淮陵縣入於淮

地形志　汴水在大梁城東分為蔡渠
張洎集　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至華陰東至厎柱
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即今成皋是也
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為害最甚乃於
貝邱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
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
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敞環隄水勢不便流溢夾
右碣石入於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於大陸降水
即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

於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為九道下至滄州今為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惟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為二渠一渠東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莨蕩渠出自滎陽五池口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莨蕩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為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疊石為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渠水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之北又兼邶之水即春秋晉楚戰於邲邲又音泭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渠水又東經滎陽北而旁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惟汴渠首受旁然水謂之鴻渠東晉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泰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兩岸善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大業三年詔尚書左丞皇甫誼發河南丁夫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為通濟

渠唐初改通濟渠為廣濟渠開元末河南採訪使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汴水有波濤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八十里合於淮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却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巳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絶於是水陸運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宮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不復經泝淮之險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惟汴水橫亘國中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

斐然集　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堯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入都貢賦重於用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禹以來有之不起於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概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達於冀也今據後漢書則

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是發卒數十萬修渠隄則平地起兩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洄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為患也是正與今之汴渠制度無異特未有導洛之事耳史曰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為鴻溝下疑其為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故袁曹相拒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

夢溪筆談　國朝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餘縣夫歲一浚祥符中閤門祗候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溝洫權借浚汴夫自是後三歲一浚始令京畿民官皆兼溝洫河道以為常職久之治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空名而汴渠有二十年不浚歲堙澱異時京師溝渠之水皆入汴舊尚書省都堂壁記云疏治入渠南入汴水是也自汴流堙澱京城東水門下至雍邱襄邑河底皆高出隄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隄下瞰民居如在深谷熙寧中議改疏洛水入汴余嘗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師上善門量至泗州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京師地勢比泗州凡高十九丈

四尺八寸六分於京城東數里自渠中穿井至三丈
方見舊底驗量地勢用水平望之幹尺量之不能無
小差汴渠隄外皆是出土故溝水令相通時為一堰
節其水候水平其上漸淺涸則又為一堰相齒如階
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數會之乃得地勢
高下之實

沂公筆録　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為莫大之
利然迹其事實抑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畎澮之
利湊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煬帝将幸江都遂析黄
河之流築左右隄三百餘里舊所湊水悉為横絶散

漫無所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濕且昔之安流今
乃湍悍覆舟之患十有二三昔之漕運冬夏無限今
則春開秋閉歲中漕運止得半載昔之泝沿兩無艱
阻今則逆流而上乃重載而行其為難也甚矣沿流
而下即虚舟而往其為利也背矣矧自天子建都而
汴水貫都東下每歲霖澍決溢為慮由斯觀之其利
安在然歷世浸遠詎可卒圖異日明哲之士開悟積
惑言復曩迹始信茲言之不謬也

退朝録　唐時汴河不聞有疏通之事惟鄭畋集載為
相時汴河淀塞請令河陽節度使於汴口開導仍令

宣武感化節度使嚴帖州縣封閉公私斗門感化即
徐州也
開寶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國主舟行
盛寒河流淺涸詔所在為埧閘瀦水以過舟官吏擊
凍督役稍稽則皆何校甚者劾辠以次被罰州縣官
降勅而杖之者凡十餘人
東齋記 錢儼進犀帶於太祖太祖御之曰朕有三條
帶與此不同儼求宣示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惠民河
一條五丈河一條儼大愧服

宋東京考卷之十九

嘉興石匏周　城緝

河渠

汴河

談圃　隋開汴河其勢正衝今南京至城外迂其勢以避之古老相傳為留趙灣至藝祖以宋州節度使即帝位乃其讖也

玉壺清話　周顯德中遣周景大濬汴口景知汴口既濬舟楫無壅將有淮浙巨商糧斛萬貨臨汴無委泊之地諷世宗乞令許京城民環汴栽榆柳起臺榭以

為都會之壯上許之景踞汴流中起巨樓十二間方運斤上輦輅過因問之知景所造頗喜賜酒犒其工不悟其規利也景後邀巨貨於樓山積波委歲入數萬計云其黷貨罔上如此

文獻通考　神宗熙寧十年提舉汴河隄岸司言京東地富穀粟可以漕運但以河水淺澁不能通舟近修京東河岸開斗門通廣濟河為利甚大今請通津門裏汴河岸東城裏三十步內開河一道及置斗門上安水磨下通廣濟河應接行運從之

聞見近録　汴河舊底有石板石人以記其地里每歲

興夫開導至石板石人以為則歲有常役民未嘗病之而水行地中京師内外有八水口泄水入汴故京師雖大雨無復水患昔人之畫善矣偶張君平論京畿南京宿亳陳潁蔡等州積水以南京言之自南門二隄直抵東西二橋左右皆瀦澤也漁舟鳴櫓如江湖君平請權借汴夫三年通泄積水於是諸郡守令等始帶溝洫河道三年而奏功凡瀦積之地悉為良田自是汴河夫借充他役而不復開導至元祐五年實七十年又舊河並以木岸後人止用土筏棧子謂之外添裏補河身奔脫即外補之故河日加淺而水

行地上矣

南京去汴河五里河次謂之河市五代國初官府罕至舟車所聚四方商賈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凡群有晏設必召河市樂人故至今俳優曰河市樂人者由此也

止齋集　本朝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黄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五丈河歷陳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河為最重

揮麈後録　汴水湍急失足者隨流而下不可復活舊有短垣以限往來久而傾圮民佃以為浮屋元祐中方達源為御史建言乞重修短垣護其隄岸疏入報可遂免淪溺之患

東都事略　徽宗時京師大水汴且溢或請決汴水南岸以護宮城者户部侍郎唐恪曰水漲而決是無可奈何今決而浸之是棄民也乃止恪泛小舟歷覽水之源委而求所以利導之乃決金隄導而注之河踰旬而水平

兩山墨談　宿州至靈壁縣循古岸而行問之乃汴隄下即汴河也煬帝鑿此以幸江都世代變遷故道湮塞宋濬之以通運餉而東南舟車之赴汴京者必由於此米芾所謂船頭出浪翠屏間蓋指此河也今歲久復湮且種藝成畝矣隄間多卧古峯石空嵌秀溜蒼翠可掬亦有甚大者相傳謂宋營艮嶽取石於靈壁綱運未訖而汴都被兵遂棄於此千載尤物撫之可勝歎云

一統志　汴河舊自滎陽縣東經汴城内又東合蔡河名莨菪渠又名通濟渠東注泗州下入於淮累因河決其蔡河湮沒無跡而汴河自汴城中牟縣入黄河

矣

蔡河

按祥符縣志蔡河舊在縣南九十里貫注汴城為都人所仰蕪閔水淆水以通舟楫閔水自尉氏歷祥符合於蔡是為惠民河淆水自許田注鄢陵東南歷扶溝合於蔡溱水出鄭之大隗山注臨潁歷鄢陵扶溝合於蔡凡許鄭諸水悉會焉猶以其淺涸故植木橫棧為水之節啟閉以時建隆二年詔發畿甸陳許丁夫數萬疏浚自京師距通許鎮三年命中使浚蔡河設斗門節水南入潁川其自尉氏北流至汴京戴樓門東由廣利水

門入城名西蔡河接閔水繚繞城內其從陳州門西普濟水門出城流經通許鎮復接舊蔡河名東蔡河即所謂惠民河也又至陳州東南蔡河口入沙河以通陳蔡汝潁諸州之漕運元至元二十七年黃河決祥符之義唐灣而西蔡河上源湮塞其汴河下流亦皆淤塞而不能東達淮泗水亦入於蔡河後以水淺不能行舟乃立閘以積水洪武初自裏城東南置小木閘一十有九處以通舟楫洪武三十二年黃河泛溢而河及閘俱被湮廢今南薰門內東西有河積水弗涸不復通舟楫矣是以河之上有東西二橋見存東曰小橋直對南薰門西

曰雷家橋在今南察院前即巡撫治所也

國朝會要　惠民河與蔡河一水即閔河也建隆元年始命陳承昭督丁夫導閔河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頴達壽春以通淮右舟楫相繼商賈畢至都下利之於是以西南為閔河東南為蔡河開寶六年始改閔河為惠民河

九域志　浚儀縣之琵琶溝即蔡河也

資治通鑑注　蔡河古之琵琶溝在浚儀縣杜佑曰漢運路出浚儀十里路入琵琶溝至陳州而合宋白曰建中初杜佑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路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頴是秦漢故道自隋開汴河利涉揚楚故官漕不復由此道佑始開之

楓窗小牘　汴京河渠凡四曰蔡河自陳蔡由西南戴樓門入京城繚繞向東南陳州門出曰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從東水門入京城繞州橋御路水西門出曰五丈河來自濟鄆由新曹門入通汴河曰金水河自京城西南分京索河築隄從汴河上用木槽架過從西北水門入京城夾墻遮擁入大內灌後苑池浦先是詔析金水河透槽回水入汴北引洛水入禁中賜名天源河然舟至啟槽頗妨行舟乃自城西超宇

坊引洛水由咸豐門立隄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
中而槽廢

金水河

按一統志金水河在鄭州西南二十五里宋時引入汴
京故名

汴京遺蹟志　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導自滎陽黃
堆山其源曰祝龍泉建隆二年春命左領軍衛上將
軍陳承昭率水工鑿渠引水過中牟名曰金水河凡
百餘里抵都城西架其水橫絕於汴設斗門入浚溝
通城濠東滙於五丈河公私咸利焉乾德三年又引

貫皇城入後苑內庭池沼水皆至焉開寶九年帝步
自左掖按地勢命水工引金水由承天門鑿渠為大
輪激之南注晉王第大中祥符二年詔供備庫使謝
德權決金水自天波門至乾元門歷天街東轉繞太
廟入后廟皆甃以礲甓植以芳木車馬所經又疊石
為閘梁作方井官寺民舍皆得汲用復東引由城下
水竇入於濠京師便之元豐五年金水河透水槽阻
礙上下汴舟遣宋用臣按視請自板橋別為一河引
水北入於汴後卒不行乃由副隄河入於蔡以源流
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合故賜名天源先是舟至啟

槽頗滯舟行既導洛通汴遂自城西超宇坊引洛水由咸豐門立隄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中而槽廢然舊惟供洒埽至政和間容佐請於七里河開月河一道分減此水灌溉內中花竹命宋昇措置導引宣和元年復命藍從熙孟揆等增隄岸置橋槽壩牐濬澄水導水入內內庭池籞既多患水不給又於西南水磨引索河一派架以石渠絕汴南北築隄導入天源河以助之自金元以來淤塞無存矣

大黃寺河

按大黃寺河一名埽頭河在城東北三十五里即黃河之支流也

五丈河

按汴京遺蹟志五丈河在安遠門外唐武后時引汴水入白溝接注湛渠以通曹兗之賦因其廣五丈故名五丈河即白溝河之下流也唐末湮塞周顯德四年疏汴水入五丈河自是齊魯舟楫皆達於汴六年浚五丈河以通漕運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往定陶規度發曹單丁夫數萬以浚之歲漕上供米六十二萬石太祖曰勞民奉已朕不忍為今浚河不獲已也三月幸新水門觀放水入河先是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詔陳承昭於京城

之西夾汴水造斗門引京索蔡河水通城壕入斗門俾
架流汴水之上東進於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公私咸
利三年正月遣陳承昭護修五丈河車駕臨視賜承昭
錢二十萬乾德三年京師引五丈河造西水磴太平興
國三年正月命發近縣丁夫浚廣濟河其河自汴城西
則名白溝由善利水門東北則名五丈其實一河也後
更名廣濟河金元以來累經黃河泛溢淤塞

沂公筆錄　國初方隅未一京師儲廩仰給惟京西京
東數路而已河渠轉漕最為急務京東自濰密以西
州郡租賦悉輸沿河諸倉以備上供清河起青淄合
東阿歷齊鄆涉梁山濼濟州入五丈河達汴都歲漕
百餘萬石所謂清河即濟水也而五丈河常苦於淺
每春初農隙調發衆夫大興力役以事開濬始得舟
楫通利無所壅遏太祖素知其事尤所屬意至歲中
興役之際必輿駕親臨督課率以為常先是春夫不
給口食古之制也上惻其勞苦特令一夫日給米二
升天下諸處役夫亦如之迄今遂為永式

道山清話　元符二年十二月一日水開五丈河數處
波浪湧起亦有聲如潮水高丈餘數日而止

埤雅廣要　宣和元年五月有龍見於京師茶肆傭晨

興見大犬蹲榻傍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林靈素治水不驗遂命户部侍郎唐恪決汴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夫變不虛生必感召之灾望求直言採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一官為縣去

六丈河

按河南通志六丈河在城北封邱門外世傳宋時恐河水為患故開此河以殺其勢

祥符縣志　諺云爾有三丈水我有六丈河即是河也

洪武二十四年及三十二年兩遭黃河泛溢淤塞焉

伯俞河

按伯俞河在城西南三十里八角保伯俞村漢孝子韓伯俞居此故名下流南經木魚寺北合汴水至通許清水口入黃河蓋其河自中牟界東流至八角保則名伯俞河下至新倉則名安家河至鄭店則又名魯溝河隨地而異名其實一河也

祥符縣志　韓俞字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笞常痛知母之力猶壯故受而不泣今母之力不能使痛知母力已

衰受而輒泣乃以母老將至也今縣西南八角保有伯俞河南有伯俞村即所居之處此河亦以孝而得名也

鄴水河

按祥符縣志鄴水河有二一在城南戴樓門外其流東一在城東揚州門外其流南二流奔至東南相合為一南至赤倉保鍾家岡達於黃河其河之名古未有也至永樂二年因河水為患城之內外積水不涸有司督率軍夫始開導以利民是後河雖溢流而水不復入城故名

沙海

按一統志沙海在城西北十二里隋文帝疏鑿舊跡引汴水習舟師平陳後立碑其側以紀功累經河水淤平莫詳其處

戰國策 齊欲發卒取周九鼎顏率說曰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於沙海之上為日久矣

升菴詩話 戰國策暉臺之下沙海之上九域志有沙海孟浩然和張三自穰縣還途中遇雪詩風吹沙海雪來作柳園春正是梁地事

牧澤

按牧澤在城東南吹臺北一名蓬陂累經河水淤平真宗時即其地鑿為池曰凝碧池

陳留風俗傳　浚儀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縣有倉頡師曠城上有列仙之吹臺北有牧澤中出蘭蒲土多僊髦今帶牧澤方一十五里俗謂之蒲關

澤

湛渠

按一統志湛渠在府城外唐載初元年引汴水注白溝以通漕運久經黃河泛溢淤為平地矣

白溝

按汴京遺蹟志白溝無山源每歲水潦甚則通流纔勝百斛船踰月不雨即竭至道二年內殿崇班閻光澤國子博士邢用之上言請開白溝自京師抵彭城呂梁口凡六百里以通長淮之漕詔發諸州丁夫數萬治之以光澤護其役議者非之會宋州通判王矩上表極陳其不可且言用之田園在襄邑歲苦水潦私幸渠成遂罷其役咸平六年用之為度支員外郎又令自襄邑下流治白溝河導京師積水而民田無害熙寧六年都水監丞侯叔獻請儲三十六陂及京索二水為源倣真楚州開平河置牐則四時可行舟因廢汴渠帝曰白溝工料

易耳第汴渠歲運甚廣河北陝西資焉又京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遽廢王安石曰此役苟成亦無窮之利也當別為漕河引黃河一支乃為經久馮京曰若白溝成與汴黎皆通漕為利誠大恐汴河終不可廢帝然之詔劉瑾同叔獻覆視八月都水監言白溝自滹河至於淮八百里乞分三年興修其廢汴河俟白溝畢工別相視仍請發穀熟淤田司弁京東汴河所隸河清兵赴役從之七年正月都水監言自盟河畎導汴南諸水近者失於疏浚為害甚大於是輟夫修治而白溝之役廢初王安石欲罷白溝修汴南水利帝曰人多以白溝不可為而卿獨見可為安石曰果不可為罷之誠宜若可為即俟時為之何必計校人言也政和二年十月都水監丞孟昌齡言開濬含暉門外白溝河開堰放水仍舊通流

溝洫

按汴京遺蹟志汴都地勢廣平賴溝洫以行水潦景德二年五月詔開京城濠以通舟楫毀官水碭三所三年分遣入內內侍八人督京城內外坊里開濬溝渠先是京都每歲春疏濬溝瀆而勢家豪族有不即施工者帝聞之遣使分視自是不復有稽遲者以至雨潦暴集無

所壅遏都人賴之大中祥符三年遣供備庫使謝德權治溝洫導太一宮積水抵陳留界入亳州渦河五年三月帝宣示宰臣曰京師所開溝洫雖屢鈐轄仍令內侍分察吏擾天聖元年八月東西八作司與內殿承制閻門祗候劉永崇等言內外八廂創置八字水口通流雨水入渠甚利慮所置處豪富及勢要阻抑乞下令巡察從之凡溝洫上廣一丈底廣八尺其深四尺地形高處或至五六尺以此為率二年七月內殿崇班閻門祗候張君平等言準勅按視開封府界至南京宿亳諸州溝河形勢疏決利害凡八事詔令須行熙寧元年三月都

水監言畿內溝河至多而諸縣各役人夫開淘十繞二三須二三年方可畢工請令府界提點司選官與縣官同定緊慢工料據合差夫數以五分夫役十分工依年分開淘提點司通行點校從之二年閏十一月詔以府界道路積水妨民輸納命都水監差官溝畎元豐五年詔開在京城濠濶五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脉不及者至泉而止大觀元年七月以京城霖雨水浸居民道路不通遣官分督疏導是月又詔自京至八角鎮積水有妨行旅轉運司選官疏導修治橋梁毋使病涉

河南通志　張君平字士衡滎陽人以父承訓與契丹

戰沒補官遷右班殿直擢閤門祗候管勾汴口建言歲開汴口當擇其地則水湍駛而無留沙歲可省兵百餘萬從之天聖中君平以京師數罹水災請委官疏鑿近畿諸州古溝洫久之稍完遂詔畿内及近畿州縣長吏皆兼管勾溝洫河道君平有吏材尤明於水利自議塞河朝廷每訪以利害河平君平卒論者惜之

宋東京考卷之二十

嘉興石匏周　城緝

岡

奉聖岡在城西南十里許以其地有奉聖寺故名金章宗時有二鳳凰率諸鳥飛集於此人遂稱為鳳凰岡亦曰鳳城岡

青龍岡在城西南十五里一名杏花岡

牟駝岡一作毛駝岡在城西北十五里天駟監牧養御馬駝騾之所後黃河衝激坍塌平夷矣

世史正綱　靖康元年春金將斡离不統鐵騎南馳攻圍汴京屯兵於此

望牛岡在城西南十三里汴城形勢如臥牛狀登是岡以望之則居然可見故名春月都人遊賞於此

牛尾岡在封邱門外東一里許俗以汴城為臥牛城而此岡則牛之尾也

百岡在城東北三十里有土堆百餘因名世傳宋文帝元嘉中檀道濟與北魏戰糧盡而退魏軍襲之道濟於暮夜唱籌量沙積至百堆以紿之魏軍見之果退道濟全師而還

狼城岡在城西三十里

侯家岡在城南十八里

霍赤岡在城東北二十里律德光臧晉屯兵於此

藥局岡為朝元宮藥局舊在城西二十里

堠子岡在城南六十里

井家岡在城西南十五里

七里岡在城西南七里故名

八角岡在城西三十里

白墓子岡在城南二十里

萬龍岡在城東南五十里岡下有一名望龍岡

祝岡在城東南五十五里

蘇村岡在城東南十里岡下有蘇氏聚族而居因名

獨樂岡在城東十五里都人九日於此登高

汴京遺蹟志　相傳有一富翁居此男女婚嫁已畢不問家事日邀故舊飲酒為樂徽宗微行見之羨曰斯人其獨樂哉後因名其岡

毛岡在城東南二十五里

鷂村岡在城南五十里嘗命獵者養鷹鷂於此因名

黑岡在城西北二十五里其土黑色故名岡下有池多魚今涸又名涸魚岡

太平岡在城東二十里

沙窩岡在城東北二十五里

長腰岡一名長葉岡在城東北二十五里

仙遊岡一名牽牛岡在城東北人牽牛過此岡人異而問之忽不見故名

表家岡一名北神岡在城東北二十五里

南祠岡在城東北二十里

赤倉岡一名關頭岡在城東南四十五里

鍾家岡在城東南五十里

縮頭岡　在城東二十五里

角橋岡　在城東北五里

邊村岡　在城東五里

殷家岡　在城東十里

白石岡　在城東二十五里上有石皆白色故名

胡岡　在城東二十五里

傅家岡　在城東二十里

楊子岡　在城東北二十里

槐疣疸岡　在城東北三十里

兔白岡　在城東北四十里

蘇家岡　在城西五里

獅子岡　在城西三十五里

樊家岡　在城東

廟兒岡　在城南三十八里

接沙岡　在城西北永安保西

奉神岡　在城南

以上諸岡累經黃河衝淤存者無幾而土人猶得指其遺跡焉

堆

青堆　有二一在城東窖務保東北一在城西南毛保西

申家堆　在城西北永安保

大營堆在城西南八角保東

王家堆在城西南毛保東南

坡

陂

幕天坡在封邱門外李綱嘗敗金兵於此後為河水淤平

胭脂坡在城西北東和保西朝暮斜暉照之宛若胭脂俗呼為紅沙岡

憂侯陂在城西南十五里朱仙鎮保里朱仙鎮保岳武穆

好草陂在城西南十五里有地名麈糟陂土人惡禦金人在此陂牧馬草生極茂故名

傳講雜記　都城西南之自易其名曰好草陂

荸薺陂在宋門外因水中多生荸薺故名收燈後都人探春於此

寒陂在城西南閘店保北

牧兒陂在城西南閘店保西

練子陂一名留子陂一作劉子陂在封邱門外西南周太祖入汴與慕容彥超戰於此

青頭陂在城西南閘店保西

隄

滲隄按一統志自城東至歸德三百餘里世傳漢梁孝王徙都睢陽時所築今俗訛為蓼隄

金隄按括地志一名千里隄漢順帝陽嘉中自汴河口以東緣積石為堰曰金隄

續文獻通考　按金隄古堰自開封府滎陽縣東經大名府清豐南樂縣界由東郡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

歷代築以禦河患通謂之金隄嗚呼循金隄之遺跡
稽黃河之故道合諸賢之卓見踵永賴之懋功推古
驗今灼灼可行者但世習樂因循而憚改作此在今
日勢尤難行後世哲人有作破拘攣之見或有取於
吾言爾矣

隋隄一名汴隄在汴河上按隋煬帝大業三年命尚書
左丞皇甫誼復西通濟渠作石陡門引河水入汴
汴水入泗以通於淮築隄樹柳御龍舟
行幸以達於江都人稱其隄曰隋隄

山堂肆考　隋煬帝自板渚引河達於淮海謂之御河
河畔築街道樹以柳名曰隋隄計一千三百里

智囊補　熙寧中睢陽界中發汴隄淤田汴水暴至隄
防頗壞陷將毀人力不可制時都水丞侯叔獻涖役
相視其上數十里有一古城急發汴隄注水入古城
中下流遂涸使人急治隄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
復行而隄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決內外之水平而
不流瞬息可塞衆皆服其機敏

揚州鼓吹詞序　隋大業初開邗溝入江旁築御道樹
以楊柳謂之隋隄隄今不復可考然記稱一千三百
餘里則江河一帶皆其故跡矣但柳花飛落無復青
青空有長條繫人亡國之恨耳

落藜隄在固子門外西北因其地生落藜故名

接岡隄在城西北永安保西接沙岡
護城隄離城三里一名三里隄西北接金村逶城圍抱東南直抵蘇村蓋築以防水者後被河水衝圮明正統間巡撫侍郎于謙因河水泛溢侵逼汴城屢誠致禱誓以身殉河遂消縮乃築東西北三面以禦之史王暹補築南面與東西相接凡四十餘里號大隄天順五年侍郎薛遠因河水入城乃於麗景門置石閘以洩內外積水
湧幢小品　黃河之隄莫壯於開封余考宋初黃河尚在滑州相去三百里漸決遂直抵開封城下國初幾欲遷王府隄之所以益固也近日祖其說治運河有長隄遥隄縷隄等名其費不貲而衝決如故看來開封之隄紆曲堅壯制度絶佳其妙處全在紆曲因水勢既猛隄若徑直全當其鋒勢必不支惟紆曲則若迎若避迎以抵之避以殺之今之橋堵亦用此法即宋藝祖剪紙圍築都城之意乃若運河之隄勢必不能紆曲又卑薄太甚如何禦水即堅壯亦止禦得散漫之水如何禦得衝決之水惟度其勢之所至預設埽以待可以徐徐斡轉

橫隄在鄭門外南接大隄北抵接岡隄
婁隄在城東婁隄保南北約十里餘
高門隄在固子門外西北西連落藜隄因在城西北接高門隄之北故名
金村隄在城西北接高門隄之側故名

十八里隄　離城一十八里故名西北接封邱縣界東南
抵窑務保太平岡築以防水後被河水衝圮

夾隄　在固子門外築以夾護金水河
西接中牟東抵外城後圮於河

汴護隄　在城西舊汴河北岸

金水隄　在裏城外西至固子門東抵城濠

閘

小木閘　在裏城外東南

惠濟閘　在陳州門外

獨樂閘　在城南白墓子岡東

赤倉閘　在城東南赤倉保西

萬龍閘　在城東南赤倉保南

以上諸閘俱為蔡河而設元末廢壞明洪武初重修二十四年黃河南徙蔡河及閘皆為淤塞無存

洞

桃花洞　在揚州門內西北即上清宮道士所居之處環植以桃故名桃花洞

潭

蓮花潭　在城東十里

清水潭　在城西三十里

龍潭　在城外四十里南北隄口有左右二潭歲旱禱雨輒應

赤倉潭　在城東南四十五里

以上洞潭諸蹟俱湮於河

渡

杏花營渡 在城西南十五里路通中牟縣

八角渡 在城西南三十里路通中牟縣

白墓子岡渡 在城東南十五里路通咸平縣

赤倉渡 在城東南三十里路通咸平縣

梁家淺渡 在城南十五里路通尉氏縣

以上五渡俱濟黃河以河徙而廢

陳家口渡 在城東南二十里路通尉氏縣

善善李渡 在城南二十五里路通尉氏縣

清水河渡 一名清河口渡 在城南三十里

以上三渡俱濟黃河之支流以河徙而廢

泊

剌史泊 在城東南鄭店保南因唐剌史鄭公種葦於此故名

楊岡泊 在城東北霍赤岡保

楊六郎宅水泊 在襄城內西北本楊六郎宅外湖泊故名

龔家泊

冉家泊

牛家泊 俱在城西南八角保

以上諸泊俱湮於河

關

臨蔡關 在城東南赤倉保周顯德中浚閘河入蔡河命水軍駕戰艦沿潁入淮以伐南唐置關於此金

季關廢上人仍呼其地為關頭

通津關在城東北馬尾墻保埽頭河周顯德四年疏汴水入五丈河以通齊魯舟楫於此設關元時河漲淤塞

橋梁

天漢橋唐名州橋在府治東南一里許正對大內御街與相國寺橋皆低平不通舟楫惟河水平舟可過並以青石為之石梁石笋楯欄及近橋兩岸皆石辟雕鐫海馬水獸飛雲之狀橋下密排石柱蓋車駕路御也

癸辛雜識　汴京天漢橋上有奇石一大片有自然華

裔圖山青水緑河黄路白粲然如畫真異物也後聞

移置文廟中作拜石

浚儀橋在府治西南

興國寺橋一名馬軍衙橋在府治西南

相國寺橋在府治東南

龍津橋在府治東南蔡河上又名新橋

觀橋在五嶽觀後故名

宣泰橋

橫橋子

高橋

西保康門橋

太平橋

糶麥橋
第一座橋
宜男橋已上八橋俱在陳州門裏蔡河上
四里橋在戴樓門外
虹橋在東水門外七里其橋無柱皆以巨木虛架飾以丹雘宛如飛虹其上下土橋亦如之
上土橋
下土橋
順成倉橋
便橋以上四橋俱在東水門內外
太師府橋在府治西南丞相蔡京宅前因名

金梁橋在東水門裏
雷家橋在府治南蔡河上龍津橋西
小橋在南薰門內蔡河上
宣化橋在府治前
西浮橋在宜秋門外舊以船為之後用木石改造
小橫橋
廣備橋
藥市橋
青暉橋
染院橋

朱雀橋

白虎橋

五王宮橋以上諸橋俱在宜秋門外

念佛橋在曹門內內諸司軍營皆在曹門侵晨上直有瞽者在橋上念經求化故名

板橋在新鄭門外种師道敗金人於此

洗馬橋在新鄭門外

得勝橋在城內

雲驤橋在麗景門外迤南

白鶻橋在固子門裏

駱駝橋在鄭門外

以上諸橋皆在京城內外汴蔡二河故道上

陳橋在城東北四十里即藝祖為衆擁立處也

玉照新志　陳橋在京師陳橋封卯二門之間藝祖啟運立極之地也始藝祖推戴之初陳橋守門者拒而不納遂如封卯門抱關吏望風啟鑰逮即帝位斬封卯而官陳橋者以旌其忠於所事焉

井

花園井在府治西南朝元萬壽宮相傳謂楚項羽御花園井

閶門井在文德殿左掖東上閶門之東其水絶佳山谷憶東坡烹茶詩云閶門井不落第二竟陵谷簫

空誤書

相國寺井　有二在聖容毀前東西木工喻浩建有井亭極其精巧為相國寺十絶之一

海眼井　在安遠門裏上方寺內相傳泉源通海故名元末寺燬於兵而井失其跡

八角井　在城西南水苦不可飲劉敞詩有誰鑿八角井不方亦不圓此地饒美水此井獨苦泉泉甘常不竭泉苦更永年之句

三眼井　在安業坊井口一石而三眼故名

義井　在東水門裏金梁橋南相傳元時邑民劉道源因往來人衆造亭於上設汲水之具遇盛暑則汲以濟人故名

汴京遺蹟志　國朝洪武中即宋故宮遺址建周王府乃太祖第五皇子謚定始分封之國城中井水悉苦鹹難飲惟周府太廟前井水甘蓋宋大內舊井也

陵墓

倉頡墓　在城東北二十里時和保俗呼為倉王家旁有倉王城世傳倉頡所築按禪通紀倉頡居陽武而葬利鄉路史云今開封之祥符故浚儀縣即春秋之陽武高陽鄉也或曰利鄉疑即時和保之墟也

真珠船　述異記倉頡墓在北海俗呼為藏書臺一統志倉頡墓在陝西白水縣又大名府南樂縣河南祥符縣山東壽光縣並有倉頡墓白水即古之衙壽光即北海地然未詳孰是也　按方輿勝覽倉頡冢亦載有數處又皇覽冢墓記倉頡家在馮翊衙縣利陽亭南道傍高六丈學書者皆往上姓名投刺祀之不絶

梁王墓　在城西八角保高三丈廣百餘步無碑文可考世稱魏陵鄉地名梁固疑即魏侯罃之墓也

段干木墓　在城西北二十里

信陵君墓在城東南揚州門之南
魏公子無忌卒葬此

朱亥墓在城西南俗呼為屠兒原蘇軾詩有昔日朱公子雄豪不可追今來遊故國大冢屈稱兒之句

塵史　朱亥墓在都城南過所謂四里橋之道左旁有祠垣宇甚全木亦茂呼為屠兒墓園清明則衆屠具酒肴祀之出於人情也

老學菴筆記　王荊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夫目為滕屠鄭酤然二公天資豪邁殊不病其言毅夫為內相一日送客出郊過朱亥冢俗謂之屠兒原者作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交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酤解報恩

尚友錄　朱亥大梁人勇俠隱於屠肆侯嬴薦之魏公子無忌使奉璧謝秦秦王怒使置之虎圈亥髮上衝冠瞋目視虎虎不敢動遂以禮遣復使亥袖四十觔鐵椎擊殺晉鄙奪其兵符退秦存趙

扁鵲墓在閶闔門外西北菩提寺東原在子城內唐元和十五年宣武軍節度使張弘靖徙葬於此相傳四傍土可以為藥禱而求之或得危如舟劑

張儀墓在城東北七里儀魏人也事秦相惠王卒葬此久迺為秦相卒葬此

趙王墓在城東北毋害寺保漢趙王張耳墓也

昭靈陵在城東北四十五里馬尾墻保漢高祖母昭靈后陵也其地即春秋宋之黃鄉陵寢累經黃河淤平

陳留風俗傳　小黃縣者宋地陽武之東黃鄉也因黃水以名縣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於梓宮水經注丹蛇作丹旐云於是丹旐自水濯洗入於梓宮其浴處有遺髮一髻作馬故諡曰昭靈夫人因作寢以寧神也

東觀漢記　虞延字君大陳留人為都督郵世祖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跪拜可觀其陵樹株柏皆諳其禮帝善之

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

蔡邕墓在城東北四十里

畢卓墓在府治北劉敞詩有蓬萬道旁冢云是晉時賢名聲與陵谷共盡亦千年之句

李衛公墓在城西南閘店保唐李靖葬此墓旁有祠

段志賢墓在城西南閘店保之王家莊

單雄信墓在望春門內西北隅旁有單將軍廟明初為左護衛軍營

陶穀墓在東水門外

畫墁録　東水門外覺照院元祐末予緣幹適彼與寺僧縱步道旁指一塘云此陶穀墳也墓門洞開其間空無一物因諷寺僧為之掩覆僧曰屢掩屢開不可曉十餘年前有陶姓人作寒食爾後不復來陶為人輕儇嘗自言頭骨當珥貂蟬今則髑髏亦不復見矣

紺珠閒録　陶穀性險惡好陷害人初自單州判官為晉相李崧收用遂得入閤及崧歸漢徐逢吉有意害之穀乃迎意構成崧事遂致赤族之禍後穀死葬於覺照院墓門屢掩屢開院僧復為築塞忽雷雨大作墓門洞開無一物矣

堯山堂偶雋　太祖之受周禪也百官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穀意希大用及范質拜相穀草制詞曰十年居調燮之司一旦得變通之術質泣訴於太祖由是薄其為人終身不獲大用

李駙馬墓　在城東北二十里南神岡尚太宗女荆國大長公主左龍武軍駙馬都尉累遷鎮國軍節度使知許州贈中書令謚和文李遵勗葬此

石林燕語　祖宗時駙馬都尉宅主薨例皆復納入官或別賜第曹沂王宅許懷德舊第也李和文宅亦王貽永舊第自和文始世有之宏麗甲諸主第園池尤勝號東莊和文好賢樂士以楊文公為師友其子孫多守家法一時名公卿率從之遊宣和間復取以為擷芳園後改寧德宮以居寧德皇后云

國老談苑　李遵勗為駙馬都尉折節待士宗楊億為文於第中築室塑像晨夕伸函丈之禮刻石為記未

幾億卒

李留後墓 李留後名端懿駙馬遵勗子也官至寧遠軍節度觀察留後祔葬於父遵勗墓側

宋稗類鈔 李端懿問卜人李易簡曰富貴吾不憂但問壽幾何易簡曰君大長公主之子生而富貴窮奢極欲又求長壽當如貧者何造物如此無乃太不均乎遂不與卜

王旦墓 在城東大邊村旦本大名莘縣人父祐知開封府因家焉卒葬此

容齋隨筆 祥符以後凡天書禮文宮觀祭祀巡幸祥瑞頌聲之事王文正公旦實為參政宰相無一不預公知得罪於清議而固戀患失不能決去及臨終乃欲削髮僧服以斂何所補哉魏野贈詩云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可謂君子愛人以德矣歐陽文忠公作公神道碑悉隱而不書蓋不可書也公持身公清無一可議然獨有此者功名之際人所難耳

劇談錄 魏野咸平景德間隱士和易通俗人樂從之遊王魏公當國尤愛之亦數相聞天禧末魏公屢求退不許野寄以詩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魏公亟袖以聞遂得謝

資治通鑑　旦臨終遺令削髮披緇以殮蓋悔其不諫
天書之失也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為不可乃止
廉吏傳　旦疾甚遺戒子弟我家盛名清德當務儉素
保守門風勿為厚葬以金寶置櫃中帝親視疾賜白
金五千兩旦作奏謝之葬未復益四句云益懼多藏
況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殃咎即舁至內闥詔不許
湧幢小品　無垢居士言讀書攷古人行事既已信其
大節若小疵當缺而勿論蓋其間往往有曲折人不
能盡知者如歐陽文忠公誌王文正公墓言寇準從
公求使相寇公正直聞天下豈向人求官者若此類

宜慎言之余謂世間如此類甚多若宋子京為晏臨
菑門下士晏公罷相制有廣營產以殖貨多役兵而
射利等語亦未必遂真此公心術不端也

丹陽伯墓　在城西南八角保大營舖南丹陽伯葛景先葬此

呼延贊墓　在城西南朱仙鎮東北原上咸平三年贊掌護元德皇后園陵儀衛還卒葬此

尚友録　呼延贊太原縣人累功績官至康州團練使有膽勇編文其體為赤心殺賊字至於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為國臨陣忘死為主

周令公墓　在城西南鬧店保

永泰縣主墓 在城西南閩店保

祥符縣志 永泰縣主宋太祖從孫女性慧孝動循女誡年十四歸右班殿直梁子才克執婦道事舅姑孝謹夫亡時年二十二哀毀幾殞諸族欲奪志永泰以節自誓終身不渝初封共康郡君元豐中加令封以褒榮之

向太夫人墓 在城東北二十里向文簡公欲葬其母時開封府城外有宋稗類鈔 向文簡公父祖母葬此

地識曰綿綿之岡勢如奔羊稍前其穴后妃之祥衛者以穴在一小民菜園中恐民不肯與因夜葬其地民以向橫訴於府尹尹令重與之價仍不廢其菜次年遂生文簡公欽聖后文簡孫也

曹仙姑墓 在城西南閩店保按仙姑諱道冲字冲之其先寧晉人襄悼鄆國公利用之族孫也父宗諝欽州靈山縣主簿母石氏五代晉之後初鄆國公章聖時和戎有勳賜第都城因居汴仙姑自扶坐能言便解文字五歲賦詩屬文十五歲古今載籍所記極博家人患其弄翰墨即登屋賦詠書遍萬厓洞徹諸教皆得其要妙嘗謂處世居家均在樊籠不願嫁適脫身遯去二十一歲隱於少室山玉華峯栖神導氣者十餘年家人踪跡之則宛轉潛避齊人張公諫議知其異度為女冠因遥指青州遠遊觀張幾真為師既而受籙於閤皂山晚入京師衣足蔽體食僅充腹麤容膝之地混然與猫犬同跡都人供饋者肩踵相摩多所不納有不能却尋以施予不茹葷血但日市以食猫犬或詰其故曰無他救其欲殺者而已或謗其肉食猫者即取以對食曰於道何害但不欲耳徹宗召對無時給金牌二聽赴行在與諸池苑無得禁

止延見異數莫與倫比詔加清虛文逸大師初名希
蘊至是始賜今名又加道真仁靖先生並為起第乃
瀝懇牢辭不得已僅受數楹以奉三清晨夕焚修用
祝君壽詔名其室為寶籙堂又為營保慶泰寧宮於
其側將落成而尸解上為之
惻然贈號希元觀妙先生